地震疯人院



老威 著

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

抢救真实

康正果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工业托拉斯大搞垄断，地方司法出现诸多弊端，再加上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种种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引起了民众极大的不满。好在美国自建国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私营的报刊和出版业向来都主持着批评的论坛，针对那些亟需革除的社会弊病，一批新闻从业者发起了一场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和呼唤正义与良心的运动。在一本名叫《麦克卢尔杂志》的刊物上，记者们专就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和圣路易城的舞弊行为作出了轰动一时的系列报道；另有一本题为《屠场》的纪实小说，作者辛克莱以大量骇人听闻的事实曝光了芝加哥食品加工业唯利是图的黑幕。对此类充满义愤的言论，老罗斯福总统起初似乎颇为不满，他借用班扬《天路历程》中一个人物从不抬头仰望天主的荣耀，只知埋头收集污秽的掏粪行为，把"掏粪者"（muckraker）这个语含讥讽的指称加在了那一群记者和作家的头上。但记者作家们却挺起当仁不让的胸膛，先是欣然接受了总统的贬义赐名，进而在他们"掏粪"的事业上干出了赢得总统支持的成绩。后来，正是在掏粪运动的促使下，罗斯福政府在司法、行政和经济政策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颁布了限制大财团垄断的"反托拉斯法"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食品卫生法"。

老罗斯福显然比毛泽东及其它中共领导人有雅量多了。我查看了一下他那次针对记者们掏粪行为的讲话，讥讽归讥讽，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他还是向公众作出明确的表态，说他坚决支持作家和记者在讲坛上书刊中对政界、商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不法之徒及其恶行严厉抨击的做法，只要他们揭发的罪行绝对属实，便是做了有益社会的事情。由此可见，民主社会最大的活力在于其政府不但敢于面

对各自的社会现实，且能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做出及时的纠正和改变。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年的那个掏粪运动在美国不管闹得多么猛烈和轰动，假使总统不开明，政府未做出积极配合的行动，就很难谈得上什么显著的成效。

与美国政府对民间批评的积极反应完全相反，中共集团一直都是靠掩盖事实真相来维持其不得人心的统治的。今年是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来，这个党权政府从来都不许新闻媒体发表任何披露真相的报道。虚假的境况构成了中共脆弱的存在，它的见不得真相披露，一如靠黑暗肆虐的魔鬼最惧怕照入魔窟的阳光。在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得按上级的指示办事，他们不但不得有丝毫的美式掏粪之举，还要时时为掩盖真相而大量地造粪。六十年来，中国媒体制造的谎言不知凡几，恐怕把全世界的计算机加在一起进行统计，也难以逐条查清。毛泽东时代那种铁板一块的封杀就不必在此多说了，即使进入了号称“大有进步”的改革开放年代，胆敢公开掏粪的作家和记者依然处处遭受打压，重则投入监狱，轻则失去工作。比如像《地震疯人院》这本新书的作者廖亦武先生，二十年来，就是因坚持要向公众披露被掩盖的真相，要向外界说出不许说的实话，一直都被中共政权的造粪机器压制到九地之下。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肮脏，你要掏党和政府的大粪，他们的专政机构就先把你贬为狗屎。

通观廖亦武已发表的作品，我一直隐隐觉得，对于突发的恐怖灾难（cataclysm），他本能地具有灵敏的感应和顶风而上的牛劲。置诸西方文学批评的语境，他似乎属于那种颇有启示录（apocalyptic）气质的作家。早在发表于二十多年前的“三城”系列长诗中，他就对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发出过预感性的呼唤。长诗的主人公阿拉发威被描述为一个在灾难的大潮中肆意弄潮的英雄，他好比污水深渊中长大的一条白鲸，越是卷入腥秽的涡流，愈益激发出毁灭的威力。

长诗发表不久，天安门大屠杀在北京发生，对现实政治一向缺

乏认识，也从无兴趣介入的廖亦武不知是神授命还是鬼附体，突然对解放军开枪扫射行人，坦克车履带轧过人群的灾难产生了强烈的诗意反应，以致在一夜之间，挥笔疾书，草成诗体控诉《大屠杀》一篇，并亲口朗诵和录音，制成录音带四处传播。那一切都发生在远离杀人现场的四川。真正的灾难很快就落到他头上，为此一反革命书写罪，他坐了四年大牢。经过号子内活地狱的作践折磨，诗人头脑中原发的灾难想象力犹如铩羽的鹰隼堕入猪圈，一身的硬骨头受尽敲打，在被迫吞咽下污秽的生涯中，他练出了一介诗人的硬肠胃。在记录看守所非人待遇的《证词》一书中，廖亦武如是说："猪毛出在猪身上。为了透彻准确地了解一种事物，你必须像苍蝇一般叮上去，嗡嗡声很讨厌，你得提防着吃巴掌。但你生来就是干这种脏活的，犹如远古的医生，通过尝人的粪便而知道时代的宿疾。""见证人的胃，有时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牙齿、血、啃头去舔和咀嚼周围的人味，时尚记忆发酵过时记忆的馊味。"这既是残酷的自溺，也是坚韧的反刍，要见证生命和人性被"平庸恶"糟蹋到何种地步，一个人不得不脏了手伸进藩溷，从污秽中洗涮出真实。

这一接受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练就，对廖亦武自一九九四年出狱至今的写作取向至关重要，同样，要准确地理解和欣赏他那些作品的特征，也应对他接受和表达的能力先有所认识。廖亦武没有碰上美国掏粪者那样的好机运，无论是挖权势阶层的丑闻，还是搜罗大人物的猫腻，从来都与他无缘。当采访过中非洲小皇帝的《纽约时报》记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一再追问廖何以不写中共高官或当今的新富，而始终在畸零人、落魄者、卑贱的一群中兜圈子时，廖亦武向傅讲了他一出狱即堕入社会底层的经历。底层和卑贱就是廖亦武本人的生存境况，是业已铁定给他的身份和地位，他一直在挣扎摆脱，但他的处境一如他书中所写的那些人物，不管干什么事都像踩进泥坑，且大有越陷越深之势。除了埋头苦写，他几乎别无选择。结果，他只好把被迫的选择作为抗拒的使命承担下来。

他苦笑着向傅好文解释说："如果我有公开采访高官的智力，就不会坐牢，更不会倒霉这么多年了。"

廖亦武所做的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掏粪工作。为完成他的系列访谈，他深入到乞丐、流浪艺人、上访者、失业者、打工农民、法轮功练功者、老地主、老右派等当今中国的弱势群体中，从他们被粪土一样踹入阴沟的贫贱生存中挖掘出党和政府蓄意掩盖和拒不承认的穷困、辛酸、无望和冤屈。这些文字自然不温馨也不美好，乏煽情便难以媚俗，从头到尾，字里行间，只会让党和政府感到抹黑了他们"伟光正"的形象，因而被视为玷污了当今盛世的脏书，严禁在大陆范围内出版。

好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已有所进步——当然不是中共自身的进步，而是随着党权专政的衰落，疲软的禁锢已经漏洞百出——，国内发不出去的文字，尽可送到国外出版，网络警察看管得再紧，也休想杜绝互联网的传播渠道。毛泽东时代那种关起门打狗，连一声惨叫都传不出去的封杀早已一去不返了。廖亦武陆续完成的书，先是由台北的麦田推出三大卷《中国底层访谈录》，随后是香港的明镜印行了他的《证词》和《中国上访村》，接着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连续出版了他的《中国冤案录》两卷和《最后的地主》两厚册。所有这些以访谈为主的纪实作品，都向海外的中文读者赤裸地暴露出中国大陆上另一个世界贫瘠的面貌和黑煞的风景。

近年来，廖亦武独特的掏粪文字在欧美也逐渐引起重视，翻译家黄文便从他已出版的访谈录中选出二十七篇，译成英文，汇编一集，以 The Corpse Walker（取自该集所收的篇名〈赶尸目击者罗天王〉）为名，在去年由兰登书屋的 Pantheon Books 出版。书出在具有掏粪爱好的国家，自然比在轻松文字泛滥的台湾书市上要受欢迎多了。廖亦武得了一笔远比他以往所得中文稿酬的总数还要丰厚的版税，因此才得以在成都附近买到一套小小的公寓，至此，二十年累累若丧家之犬的颠沛生活总算可告一段落。他与他再次找回的伴

侣小金女士欢快地装修起新屋，很想营造个他们自己的琴台，好过几天相如伴文君的安宁日子。

不巧就在这时候，突然爆发了汶川地震。廖亦武二十多年前在诗行中涂抹的噩梦如今轰然一响，踏入了现实，震得他那个居住小区的新楼群东摇西晃，吓得楼中的住户好多天都不敢回家睡觉。如上所述，廖亦武的神经和文思与灾难的元素似乎有某种同构的联系，地震的爆发在他的眼前顿时呈现出一幅“大地抽羊癫风”的景象。大气候大环境中那一总体的歇斯底里氛围立刻感染了他的情绪和手脚，他深入地震灾区，开始了新的采访。从去年五月十二起，他开始记他的大地震日记，一直记到了七月十八。在那两个多月的四处奔走中，连寻访带抢拍，笔录与摄影图文并茂，如今就收在这本题为《地震疯人院》的新书之中。

这是一部将四川地震灾期中的众生相活生生保留下来的图文实录，很钦佩卡普辛斯基的廖亦武虽不具备那位波兰官派记者的历史意识和全球视野，但却以他敢吃腐肉的胃口和翻遍垃圾堆的毅力——这一点令我想起了英文 scavenger 一词有趣的含义——而见长。他的日记和摄影为我们保留了从映秀镇到北川那奥兰城（见加缪《鼠疫》）一般封闭的绝望和死亡，那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裸露的恐惧和焦虑，在央视节目广而告之的温总理流眼泪和胡书记发慰问之类救灾花絮的镜头外，廖亦武这部书的确为我们抢救出了被官方自始至终以造假、虚饰和种种救灾表演作掩盖而活埋掉的大地疮痍和人间溃疡。

所谓抢救，在救灾行动中向来都有两个方面：就政府出动的救灾人员以及民间团体中的自愿者所承担的义务而言，是全力以赴抢救灾区民众的生命，阻止灾情的扩大和蔓延，尽量减弱和挽回灾难造成的损失。但新闻媒体则承担着另一方面的抢救使命，在全球信息化的今日，记者总要在第一时间把灾区现场的情况通过录音、摄像和文字综述及时地公布给外界。他们抢救的是真实和现状，从东

南亚海啸到新奥尔良风灾，不管可怖的灾难选中了地球上哪一块地方，记者都有责任向全世界报告真实的灾情。真实，详尽，及时，样样都是目的本身。伤亡破坏到什么程度？政府和社会的救灾工作到底做得如何？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关注？是天灾还是人祸？天灾中又有多少人祸的成分？对所有这一切情况的报道都会促进救灾的工作，争取到外界的帮助，同时也会从侧面对灾区政府的作为起到监督的作用，使发生在灾区的一切活动都聚焦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

但在中共控制的中国，上述的国际准则向来都是行不通的。一九七六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但直到几十年后外界才得知那次震灾中死了二十四万人的数字。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在中国造成了遍及农村的饥荒，中国人仅被轻描淡写地告知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仍是在几十年后，才逐渐传出那三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的实情。还有很多很多人祸导致的天灾或天灾后增生的人祸，六十年来，统统被死捂上盖子，不但不许媒体真实报道，而且造出弥天大谎，甚至把民众的每一次遭灾都顺手牵羊地转化成政府救灾的功绩。毛主席常说的“坏事变好事”指的是什么？就是把民众的灾难冶炼成党的荣耀。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胡温政府依旧大施惯技，企图一手垄断救灾。这是因为此次地震的发生本身就有严重的人祸成分。地方政府是否压下或隐瞒了预测信息的事，姑且存而不论，仅就明知龙山断裂层的存在，还要就地大搞三线建设和乱修水坝而言，党政机构的决策者就明显负有诱发地震的罪责。更不要说倒塌的校舍下被压的小学生死伤那么惨重，比较而言，政府的办公大楼却比其它的民用建筑更坚固抗震。在天灾的突袭下，经不起公众评议的弊政已暴露无遗，心怀惊恐的官员们自然怕涌入灾区的媒体记者报道出真情实况，更担心社会闲杂人员介入其中揭他们的底，掏他们的粪了。因此他们及时抽调人力，布置防线，对一切非官方的救灾组织和个人

自发的救灾行动，均作出严加排斥的表示，到处设下拦截的关口。扬汤止沸，心劳日拙，脆弱的党神经就这样蠢笨地干了一系列削弱救灾效果的事情。

廖亦武的大地震纪实把我们的阅读带引向多次潜入灾区抢拍实况的历险记，以及一路上如何蒙混闯关的紧张行程。廖亦武这一回出马，非同一般的采访，为抢救被封锁的真实，他得冒一场钻进敌占区搞情报的风险。因此他带上了得力的助手，还配置了各式装备。精灵的小金随机应变，联络公关一身担；备齐了证件的大毛则摆出一副很有来头的神气，每蹚到麻烦，都有他站出来撑腰。他们俩都比底层模样的廖亦武更能唬住沿途盘查的人员，有他们助阵，给此行大壮了声势。而廖本人也是鸟枪换炮，他手捏迷你录音机，肩挎数码照相机，触景生情之下，动不动就“卡嚓卡嚓”地拍照录音起来。再加上开一辆贴有通行证的私家车长驱直入，给他们很可疑的灾区行平添了戏剧性的色彩。这就是今日的市场化和高科技打入此板结社会的楔子，给严控造成的松动，当局一边在僵硬地作梗，民间力量一边在润滑中缓缓推动。正牌记者干不成的事情，都叫边缘人物溜进来搞定了。

这的确是绝对必要的另一种抢救。你看：那个泣血的母亲不断哭嚎着“我的幺女哦”，已连续哭嚎了几个小时；还有一个名叫龚天秀的妇女，为了活命，她自己锯断了被压在断壁下的残腿，血淋淋爬出了废墟；有一个可鄙的党官名叫谭力，他装模作样地向灾民问好，群众向他齐声大吼：“好你妈个锤子”……另有一位老郑，他第一时间进入北川，他对廖亦武如是说：“在废墟里随便走几步，腿就会被地底伸出的手给抱住，叔叔救我！伯伯救我！哥哥救我！没得法哟。只能递瓶水，脱件衣裳，安慰两句话而已。也有实在痛急了，好说歹说都不松手的，就咬咬牙，活生生地掰开，跟刽子手没差别。本来嘛，我还扛着摄像机，可是才几分钟，我就拍不下去了。”所有这些现场和实情都属于记者的摄像、拍照、录音、笔录

要尽力抢救的对象，但若无廖亦武与他的两个同伴介入民间自发的抢救工作，那哭嚎的声音，那血淋淋的场景，那狗官被民众唾弃的尴尬，就永远地消失在无人关注的遗忘中了。三年大饥荒和唐山大地震被禁绝了这样的抢救，因而无数的真实都被官方像埋掉尸首一样永远地隐瞒灭迹了。三千万或二十四万的死亡数字毕竟只是数字，缺少了现场和实情的记录，自然就削弱了对中共罪行的见证。但在去年的四川地震救灾过程中，中共当局的封锁与掩盖已明显地捉襟见肘了。四面八方的人员都进入了灾区，都展开了各自抢救实况的工作，有很多很多有心人，都做了类似廖亦武和他的同伴所做的事情。你读了廖亦武这部新书，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以你个人的知晓完成了对真实的抢救。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地震大事记

记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过

向上和向下是同一条路

2008年5月12日，晴转阴，闷热之后，风渐起。

穿过黏糊糊的街道，搭公共汽车，从温江旧城赶往新城，我的新居正在装修。除了昏头昏脑，事先没有任何征兆。金琴在顶楼验收磁砖，尖声尖气打来一电话，内容是什么忘了。总之我刚刚入小区大门，晃荡到楼下，那玩意儿就来了。先是呵呵呵，如同大地在捂着嘴打哈欠，不料紧接着就是放炮似的喷嚏。脚下摇起来，并且在大地的喷嚏中越摇越厉害。由于小时候饿饭饿坏了脑子，我的反应比一般人要慢半拍，所以没明白这就是地震。直到四周的楼群摇摆了两三秒，又筛糠一般哆嗦，天地都如一个无助的孩子，被放在一个不可知的秋千上。有一瞬间，摇摆弧度突然加大，我站立不稳，差点单腿跪下去。我夹在两排楼的中间，我突然感觉楼跟人一样，伸出腿，又踢又踹的，带起一阵阵怪风。吃了摇头丸的树枝。搅成一锅粥的太阳。我机械地转身，醉酒汉一般窜到楼群外，背后，三三两两的人从楼道里逃出来，如一塌糊涂的呕吐物。

大约持续了两三分钟，大地的羊癫疯抽够了，才连吐几口粗气，瘫软下来。我的周围充满了人，女朋友金琴边抹胸口边冲我笑，与她一道自顶楼逃出的还有 4 个装修工人，都在笑。金琴讲述道：

磁砖很沉，工人搬运上楼，才几趟，就满头大汗。4 楼的小伙子爬上来，参观我家的装修情况，我招呼他一声，顺便朝楼底望，我看见你掏出小灵通，不知给谁通话呢。来不及叫你，4 楼的小伙子就搭话，夸我家的阁楼架子弄得结实，还顺手把住铁梯子，摇了摇。不料这一摇，梯子就嘎嘎晃动。他刚说完“啥子破玩意，中看不中用”，就打个冷战。墙摆动起来，室内 4 个男人还没搞明白，就不约而同地拔腿逃命，夺门时还相互冲撞了一下。搬磁砖的个头矮，反应贼快，才放下磁砖，不及伸腰，就直接抱头鼠窜。估计第

一箭步就纵下七、八个台阶，肉球一般，沿楼道蹦两个高，而后顺势翻起来又跑。所以待腿稍慢的赶到时，他早已拐了一个弯儿。还是骂梯子的小伙子不错，前脚出门，后脚还晓得招呼我一声“快跑”。本来我一女孩子，平时慢吞吞的，此刻也如通了电的马达，忽地扑过去，揪住他的胳膊。小伙子带上我这个拖累，速度虽然慢了点，但我的速度却比平时快了 5 倍。如同一个溺水者，揪住稻草都不会放，何况是个大活人。我们连滚带爬，下完 5 层，直至冲出单元门，大地还在摇。

大地还在摇。我却干瞪着眼，甚至记不起伸手扶一把。金琴习惯性地埋怨我只顾自己逃命，我辩解说，根本没意识到这就是逃命。她说你贴着地面，当然体会不到悬在空中的感受。我说你没有“悬在空中”啊。她说差不多，越往上，摆动弧度越大——这一说法在十几个钟头后的亲友通话中得到证实。我的妹妹小飞描述，当时她正在成都市中心一幢电梯公寓的 7 层，墙上的玻璃镜框及艺术挂件全部摔地上，她如同站在一翻动的筛子内，跌了好几跤。而十几层以上，惊叫、哭泣、物件倒塌以及玻璃碎裂交织成滚滚雷声，直达天庭。作家朋友汪建辉居 11 层，在躺椅里，几番挣扎，也没站立起来。他就像一个刚出生的无助婴儿，“在摇篮内听天由命地渡过了特大地震”。

学者兼藏书家冉云飞居 8 层，正睡午觉，懵懵懂懂被抛下床，只来得及光脚抵达 3 米外的卧室门，就被稀里哗啦垮塌的书墙吓软了。同样在睡午觉的学者李亚东，居底楼，比冉云飞幸运的只是光溜溜地冲出了室外，哦，还裹着一床棉被。基督徒学者王怡居 13 层，头脑出众，也只能做到扑向床头，在神的震怒中，堵枪眼一般盖住诞生不久的幼儿。77 岁的诗人兼学者流沙河居 4 层，第一反应是钻书桌，大震之后才被夫人拽出户外。流落至大街时，百姓已倾城而出，交通堵塞，满目恐慌。诗人突然记起桌上的半截文稿没收拾，遂执意返回，再度撤离时，就打一把雨伞，直接住进了街对

面的大慈寺。

下午 5 点左右，我和金琴不得不脱离装修了半截的新居，因为保安骑着摩托在小区内巡逻，竭力劝说恋恋不舍的居民们离开。几十幢楼，几百个单元的楼梯底部，都浮现出触目惊心的裂痕，有的外墙裂痕长达数米。居民们埋怨着，抗议着，又无可奈何。我和金琴继续前行，沿途的街沿和草坪，都布满了人群；20 多分钟后，我们被迫在温江公园附近滞留，因为平时稀稀落落的六车道早已堵死，交警正忙着疏导；而占地约两公里的公园内，自发的避难居民像牛皮癣一般，支帐篷，铺塑料布，吞噬着每一块绿地。人造垃圾转瞬就弥漫开去。

云层越压越低，起风了，金琴感觉到零星的雨滴，就说快变天了，我们回去加衣裳。好不容易捱拢临时家门，一幢污水四溢的弓形旧楼，却见警察正在拉黄色警戒绳，原来底层的一处门脸塌下大滩水泥碎块。金琴心惊肉跳道：今晚我们在外面住吧？而我却固执地抓紧她的手，绕路进楼，直趋 4 层。进门很意外，没有想象里的满目狼藉。就迅速拾掇散落于地的书、口杯及各类杂物。待加衣再出，天已擦黑。街上更加人声鼎沸，百姓在各类店铺潮水般涨落，癫狂抢购干粮。我们饿极了，在人流里泥鳅似的窜了数十分钟，大小饭馆或客满，或关门。我们挤入一家小面店，等了十几分钟，还是排不上号，急得我粗着喉咙大叫，而四周食客却聋子一般，将脸埋入碗里，吃，一个劲地吃。

只能忍饥败退。并在另一家糕点铺前，抢到手几块蛋糕；而不喜甜食的金琴，在桥头捞着几支烟熏火燎的烧烤肉串。接下来的时光，就是在街头，漫无目的瞎逛。手机终于有信号了，我和金琴忙着与亲友联络，报声平安，彼此都松口大气。

据官方公布，此次地震中心是四川的汶川县，震级为 7 点 8，百里之内的周边地区包括马尔康、雅安、绵阳、德阳、都江堰、成都等。而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地震为 8 级以

上，相当于 32 年前造成 24 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了。一位都江堰市的朋友在电话里惊呼：二王庙大门塌了，普照寺的主殿垮了，满街废墟！满目尸体！接着电话就断了。

午夜 11 点多，我们从喧哗中一步步走向寂静，此时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已上升至 8000 余人。在楼梯口，一对鬼影自墙根闪出，定睛一认，原来是白发苍苍的老夫妇，腋下还夹着塑料布和棉被。金琴好心地问：快下雨了，老人家还出去吗？老头却反问：整个楼都跑空了，你们还进去吗？

没有一丝灯火，我们互握着手，凭感觉向上摸，犹如进入传说中的阎王殿。我叹息道：今晚有多少老人露宿街头？真有这个必要？金琴解嘲道：越老越怕死嘛。

继续登楼入室，开灯，开电视。墙壁打了几下冷战，瓶子里的矿泉水晃动起来，又一次清晰可见的余震！我等待着电脑开机，等待着涂抹我的记录，脚底又震动一下，一股来自大地深处的电流，顺着椅子腿朝上爬、爬。我会像成千上万的地震死难者那样，突然下坠么？记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过，向上和向下是同一条路。

2008年5月13日凌晨，阴冷有雨

心烦意乱，码字个把小时，突然断电了。我大叫一声“金琴”，楼板竟连簸几下。半秒钟，或半个世纪，金琴才从另一间屋回应：老威你瞎嚷嚷啥？闹鬼了？话音未落，悬在头上的吊柜就嘎吱响，通往室内外的门都开了，如埋伏在暗处的鬼手在捣乱。我和金琴去阳台站了一会儿，真是黑如锅底啊，一辈子蜗居城里的人们恐怕早忘记此刻的体验了。

摸根蜡烛点上。过气诗人的酸劲儿顿时涌起，我称“这是地震

汪洋中的一盏孤灯”，惹得金琴直瘪嘴。于是讪笑着起身，翻箱倒柜搜出大半瓶爬满灰尘的烧酒，自顾自地灌。不料一入口，下巴差点被烧掉，原来是消毒酒精。

非常时刻，成千上万的人死，所以老子酒精也敢喝。没几口脑袋就晕乎乎，喉管如吱吱作响的炸弹引线，马上要炸。不得已，浪费了一瓶矿泉水。

记得第 1 次喝白酒是在 32 年前。造成 24 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还余热未消，平武和松潘的地震又接踵而至。若干年后我查了相关资料，时间是 1976 年 8 月 16 日和 23 日，震级为 7.2，搞得河流改道，公路阻断，农田倾废，村庄淹没，具体的伤亡数字却始终是个谜。当时莫提电视，就是能听短波的收音机都极为稀罕。几百上千躲地震的群众，在成都西门外的大片菜地里，围着一退休干部，立着耳朵，漆黑一团地聆听北京，聆听党中央的声音，然后各自为阵，瞎子摸象，心潮起伏地意淫一番。当时我刚高中毕业，因暴打经常告密的团干部，还背着“严重警告”的处分，所以自然而然显得颓废。后毛泽东时代，男女关系以上都属犯罪，不良少年的标志除了打架，就剩喝酒，特别是白酒。记得我的同学某某，夹带了 1 小瓶，估计有 3 两，供 3 个人偷偷摸摸在地震棚外头喝。顶上有稀稀落落的星光，不远处的城市之光也密不了哪儿去。我率先灌一口，顿时辣得热泪盈眶；待灌第三口，大地就咣咣摇晃。3 人都不约而同叫“震了震了”，要抱头鼠窜时，才意识到人已在野地。

而眼下，已知天命，即使酒精，喝得也比那时从容。面对流逝岁月中的孤光，血涌脑门子，就抽出洞箫，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吹。折腾了好几分钟，才成调。我问金琴效果如何？她居然大拍马屁，还说这么好的调调，应该用手机录下来，算是我们两个住在危楼上的活人给成片死人的礼物。

蜡烛灭了。我们继续喝。估计有轻微的中毒症状。楼外雨声越来越大。大约凌晨 4 点左右，我隐约感觉楼道有响动，不是余震，

而是人的脚步，凌乱的，比较多的脚步。

我们莫名亢奋，就开了防盗门。我下到二楼，碰见一堆人七手八脚，将一裹棉被的偏瘫老头及轮椅抬上来，电筒光的晃动与撕心裂肺的咳嗽，交织成一副炼狱图画。

我撤退回巢，不禁嘀咕：人都到这地步，还躲啥子地震哟。可能老天不满意这种无情胡话，立马连震两回。吓得我等二人不约而同道：醉了醉了。

床在身下，往上顶了两三次，又横扯竖拉若干次，金琴发梦颠一般，光脚弹下地。我却真动弹不了。直到早 7 点过，双双被震醒。

2008年5月13日白天，苦雨凄风

大量的人还在露天。而我们，怕地震，怕冷，怕乱，怕游荡，怕传染病，数害取其轻，还是窝家里。

晚上继续喝酒。金琴一门心思看成都电视台的《新闻现场》，不时发出惊呼。

突然想起，2003 年我探访过百岁和尚灯宽，所在的古寺离青城山才十几公里，也属地震重灾区。据报道，古寺周围的农舍十毁七八，依山而建的庙宇无恙否？老和尚历经磨难，2005 年、105 岁圆寂时没轮上地震。不简单。

还有我 10 余年前寻访过的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如今已 80 出头，是否活着？如果活着，是否逃过了天劫？老人在重灾区北川及江油之间讨生活，如今两县内，死者已过万余，一辈子为别人吹吹打打，提供孝子或送终服务的他，这次来得及为自己哭一回么？

2008年5月14日中午，阴转晴

市面持续恐慌。人们除了抢购食品，还超量抢购矿泉水。不少人开车从成都市区赶过来，一买就 10 件。超市的矿泉水很快就抢光，接着是小店铺，接着是库房。温江本地居民也受传染，迅速行动，为抢水而大打出手成为屡见不鲜的街头景观。我们不能超然世外，也在人头汹汹中抢得两件，共计 40 瓶水——原因是两三个朋友都打来电话，称上游的化工厂在地震中泄漏，水质已被污染。

接着，电视里开始辟谣，在叮嘱市民们放心饮水的同时，也叮嘱大家警惕、检举、揭发造谣、传谣的坏人。

2008年5月14日下午，晴，有风

成都地区的电视频道连台，24 小时直播“地震新闻现场”.消防官兵经历几十个小时的奋战，终于从都江堰市区的某处废墟中，救出一女孩。此时正值惊魂未定的女孩 20 岁生日，于是周围群众一起拍手，还大唱《祝你生日快乐歌》。还有几十个人与女孩同时被埋，生死未卜呢。中国人任何时侯都有娱乐（愚乐）精神。

接下来是好几处中小学的垮塌现场，几百上千的孩子被埋葬，被掏出来没死的不过几人或十几人。死里逃生的家长们，流血流泪，一天接一天，一刻接一刻在堆积如山的瓦砾旁守候。真是阴阳两重天，里面的呻吟、哀号、死去活来，外面的捶胸、顿脚、也死去活来。但是，仅仅靠家长们的手，仅仅靠一些原始工具，是不可能撬开几吨、几十吨钢筋水泥的。等死的滋味！等死的滋味！

几十个小时后，援兵赶到，曾经极度喧嚷的地狱却回归寂静。再吊车和人力交错，奋战十几个小时，生命的存活率恐怕就只剩百分之几。

2008年5月15日，阴转晴

早晨 7 点至 8 点，接受美国国家电台的预约采访，这是此生第一次接受“早访”。主要谈底层英文书，附带谈地震。我懵懵懂懂，估计喷了不少胡话，可主持人还连夸“弯得佛”。

回笼一觉到中午。金琴说昨晚又震好几回。我说麻木了。跟着接听了好几个对灾民的越洋慰问电话，其中之一是我的英文译者老黄。很惭愧，我已养成吊儿郎当的习惯，不禁充当了传谣者：据可靠消息，地震也是长腿的，眼下震中正在朝北飞跑。原因是我们四川热火朝天的救灾场面把地震骇破了胆，只有跑，说不定那天就翻过北极，跑美国去震一回。

继续看电视。解放军又在崇州回龙沟九峰村找到一具尸体。由于被废墟卡得牢牢，十几个兵拔河一般，扯住捆尸绳，齐喊一二三，却没拽出来。于是一军官和死者家属商量咋办，并提建议：只有使电锯，将他的肩膀整个下掉。家属倒还爽快：下嘛，反正人都不在了，随便咋个下。接下来就是嘎嘎嘎锯人。

镜头一闪而过。

我顿时产生寻访冲动。

冲动之后，继续昏睡。然后喝酒熬夜。

之间，给母亲打电话，老人家怒不可遏：养儿女没用，生死关头忘了娘。我刚解释一句：温江也是灾区，地震那天准进不准出，就被呸了一声，电话也挂断。幸好此时妹妹小飞的车已在中途。待我第二次致电老母，嘿，已笑逐颜开，还一再叮嘱我尽快上山躲地震，不要脱离大家庭。

2008年5月16日，晴转阴，闷热

中午，家住青城外山的朋友鲲鹏来访。盛情邀请我和金琴“去灾区体验生活”。正中下怀。立即随车出发。

出温江城区不远，遇检查哨卡，非要我们出示《身份证》。鲲鹏问：成都的《身份证》行不行？警官答：不行，必须都江堰市的《身份证》。在青城山住了好几年，自以为已是村民的鲲鹏有点生气，就给更大的警官打电话。三言两语关节就通了。我们洋洋得意地狂奔在空旷的马路上，偶遇几辆救灾运输卡车，也胆敢超过去。

拢大观镇，道路狭窄起来，民房垮塌甚多，没垮的也裂纹凸现，不能住人了。街两边的地震棚五颜六色，犹如乡镇集市上的杂货摊位。虽然“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超大横幅触目惊心，但无所事事的难民们东一堆西一堆，与成群结队的懒散土狗类似。鲲鹏探出脑袋打招呼，喝茶或打麻将的赤膊男人就扁过身子，回报微笑。鲲鹏吼一声：嘿！灾民要像个灾民的样子嘛，咋个能打麻将呢？惹得大伙哄笑。一大脚农妇回敬道：你是哪一级干部哟，管闲事。还有人道：大家都不像灾民，就你一个人像灾民。

在灾区斗嘴失败，接着进入更深的灾区。沿途依旧是杂货摊位一般的地震棚。我杞人忧天道：往后咋办？这种半露天的集体生活能过多久？鲲鹏道：旧房倒了建新房，人家可没你这个文人想得复杂。

小车在普照寺前的村落停靠。佛寺的门脸已倾废，据说里头主殿垮塌，和尚跑光。安全起见，我不能钻入求证。接着，我们在地震棚上面的茂密竹林内，原先供游客品茶的地方，各免费享用了1小瓶“西藏冰川”牌矿泉水。这种高档玩意儿在灾区不太受欢迎，泥腿子们都喜欢大瓶，解渴，过瘾。

鲲鹏与当地村民早打成一片，就聊了几句分发赈灾物资的正事，吩咐一定要公平，山上山下都有份，特别是米面和油。“至于矿泉

水、饮料、饼干等吃耍的东西，计较的意义不大。”

接着又是嘻嘻哈哈，这是川人的本性，连死者的玩笑都敢开。房屋及家产垮得精光的茶铺老板，还一再邀约鲲鹏晚上打牌。鲲鹏推辞道：电都震断了，黑灯瞎火打个逑。老板道：没电就点蜡烛，多点几根，打夜麻将还有情调些。鲲鹏道：蜡烛光晃来晃去的，招地震鬼哟。老板道：再多的鬼来都不怕，死人活人一起娱乐嘛。鲲鹏道：想得安逸！你娃娃的心思我清楚，就是盘算摸黑赢我的钱。

不到 5 点就饿了。灾区没饭馆，我们就爬到半山腰，进鲲鹏的窝觅食。这是自力更生造的大宅子，建筑材料货真价实，不打折扣，所以在震荡中巍然屹立。不大一会儿，一荤两素就端上来，共进晚餐的除了主客 3 人，还有藏族少女卓玛，以及一对中年村民。这在灾区就算腐败了。鲲鹏鬼鬼祟祟掏出小半瓶梅子酒，先给粗眉鼓眼的男村民斟一满杯，并夸奖道：老王称得上鲁智深一样的地震英雄。

我不解道：啥叫“鲁智深一样的”？倒拔了垂杨柳么？

也差不多。鲲鹏眨眨眼。他从废墟中倒拔出老总的孙子。

哦。于是我摸出录音机，开始了大地震中的第二个访谈。

老王真名王克良，43 岁，青城山镇青田村人氏，本世代务农，靠山吃山，却不料与时俱进，撞上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朝代，在政府和开发商的交替要挟下，只得随整个村子搬迁，自此挥泪诀别延续了若干辈的农耕生活。

头脑机灵的老王化悲痛为力量，顺利转型，在青蓉集团旗下的一私人厂矿打工，逐渐成为某某董事长的心腹司机。震前 1 分钟，他正在门卫室泡茶，刚刚把茶叶放入杯子，颠簸就开始了。“杯子嗖的飞了，比箭还快；跟着天摇地动，弧度比一脚踢出去还大。我立即跑出门，吼地震了地震了！跑啊跑啊！老总和员工牵着线往下冲。哎哟，围墙和房子都在跳舞，连蹦 7 下；我的小车变成一只癞蛤蟆，左一跳右一跳，还好没散架。”

老王喝口酒，自我压惊。然后继续：老总家住都江堰市里，3岁孙儿在最高档的背背佳贵族幼儿园。老总当即命令我去接人。患难时刻见真情，我立马动车，炮弹一般射出去。嘿，几分钟就拢都江堰。

大伙儿纷纷质疑：青城前山到都江堰，少说也十公里，几分钟能到？你在开火箭？

老王一拍大腿：就是开火箭！轮胎根本没着地！老子是外星人，眼睛不晓得眨，脑壳恨不得抵穿挡风玻璃。我瞟了时间，2 点 35 分就到都江堰！回程时恢复了正常视力，才见沿途倒了好多房子，好多人头破血流。有个倒霉鬼，被抛起来，笔直倒插进水沟中，咽气几个钟头，人们也顾不上拽他起来。

都江堰更惨，几辈人没见过的惨，外表那么光鲜的楼房，硬是像堆起来的火柴盒，说垮就垮，人如骇疯了的耗子，灰头土脸，横竖乱闯，也不怕车了，可能大家的思维全短路，巴不得自己被撞死。哎哟，老子也横心，刹车、油门、油门、刹车，没几回合就拐进少年宫内的幼儿园，正瞅见一堆娃娃，像地洞里钻出来的小鸡，挤在阶沿，有的哇哇大哭，有的吓傻了，没哭。我二话没说，一把捞起老总家小子，丢进车里就跑。周围房子垮光了，幼儿园成危房了，却不见老师。跑哪儿了？不晓得。

我听得入神，金琴却不识时务地打断老王，追问地震时的路况。老王承认有的地面裂缝，有的地面下陷 20 公分，可他命大，鬼使神差，全飞过。

龙门阵摆到高潮，嘎然而止。原因是酒太少。鲲鹏叫人去搜索半晌，又得半瓶洞天乳酒。这是青城山道士发明的甜酒，跟醪糟差不多，我们抢喝，几口就告罄。鲲鹏道：只好以水代酒，也算腐败。于是移座院坝中央。

屁股刚重新落定，大地就猛震一把，的确与平川地区温江不同。

黑黝黝的峰峦，如超大型的吊柜，劈头盖脑地哐当，房梁也跟着哐当，有几匹瓦甩下山涧，音色甚为清脆。接下来，老王夫妇告辞。我们也随之转换话题。

千年银杏树在上，根深叶茂，令我们仰视，令我们失语。惶惶不可终日的中国鼠辈，如老威，如老王，如鲲鹏，如深埋于瓦砾下的老张老李，算得着什么？我问鲲鹏：唐山大地震时你几岁？他应道：9 岁，却记得那年震死了 24 万人。不知今年要震死多少。金琴道：目前为止，官方统计接近 3 万，估计至少要翻几番啰。鲲鹏叹息道：不管翻几番，此刻却只有一张脸闪现在我跟前，那是死在毛主席前头的国民党旧军官。那天他突然倒毙在堆满破烂的黑屋里，人们将他抬出来，里三层外三层围观，议论纷纷。我们几个娃娃，挤进去看闹热。我的眼尖，一下就瞅见那死人面孔，连着下巴、脖子，左中右，忽闪着 3 根隐隐约约的细线。再凑拢，定睛一认，肉顿时麻了，原来 3 根线是活的！在蠕动！原来是虱子部落在大迁徙、大逃亡！它们也怕死嘛，它们也不愿给死人殉葬嘛。所以呢，地震废墟要反复消毒，死人越多，消毒越要彻底，否则自然、社会、意识形态的瘟疫就将迅速传播……

2008年5月17日凌晨，阴湿，阵雨

没有一丝光。于是我们在房间门口点燃蜡烛。我刚卖弄一句“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哐当又来一下。蜡烛灭了，我和小金立即止步，等余震退却。这一刻，我似乎触及了地球心脏的裂纹，比血更浓的熔浆正缓缓渗出。

紧靠山崖的卧室在地洞深处，被窝潮乎乎的，我率先钻入，浑身顿时起了层鸡皮疙瘩。小金像个幽灵，在空气里游弋了很久。迷迷糊糊，下雨了，接着刮风，接着好像打雷了，再接着，床铺和房

梁开始嘎吱嘎吱颠簸，做梦么，明明又瞪着双眼。群山发出呵呵的狞笑。有尖叫来自户外：鲲鹏叔叔！鲲鹏叔叔！是卓玛！小金坐了起来。我却梦呓道：摇吧，他妈的。摇吧，死不了人。

啪嗒。啪嗒。瓦片再次落入山涧，清脆，微妙，如一首描述极乐世界的梵音的结尾。

2008年5月17日上午，晴，清凉转闷热

不到 7 点就醒了，但 8 点才起身。世界似乎没啥变化，千年银杏树绿得人眼花。我们用罢简单的早餐，鲲鹏提前预约的患难夫妇杨文昌就来了。我们开始交谈，随即，我写出《死里逃生者杨文昌》一文。

鲲鹏说，太多的口供需要记录，但目前出于赈灾激情期，得冷却、沉淀一段，人们的讲述才趋于平实、正常。

2008年5月17日下午，晴，无比闷热

顺利回到温江，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福岛小姐来访。在江边茶馆坐了 1 个多钟头，连比带划，拳打脚踢，也不能表达心中感受之万一。偶尔发觉福岛灰头土脸，神思已被我折磨得有些恍惚，遂罢嘴。

随后去网吧。见网上正流传一张生死恋的图片：一个蓝衣活男人背着一个红衣死女人，共骑一辆摩托。女人的双臂像生前那样，紧搂着男人的腰。火葬场不远，这是最后的路。他会留下那根捆尸绳吗？我想。脆弱的人类，有时竟顽强如斯！

回到家整理昨晚的访谈录音，小金提醒遗漏了重要细节。酒鬼

老王目睹他侄女的惨死，还呜呜痛哭。她回忆道：房子震垮的瞬间，那年仅 21 岁的母亲本能地搂住自己才几个月大的娃娃，结果房顶落背上，将她掩埋了。后来人们在瓦砾中听见娃娃的啼哭，就拼命刨啊刨啊，老王终于瞅见他侄女的脑袋，像生在残垣断壁中的烂西瓜。他扑过去喊，还拽了两把，不料那脖子软绵绵的，已撑不住乱歪的脑袋。幸运的是，娃娃在她断掉的脊梁下面，完好无损。

我听得两眼茫然，就再三鼓捣录音。的确没有。连喝酒的叫声都在，就是缺以上细节。小金非常生气。我连忙赔不是，承认自己贪杯，耽误正事。唉，有点老了，记忆力大不如前。

2008年5月18日，晴

上午 10 点，妹夫王鲁驾车抵温江，接我和小金去 30 多公里外的成都东南郊。绿树成荫的牧马山别墅区，一家人终于震后大团圆。在他人的豪宅中，我们用了一顿清淡的午餐。

混到傍晚，除了看赈灾电视和与时俱进的赈灾话题，没别的。接着，我们谢绝家人的挽留，一意孤行回温江。

2008年5月19日白天至20凌晨，晴

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已飙升至 4 万多。下午，全国各地下半旗，并鸣响汽笛，为大地震死难者致哀。这在中共历史上，属首次。32 年前的 7·28 唐山大地震，死 24 万，不仅没下半旗致哀，还继续革命。当时的《人民日报》，第二天才发表新华社通稿，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接踵而至的报道包括 8

月 5 日的《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台一带的抗震救灾工作》和 8 月 28 日的《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等等。

不知已作古的毛和邓对如今的世道变迁有何感触？当然，暴君不反省，哪怕灰飞烟灭也不反省。唐山大地震两个多月后，毛崩驾了，全国除台湾，都为他下半旗，戴孝致哀，达 3 日之久，数万地震亡魂不幸做了“为人民谋幸福”的“红太阳”的陪葬品。

电视里反复播地震预报，号召居民们疏散到空旷地。真是非同小可。傍晚时分，5 月 12 号的震后场景，老电影一般重放。全城居民又倾巢而出，扶老牵幼，占据空地，四处搭建塑料棚。我们这幢老楼再次跑光，平时足不出户的偏瘫老人再次连人带椅被抬出去。对面底楼某处，擂门声如战鼓，咣咣坚持了大半个钟头，极其恐怖，激得我忍不住，自这厢吼叫：闹鬼啊，要不要人活？！那厢回应道：抵死不开门，老狗日的确不想活！这厢问：老狗日是谁？那厢答：我家老汉。

孝子。了不起的孝子。我嘀咕道。随即招呼小金出街看闹热。夕阳正在落，鸭蛋黄一般、似乎还散发着咸味。一堆人聚在桥头，大呼小叫，待我们赶拢，却见两三根水蛇，正游过激流，往岸上爬来。今晚有大震！有人边打手机边惊呼，蛇都上坎了！预兆哦！

对对。若干声音附和道，公园的湖边，癞蛤蟆跳出来好几只。晓不晓得？5 月 12 号前头几天，绵竹县有上万癞蛤蟆过街哟。

跑不脱。大震跑不脱。群众的声波扩散开去，街面终于水泄不通了。我和小金受到传染，不知不觉游荡了几个钟头。夜半回屋时，居然在空楼里接到我妈电话，老人家在牧马山豪宅内住不习惯，背着妹妹偷偷溜回白果林，才 1 天，就遇拉警报。只好同全体成都人民一道，在街头人堆里晃，挤到半夜，实在受不了。平时我 10 点就上床了，今天 12 点过还在外面。她诉说道。我问为啥不睡？她答家门口有人执勤，不让进。我说进自家的门，又咋的？她说必须

熬到 2 点以后。我说好嘛，就当赶鬼市，前不久我还写了一篇城隍庙的文章呢。

跟着又接两个朋友的电话，催促躲避。可大地不争气，似乎只微震两回就没事了。于是倒床，一夜无梦。

2008年5月20日白天，晴转阴，闷热

中午回白果林看母亲，恰遇哥哥大毛，遂一道去都江堰。约 3 点多，进入城区。昔日的千年古城，如今像刚经历一场争夺大战，帐篷成片，难民成堆，却死气沉沉，连过往车辆的喇叭声都跟嚎丧似的。不知怕余震还是怕瘟疫，所有的店铺都关门，所有的居民楼都跑光，大毛想买几瓶水，穿行了几条街，均以失败告终。

不少外表光鲜的时髦大厦，待摇下车窗定睛看，却遍体裂纹，如遭受致命内伤的大胖子，随时有可能瘫倒在地。大毛停下车，给一座高耸入云的古塔拍照，那塔身的创伤，如几条大蟒蛇首尾相连，越朝上越深。消毒水味儿顺风飘来，我不禁咳嗽两声，说走吧走吧，前头更厉害。

沿建设路直下，人烟从未有过的稀少。我们在一三岔口碰上武警哨卡，大毛摸出《摄影记者证》，就被放行。接下来就是二战电影镜头了，废墟和残垣，山丘和绝壁，犬牙交错。挖掘机还在翻动，若干的预制板还悬在高处，仰头望，比儿童玩具还小。大毛企图从瓦砾中发现新摄影元素，小金却在两座危楼之间，瞅见被砸成麻花的轿车。我啧啧称奇：不知司机的下场如何？

消毒水味儿，不，腐尸味儿，以及混杂的各种怪味儿陡然浓烈起来，熏得我们眼睛疼、心口堵。小金憋不住叫道：赶紧逃吧。唉，为啥忘记从街口志愿者手里领口罩呢？

在都江堰我们发觉一个怪现象：老楼灰不溜秋，却大致完好无

损，贫穷的土著居民们受天庇佑，出入其间，生活照旧，而新楼及半新楼垮塌严重。靠山脚的某某避暑山庄，什么都歪斜、下陷、粉碎了，两个人和一条狗却还值班、还喝小酒呢。我们的车一拢废墟，人和狗全立起来，盘查证件，吠叫几声。3 层的主楼，外墙没了，骨架还支着。小金仰头望见沙发、茶几和几盆绿色植物悬在顶楼，摇摇欲坠却没坠，连叹可惜。我说既然可惜，那你就上去搬下来，带回家。小金说老威啊，小便宜不能贪，贪了就犯罪。我说犯罪才刺激嘛，你个头小，就潜伏进入。小金说死人那么多，开这种玩笑要烂舌头哦。

暮色苍茫中，我们沿盘山道上二王庙顶，所有的仿古建筑都被滚石摧毁，残骸七零八落。大毛和小金都匆匆拍照留念。跟着往下绕，停车鸟瞰两千多年前由李冰父子建造的水利工程，分流的灌口健在，飞沙堰的竹笼堤虽然改成钢筋水泥堤，原理也健在。拉近些，是一废弃水电站，深如峡谷，数根立柱如恐龙架子。过路的山民说，这是苏联援建的，50 多年前的老古董，至今还牢靠得很。你们看周围，山垮楼垮，连二王庙也垮，只有这苏联人的东西不垮，没鸡巴啥用了，还在那儿硬撑。我连说对对，苏联都垮了，它也不垮，可见这东西比政权厉害。

2008年5月21日，晴间阴

吃罢中饭，小金站在镜前左照右照，将自己收拾得很摩登，就要下楼。我探问去处，她挺诡异地笑笑。真是莫名其妙。

事后才晓得，她几天前就锁定一个口述对象，如今单独行动了。她的新朋友叫吴燕，31 岁，在离我们住地几百米之外的闹市区开时装店。两人在选购夏装之际，东拉西扯，10 来分钟就亲密无间，20 来分钟就泪眼相对。小金说：她的短发齐耳，模样很脱俗，时

常独自端坐电脑前，打眼一看，还以为小资情调很浓呢，没想到一聊，竟那么惨！我说：每时每刻，大街上都要走过一些地震难民，从外表，谁能认出来？据河边的茶铺老板讲，映秀到温江投亲靠友的死难者家属，好几个，都喜欢天不见亮就敲门要茶，打一声不吭的早麻将。小金说：还打麻将？啥子心态？你应该采访他们。我摇头说：河水要流，生活要照常进行。四川境内死了人，都兴打丧伙麻将啰。我在这时候去插一杠子，肯定叫打出来。小金瘪嘴说：我咋没叫打出来？我吹捧说：女人的优势嘛，你将来绝对能超过我。

小金脑子简单，积极性容易被调动起来。我立马趁热打铁，开了电脑，请君入瓮。嘿，还不错。

以下是经过小金整理、裁剪、润色的大地震死难者家属吴燕的口述：

我是农大副教授的女儿，虽然只读到中专。我 22 岁就和同班同学周某相爱结婚，然后随丈夫住进绵竹汉旺镇武都新街的一栋旧楼房，与婆婆一块生活了六，七年。婆婆中年离婚，独自把儿子拉扯大，因此好强而苦命。老人喜欢叨唠，看不惯的地方就要说，尽管有时候说得很过分，但我能理解和宽容老人家。稍后我有了儿子，感觉缺钱，只得把孩子交婆婆照管，夫妻双双到广州发展。一晃 3 年过去，不仅没挣到啥子钱，我老公还把借我娘家的钱陪光了。唉，算了，我都不想说了，这种状况下他居然还有外遇！真让我伤透心。负气回四川，从绵竹接回儿子，调整几个月，就与一小姐妹合伙开了这家时装店。2007 年底，我打电话催周某从广州赶回，办完离婚手续——当然瞒着我曾经的婆婆，老人家苦一辈子，不忍心让她再操心难过。

今年 4 月份，婆婆想孙儿，来温江探望，我还强作欢笑陪了几天。老人来时，给孙儿买了很多衣服，我则只字不提离婚，还编出种种理由，制造婚姻幸福的假象。唉！谁料到这竟是与她老人家最后的相处！

地震后三天，5 月 14 号，我突然接前夫电话，说婆婆在地震中遇难了。他已从广州乘飞机赶回家。我骇一大跳，马上关店门，心急火燎地往汉旺镇赶。快拢了，只见沿途到处是残垣断壁，危房摇摇欲坠，裂着一条条大缝。阳光热辣辣，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祥的气味。我的心跳加剧。因前方封路，客车绕道也过不去，就只好打电话给曾经的公公，请他开车来接。十几分钟后，公公的奥拓车抵达，换了车，颠来簸去好长一段，穿过城区时，我们碰见救援队在路边分发食品和水。公公建议我们自己也去领一点儿，因为房子垮了，商店关门，没办法弄到吃的。于是我下车去排队，可惊慌失措的灾民们却来去一窝疯，拥挤、冲撞，一次次把队列搞乱。我夹在人堆里，鞋子差点被踩掉。更过分的是，有些灾民领完一次，又转回来领二次，甚至第三次。还大张旗鼓插位，好像东西不要钱，他们就要永远领下去。太过分了！气得我忍不住大声谴责：人家好心好意来救灾，你们咋能这样子嘛！可根本没人理我，大家灰头土脸，大概被震怕了，或者饿怕了，或者觉得世界末日降临，多一点点食物就能比别人多撑几分钟，所以继续乱作一团。好不容易轮到我，已经没啥东西了。我浑身汗湿，喘呼呼地望着救援队，而人家挺抱歉地苦笑着，递过来 3 个熟鸡蛋。真是来之不易的救命蛋，自进汉旺到离开，我两天多只吃了一个蛋。算不错了，有东西填牙缝，算不错了。

拢武都新街的那幢老楼，我几乎认不得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三层楼垮塌得只剩下半边墙壁，只有院墙内的两棵树依旧耸立残砖碎瓦之上。哎呀，大地震过去整整两天了，婆婆居然还埋在里面没挖出来。几个赤手空拳的亲人，只能在废墟上一边抹眼泪，一边捡瓦片、砖头。我前夫泣不成声：我喊了一天一夜的妈，妈硬是没任何动静，恐怕完啰。我说：无论死活，先得把人弄出来嘛！几个人才如梦方醒，开始去路边拦来往的挖掘机。

终于，一辆黄色的大型挖掘机轰隆隆开过来，前夫招手拦下它，

连声哀求帮忙掏挖老人。不料司机很为难，并且声称他自己有任务，要立即赶到镇里的东汽中学，据说那儿的废墟内还有活人。我们能理解，只得放行。实在莫得办法，又去哀求正在邻居家忙碌的挖掘机，人家说：这头还在挖啰，搞不好底下有活人，得抓紧；你们那头嘛，早挖迟挖一个样。前夫说：你们行行好，先替我们弄几铲子，挪开大块的预制板，剩下的我们自己刨！人家却拨浪鼓一般摇头。

我熬不住，就快速拨通 119，119 问明我们所处位置，回答马上来。正巧此时，在隔壁捣腾的挖掘机突然带出一大股不明黄烟，立马停机了。救援队不敢继续掏，怕引发毒气爆炸。就这样，他们把阵地转到我们这边。机械臂自天而降，扬起大股大股灰尘，稀里哗啦，没几铲子就从千疮百孔中开出一条深槽。我本能地捂住耳朵，却忘记捂鼻子，就连呛了好几口灰。正咳得撕心裂肺，脑壳边就炸起一阵惊呼：出来啰！出来啰！眯着眼缝一瞅，天啦！一个灰不溜秋的人体斜挂在挖掘机的铲子口，那就是婆婆啊！一只手臂还翘在铲子外头，一晃一晃的，像一截搅灰棒。接着哭喊响成一片。哎呀，我捂住双眼，身体和心脏都一抽一抽，那个痛！没料到婆婆这么容易就被掏上来了。估计老人家遇难时在二楼，因为遗体还是完整的。亲人们哭得一塌糊涂……

随后是安葬问题。按常规是要送去火化，可一打听，火葬场也震塌了！我们只好弄一块门板，把婆婆抬到老家土葬。这倒顺了传统老人的心愿。不过乡下老屋也几乎震垮完，唯有堰塘旁一座木头亭子还完好无损。大伙把婆婆摆放在倒塌房屋前的自留地里，公公和前夫，一老一少负责挖坑，我则负责清理遗体。尸首压在废墟下两天两夜，已经僵硬，加之大热天，已经有些气味儿。我心里非常难过，记起婆婆生前曾对我讲，她年轻时跟着丈夫（公公），穷困潦倒却十分恩爱，天下雨，在屋檐下做饭，他们也是一个生火，另一个撑伞。婆婆常常念叨起，觉得那是她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唉！老人命太苦，太划不来，没过啥好日子！想着想着，我又忍不住哭

了。

我替婆婆洗去满头满脸的灰土，她的鼻孔、耳朵内外全是凝固的黑血块，我只好一点点掏刮。勉强像个样子了，才招呼前夫的堂姐过来，3 个女人给她换衣服。死人又重又僵，我们很吃力。其实呢，换的也是从废墟里扒出来的旧衣服。为婆婆剪指甲时，我发现她的一截指头断掉了。最后一次给她擦脸，不晓得碰着了哪根神经，婆婆乌黑乌黑的脸膛上，眼皮蓦地睁开了。吓我一大跳。以为真有死而复活这回事呢。结果只是眼珠子圆睁，别的没啥子反应。乡下人比较迷信，都围过来看，猜测这种情况属于死者心愿未了。我比他们更了解婆婆，就贴着她的耳朵说：妈妈呀，你放心走嘛！我一定会把你的孙儿带好，让他成为优秀人才，绝不辜负了你的一片苦心。说来也怪，我这边话音刚落，婆婆那边的眼睛就安稳地闭上了——这一来，我这个无神论者的心里，莫名其妙压了块搬不走的石头，人真有灵魂么？我的下半生也许该信点啥子，做更多的善事。

男人们挖好坑，就近寻了些砖块铺在四周。就这样，一块门板抬着婆婆，小心翼翼地放进坑底，填土掩埋。我对前夫说：等地震完全过去，再用心思给妈修个墓。前夫默不做声，泪又在眼眶内打转转。最后一把土填完，天已全黑，我在公公家的临时帐篷里挤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回到温江。

好几天了，还没缓过神，给你这个外省女孩说一说，要舒服些了。按理，离婚了，婆婆也就跟我没关系了，可又仿佛有比较深的关系。中国人嘛，说不清楚。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还要复婚。我和他没有了那种感觉，再大的地震，再大的生离死别，也扯不到一块。我相信死者，只要是善良的，都希望生者尽可能按自己的想法活，生命短暂，生命脆弱，何必要过于委屈自己？

2008年5月22日，晴间阴

上午 9 点被热醒，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突然记起历史老人流沙河在六四屠杀之后幡然醒悟，重读《扬州屠城记》的掌故。扬州不屈服，全体民众在明朝官员史可法的率领下，冒死抵御南下的清朝侵略者，结果城破之际，遭遇鸡犬不留的杀戮，史称“扬州十日”。流沙河说：曾被无数文人墨客咏叹过的繁华扬州，经过 10 多天烧杀抢掠，几乎成了一座废墟连绵的死城。谁也料想不到，还有一个叫吓破了胆的书生，躲在残垣断壁底下的某个死角。每天，每时，乃至每刻，他都能透过烂砖碎瓦，或者蟑螂出没的缝隙，目睹一条腿，一只手，一颗头被砍掉，一个妇女，一群妇女被强奸，一个娃娃，几个娃娃被开膛破肚。人杀光了，继之以物；物毁光了，继之以山川。最后，没一点响动，人、动物、爬虫，没一点响动，连风也不吹了，仿佛也叫杀死了。书生写下他看见的一切，泪流了，汗流了，血流了，他终于像耗子一般钻出来，孤零零地重见天日。在数百年之后，他的记录就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张桌子上，我每读一遍，耻辱就加深一次。

起床开电视，觉得流沙河讲过的扬州就在屏幕里。废墟深处，两三人在喊救命。平武县南坝镇有个大嫂，右腿被压 3 天，麻木了，居然主动向地面申请钢锯，要自己动手锯腿。还有一只泥手蠕动着，像插在垃圾堆上的破塑料瓶，谁会料到连根带起的竟是一位花季少女？

但是，抗震救灾的主旋律接踵而至，演艺界的戏子们粉墨登场，齐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下午接《纽约时报》记者范文欣电话，约定共进晚餐。于是 7 点前从西郊温江赶往东边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并就近选了很高档的廊桥餐厅。

稍后了解到，《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共 6 人，都已往返四川灾

区数次。而眼下，我和小金见着 4 人：一米九三的 Howard W. French，中文名字傅好文，上海分社社长，曾获多个国际奖项的著名记者和摄影师；一米六〇的 Ariana Lingquist，暂无中文名字的美国女性，专职摄影师；与 Ariana Lingquist 高度相等的李臻，80 后的成都女孩，外语大学高才生，现为傅好文的助手；一米七五左右的江浙才子范文欣，因之前多次与我联系，虽然才 30 多岁，我也按老四川习惯，叫他老范。

宾主落座，未及点菜，傅好文劈头就说：傍晚的光线最好，廖，我们去外面吧。原来他的中文口语不错。而摄影手艺更不错，我一挪屁股，他的机器就开拍，一直咔嚓到桥栏边，还不打住。夕照从廊桥的左侧罩过来，脚底的江水流淌着忽浓忽淡的玫瑰红，有些浪漫，也有些色情，占据绝对高度的傅好文，还时而掂着脚跟，时而举起手，咔嚓咔嚓，不晓得这般俯拍出来的中国底层作家有多矮小？Ariana Lingquist 也不甘落后，她甚至灵巧地钻入傅好文的胳膊圈，紧靠那枯瘦的胸脯，速度非常疯狂地拍了若干特写，弄得傅好文苦笑一声，夸她比自己更敬业。

在令我眼花缭乱中，傅好文还不忘微笑和聊天，他的舌头和手几乎一样快。他说已读过我刚出的《底层》兰登英文版，觉得我的兴趣和他相近，总是眷恋落后事物，被压倒一切的繁荣进步掩埋掉的落后事物，比如他也拍了许多老上海弄堂内的百姓生活。他还提到许多书中的篇目和细节，比如嚎丧者、人贩子、遗体整容师、农民皇帝。“还有那个逃犯故事，很像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这就是你与绝大多数中国作家不同的底层历史观点吗？”

我承认我写了江水一般流逝掉的底层历史，甚至通过挖掘这些人生故事发现了这个在暴力长期统治下的民族的生存秘诀，“但我写旧闻，我没有观点。只有政客、奸商和妓女才有明确的观点，特别是面对客户的时候。”

傅好文哈哈大笑。暮色渐起，接着夜色降临。我们吃了一顿长

达 3 个半小时的好饭，夹菜、喝酒的间隙，聊了数不清的话题。正式探讨时，傅好文怕表达不确切，就直接说英文，然后由老范翻译。

席终人散时，老范要我来确定明日行程。我们跟你走。他说。

2008年5月23日，晴，闷热

上午 10 点钟，我们和傅好文们在廊桥下碰头。受朋友鲲鹏的叮嘱，我特地采购一些赈灾的米和油，还拉上我哥大毛做免费车夫。就这样，两辆车 8 个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为防意外，老范还搞到政府特批的通行证——我这个老牌反革命也算跟着沾光。

穿城区经温江直驱青城外山普照寺前，向导鲲鹏已等候多时。二话不说就拐上盘山道，驶往据说损失惨重的后山泰安古镇，沿途塌方及房屋倾垮是免不了的，但没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抵达山凹中央的泰安古镇，才晓得这儿除了一座庙宇比较古，其它建筑全是仿古，而且豆腐渣工程居多。“政府打造了七、八年，旅游业已经成气候了，”一位当地居民站在爬满绿苔的石头牌坊下说，“不料一震就垮。”

我们在仿古废墟间穿行，感觉一切都是为拍古装电影而临时搭建，倒塌了也没啥可惜。墙壁薄，梁柱细，做工拙劣，只靠一把油漆反复涂抹，才勉强遮丑。傅好文连拍照兴致都没有，只剩 Ariana Lingquist，背着个大包，依旧咔嚓咔嚓。一家塌了半边的酒楼，一排泡酒瓶还完好无损，我将鼻子凑拢，认真观测了几分钟，就要伸手去尝，遭小金一顿呵斥。紧挨着一家塌了大半边的古董店，遍地摔成粉末的伪劣玩意儿。左面墙供着马恩列斯毛，暴力革命列祖列宗；右边壁供着如来观世音，四大皆空阿弥陀佛。我正嘀咕：神仙魔头全请到也不管用。Ariana Lingquist 就在背后连连咔嚓。

过了歪歪扭扭的吊桥，我们进入灾民的帐篷区。我与一位和善

的农妇聊了几句，晓得她们都是从四周山上搬下来的。“滑坡啰，连带房子、庄稼，都卷沟底了。”她说。“我们幸好在古镇耍，躲过了。我们村死了几个人，也不算多。”我问她以后咋个办？她答来不及想，魂没定下来呢。还引用了一句成语：船到桥头自然直。我问万一直不了呢？她答直不了也得直，我这点损失算啥？人家开农家乐的，东挪西借，筹款二三十万，才搞一两年，眨眼间全砸了。

Ariana Lingquist 又来咔嚓，农妇遮脸进帐篷，我们也追进去拍了。刚刚回头，又撞上揪

心的一幕：群众正在擒拿一哑巴农妇，原来她屡屡寻短见，都被乡邻们给阻止了。“她吓疯啰，”有人说，“自从地震以来，她就没有消停过，自己打自己，还抢弯刀砍自己，半夜三更突然跳起来，她男人都降不住。”我连叹可怜。“可怜？”那人又说，“她男人才可怜，好多夜没睡囫囵觉，大白天像只瘟鸡子，直耷脑壳。再闹下去，恐怕他也又哑又疯啰。”

Ariana Lingquist 向我打个手势，又要挺进。斜刺里却杀出个土警察，盘查干啥子。老范掏出证件，彬彬有礼地解释；大毛也支着《摄影记者证》凑上前。但土警察不为所动，还招来另外两个同伴，不让拍照，甚至不让停留。辩论无效，我们只好沿山脚河边撤退。傅好文散漫落后，再次被包围追查，老范只得返回接应。

自山顶震落一巨石，大如磨房，骇然耸于路中。傅好文在此为我们留影，作为被“驱逐出境”的天然物证。

继续上路。突然接到诗人蒋骥转发的基督徒学者王怡的短信：大山摇动，小山迁移，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为松潘地区祷告，为族群认罪。感谢主给我们机会，和家人更加亲密。首发时间为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点 48 分。才思敏捷的快手啊，为什么长跑 10 余天才抵达我的手机？

接着过都江堰城区，休整片刻。我哥大毛打电话约来新向导老

张。新旅途有二三十公里，沿江水朝大山深处蜿蜒，为成都市民的热门避暑胜地，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也曾随家人往返数次，寻依山傍水的农家乐，作价廉物美的逍遥游。不料一场地震将日子斩作黑白两段，眼下，被垮塌山体所湮灭的公路刚刚抢通，几个军人在坳口盘查车辆，限制通行。老张为里头三文鱼基地的老员工，自然被放行。车子嘶吼着，在泥石流之间颠簸，陡起陡伏，令我等惊呼不断。大面积滑坡将郁郁葱葱的群峰撕出一道道自天而降的伤口，水道扭曲，如伤口散落的纱布。傅好文像机在手，犹如美国大兵钢枪在握，待抵拢一稍许宽敞的地段，突然叫停。司机吃了一惊，探头仰望摇摇欲坠的悬石，回答不敢。傅好文再次叫停，司机无奈，猛轰油门冲出十几米，方停稳。

百余丈宽的滑坡如超级屏风，兜头倒来，虽在对岸，却感觉触及鼻尖。一辆面包车被巨石拍出数米，半截挂在悬崖。大伙心惊肉跳地咔嚓着，司机却盯住另一辆被压成薄饼的小车乍舌，摞上面的那块石头足有两层楼房高！

受险境引诱，车又停一次。司机就彻底拒绝再冒险。午后 3 点 50 分，我们穿过虹口镇的帐篷区，过一座危桥，拐几个弯，在拦路的强盗石前停车。下来步行，绕道狭长的耕地，先后遭遇两条夹尾巴狗，一狂吠不止，一半声不吭。心理医生小金蹲着研究了半晌，确诊为反常的地震狗。

一堆村民聚集在夷为平地的农家乐前，好奇地迎接洋人光临，可待 Ariana Lingquist 的镜头瞄准他们，又东躲西藏起来。“通威三文鱼基地”的木牌迎面高挂，可四周建筑全散架了。我刚要炫耀自己若干年前来这儿吃过天然虹鳟，一股怪风就缓缓而至，臭到极点。我们急忙戴口罩，却见老张的表情比大家更痛苦，不因为臭，而因为他们在地震中损失掉几万斤三文鱼，赔光了老本。

我率先向臭源挺进，洋人们紧紧相随。死鱼坑约半间房大，几个军人交错搬运着，已经填满了，还往里面倒。我不由自主瞅了一

眼，全是浆糊状的鱼子酱！我连连干呕，虚汗满头，只得沿歪七倒八的水泥鱼池撤到溪边。还是臭，而且是浸透消毒水的那种尸臭。我的镜片起雾了，刹那间，天空大地都涂满鱼子酱，太阳就是死鱼头，让我们中毒，让整个中国中毒。

我联想到万人坑，联想到北川县城无法清理的废墟，那座倾泻过上百吨消毒水和腐蚀剂的坟场，所谓大地震博物馆将由此诞生。

洋人们还在巨石间穿行，在被巨石砸扁的房屋、汽车间穿行。傅好文朝我招招手，就带领下属爬坡，十几分钟后，他们就在我的仰望之中了。傅好文像一颗鱼眼，Ariana Lingquist 像一颗芝麻，老范和李臻在鱼眼和芝麻之间，显得虚无。

我逃出三文鱼基地，大毛和小金比我强一点，他们是拍了照才逃的。在死鱼坑上方的丛林里，出没着一群游荡的猪。小金问：它们会成为瘟疫的传播者么？

2008年5月23日后晌，阴沉，凉爽

我们在农家乐路口消磨时光，村民们围上来盘问来历，我随口答“写字的”。一黑脸膛男人点头道：书法家嘛，胡乱刷几墨笔就能卖钱的那种。我只得注脚为“写书的”。黑脸膛又点头道：作家嘛，胡乱编个故事就能卖钱的那种。一少年道：叔叔，河那边有一个你需要的素材。我问啥子素材？死人么？我晓得对面垮山，埋了好几个正在种地和旅游的。少年摇头，并领我来到沟坎边，指着滑坡冲积而成的水湾湾道：看见素材没？那一段乌木。我抠着秃脑门，笑得很白痴。少年继续道：乌木是原始森林演变成的，埋好多好多年，这次又被地震给翻上来了。超级棒的故事哦，叔叔，就看你咋个编排了。我惭愧道：叔叔脑子震坏了，搞不成这样的作家活儿。那个姐姐脑子好用，你找她去。

于是少年缠上小金，几分钟就水乳交融。小金猛夸少年之余，顺便问他在哪儿上学？少年答就在下面读初一。又问地震中死人没？又答只死了十几个。教室垮好几间，绝大部分学生都逃脱了。再问老师跑在前还是学生跑在前？再答老师腿长，当然跑在前。我哑然失笑。不禁想起先跑老师范美忠，只因公开张扬，一夜之间就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还在网络上拥有一首配备视频的《范跑跑之歌》。

烂鱼味随风飘荡，一阵比一阵猛，连村民们也受不了，纷纷捂上口罩。少年领小金躲入靠山脚的农家乐遗址，经过灭顶之灾，这儿只剩“快活林”的蓝布招牌在孤零零晃动。少年的姐姐跟上来解说道：地震时，这面悬崖像在跳现代舞，左右颠，上下颠，咚咚咚的，跺脚，在地心深处跺脚。房子受不了，两秒钟，瓦片就没了；三秒钟，稀里哗啦全倒了。山上的石头、泥巴如下雨，有棵大树被拦腰砸断，堵门的石头比门还高。还好，人都在外面，在马路边搭帐篷的位置。小金咋舌道：看这满地破烂，估计蚂蚁也死光了！不料少年的姐姐却笑道：蚂蚁死光了，我们家的猪还活着。小金道：猪是极聪明的动物，地震一来，它们恐怕比人类还逃得快吧？少年的姐姐道：猪圈被埋了，它们也被埋了，从 5·12 号下午到昨天下午，整整 10 天，大家都以为它们早死了。因为人在下面，哪怕只剩一口气，都要喊，没劲儿喊，至少还哼哼两声嘛。可畜生的心眼，猜不透，可能吓傻罗，一点点动静也没有。昨天嘛，也不是找猪，而是解放军来帮忙消毒，死鱼太多，周围的空气、水、泥巴全受影响，搞得人做梦都是臭的，所以解放军天天消毒，预防传染病。两个战士背着喷雾器，冲猪圈一洒，却不料底下传出叫声！也许是伤着猪眼睛了，也许是它们命不该绝，总之当战士们撬开残垣断壁，从中间挖一大洞进行解救时，3 头猪都趴在旮旯里，哼哼地招呼人呢。

小金连连称奇，看那样子，恨不得立马变成一头猪，用猪的语

言，对不远处的猪群进行采访。因为此次地震，人在相似环境中，创下的最高存活记录不过 196 小时（彭州市银厂沟一位叫王友群的年近六旬的大妈）。

后来，小金写下《被埋十天仍活着的猪》，比较生动，我引用一段：

叫熊粒的少年说：3 头猪整整 10 天没吃没喝，饿瘦一大圈。被战士们抱出来后，我妈端来一大盆水，它们一口气全喝光了。从像机镜头里，我发现 3 头猪眼神各异，稍大的目露凶光，鼻头周围一圈烂泥；中间的直摇尾巴，很灿烂很健忘的样子；小的呢，躲躲闪闪，仿佛还心有余悸呢。我想靠近点拍摄，结果它们向丛林里一哄而散。熊祝（少年的姐姐）敲敲食物盆子，它们又返过身，试探着靠拢我们，最后竟一齐扬头，一齐哼哼，一齐摇尾巴。真是聪明的家伙啊！这应验了一句古话：民和猪都以食为天。我问姐弟俩：地震了，人都不够吃，猪吃啥呢？熊祝道：莫办法。看嘛，才 1 天多，它们就啃光了半亩多青草，有的树根也被拱起来，嚼烂了。这样拖下去，官逼民反，家猪会变野猪哦。

我没料到，老威一个大男人也对猪感兴趣，亦屁颠屁颠跟我去探亲，还招来摄影师大毛，再次穷追到丛林深处。大约 10 多分钟后，我听见他由远而近地嚷嚷：哎呀老板娘，你们家出了猪神！被埋 10 天还活蹦乱跳的，好好供着吧，往后定会时来运转、兴旺发达哦！一席话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老板娘更是合不拢嘴。我趁机说：以后把 3 头猪全部放生，命大的动物会给主人带来好运呢。于是猪主人一家忙不迭地点头。

以上是人嘴描述的猪。而不得而知的猪的想法，满可以写成一出《等待戈多》式的荒诞剧。大地震若能在文人堆里炮制一个中国的贝克特，老威我免费奉送此类素材。

接着我钻了若干地震帐篷，巧遇一驼背婆婆，见她额头间有个酒杯大的坑，就试图采访。不料是聋子。蹊跷的是，她宁愿睡在自

己已经倾废的屋子里，也绝不住帐篷。她的儿媳妇叹气道：80 多岁了，只好顺着她。

路边人来人往，先是当兵的、防疫的，后是打官腔的村干部，嚷嚷要对污染环境的三文鱼基地罚款。天渐渐晚了，跟演电影一般，丛林内突然涌出大股逃荒人流，扛包裹、背行李，个个满头汗水。好事者鲲鹏拦住问，得知都是擅自离开灾民安置点，步行多时，奔回来“重建家园”的。其中有对老夫妻，边走边大吵大闹，鲲鹏误认为他们家死了人，就转头示意我采访。

原来他们家还要溯流而上，朝山中走二三十里。66 岁的婆婆怕摸夜路，也怕拢了没地方住，就不想再跟那 77 岁的“鬼老汉”瞎撞。大家都劝解，快活林的主人还舀了两碗白米饭塞过去，两老才不吭声了。

那狼吞虎咽的模样令人心酸。鲲鹏和小金立即返回停车点，打来帐篷布、米、油，还有酒。这是 50 米篷布，鲲鹏对众人吩咐道，两老一半，你们留一半，米和油也一样。就拜托你们，砍几根树子，替两老搭个临时窝点，熬过这阵再提后话。

为首的黑脸膛男人拱手唱个肥诺：都是乡亲，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作为奖励，我立即把 56 度的绵竹大曲递过去。并趁着刚煽动起来的热劲头，掏出录音机，采访了老夫妻。

鬼老汉名叫徐泽良，虹口镇深溪村 4 组人氏，世代以打猎为生。19 年前，结婚才两年的徐泽良跟往常一样，爬坡越岭，想弄个把野物，赶集时换点油盐钱。他奔到头天下过套的丛林深处，抬眼望去，朦朦胧胧见一庞然大物在吭哧吭哧挣扎，估计至少被套了几小时。老徐骇了一跳，旋即无比亢奋，心想今天收获不小，不是头野猪，也是个大獐子。就端起鸟枪，轰隆一炮。待硝烟散过，万籁俱寂，再直取猎物。不料抵拢跟前，一下子呆若木鸡——原来是只大熊猫！老徐也晓得打“国宝”犯罪，就瘫软在地。

不可饶恕的是，老徐回过神，不仅没自首坦白，还伙同一帮无知山民，将大熊猫剥皮抽筋，煮来吃掉了！58 岁的老汉理所当然被检举判刑，从 1989 至 2005，坐牢 16 年，出狱已 75 岁。风烛残年，举目无亲，只好哀求离婚已久的老伴回来过。老伴怜悯他，不顾儿女的反对回来过了。可老徐愚蠢依旧，火爆性格还不改，让老伴一次次心灰意冷。

这样磕磕绊绊熬了 3 年。老伴当着众人数落道：地震前晚黑我还在哭，回想自己命苦，四十几岁守寡，娃娃都拉扯大了，也是莫奈何才改嫁给这样一个穷光棍。过门时，除了两间旧屋，啥子都没得，全靠我省吃俭用，用心打理，他才活得稍微像个人样。坐牢 16 年出来，连车票钱都不够，一个孤老头，走路回乡。把我死缠活缠，我还以为他被共产党改造好了，哪晓得更糟糕，动不动就摔碗砸锅。大家都劝我不要跟他，劳改犯，又穷，名声又差，脾气还不好。是我自讨苦吃。地震来之前，我们在吃分手饭，我真铁了心，吃完饭就出山，回我儿子家。

老徐得意地笑：她走不脱，老天叫她走不脱。我刚端个面碗，吃了两三口，地就开始摇。碗也开始嘎嘎摇，像有只看不见的手来夺食。我把碗抱在怀里，背后的房子轰隆一声垮了，那股烟子很猛，将我冲个狗吃屎。我趴在地下，地越摇越凶，周围的梁子也一座座垮，轰哧轰哧，跟火车一样，从天上往沟底冲，骇死人嘛。

一片土院子都垮完，地震一停，就听见到处喊救命。这年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就剩几个中老年守家，我和老伴从废墟内一连扯出五、六个。隔壁的老汉，被埋得只剩一双眼睛露外头，满嘴灰，喊不出声，只能把眼珠子对我们使劲眨，人啊，不愧为猴子变的。

我顺便问死人没？老徐答山里的房子轻，垮了也压不死人。只可惜床铺柜子、锅碗瓢盆都埋底下，掏不出来，就只有蹲在碎瓦上淋雨，冷得牙齿嘎嘎打架。最大的安慰是，这一震，老伴走不脱。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淋雨也罢，看星星也罢，都不觉得苦。

这种情况，老伴瘪嘴道，我是莫得法，才跟他去了灾民安置点，先在虹口，后又转到青白江，好远哦。

我刚要问余震还没过去，为啥提前回来？久久未归的傅好文他们就突然出现。《纽约时报》女摄影 Ariana Lingquist 不由分说，咔嚓数下。老徐一见洋人的镜头对着他，马上挺腰板、清喉咙，模仿官僚的口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灾民就是可以！在安置点，有吃有喝有帐篷，病了还问寒问暖的。这鼓舞了我们重建家园的信心！感谢温总理！感谢胡主席！

不料他老伴在背后嘀咕：再感谢还不是劳改犯，连个劳动人民都不算。

鲲鹏插话道：安置点既然这么好，你们为啥要急慌慌地赶回来？

老徐答不上，他老伴却站到前台：好啥？每夜有人巡查，跟防贼似的。水也难喝，吃得也不好，还不如回家。房子垮掉，宅基地还在，两块老腊肉还埋在瓦片里，看能不能挖出来。哎呀，自家地盘，再倒霉也踏实嘛。传说政府要给大家集中修房子，我们不去住鸽子笼，我们要靠山吃山嘛。

天不早了，但老两口的斗嘴却不见尽头。我们只得匆匆告辞。小金给猪神的主人家留下电话号码。大群灾民送我们一段路，然后依依不舍，然后上车。

一路无语。直到都江堰城区，大家才恢复懒洋洋的交谈。老范称“收获不小”，拍了好照片，还在里面的山口采访了不少过往山民。傅好文含笑点头，说回成都慰劳大家，廖亦武说怎么吃就怎么吃。

2008年5月24日，晴

昨晚抵家，已凌晨两点，倒床便睡，至中午还魂。

闷头整理采访，过滤与《纽约时报》傅好文（Howard W. French）时断时续的交谈，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昨晚，我们风尘仆仆自都江堰回成都，寻一川菜馆子刚落座，嘴战就开幕了。

桌子比较大，傅好文与我正对面，左右是其他人。老范的录音笔始终在我的下巴底。我们喝了两瓶红酒，平均两口酒的缝隙，傅好文就要插入一个问题，并且是出其不意的。我们再次讨论了刚出版的英文《底层》，人物和细节，一个接一个，非常微妙。

英文《底层》开篇就是《吹鼓手兼嚎丧者》，傅问：这样的特殊职业在中国有多久？我答：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吧。小时候，我在乡下，就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吹鼓手和嚎丧者。傅问：你遭遇的这一位，他还活着？我答：已经过去 10 余年，不晓得。如果他活着，该有 80 多了。傅问：有可能找到他吗？我答：他住在江油境内，离北川很近呢。这次大地震，那边死伤无数，如果老先生还在，就算奇迹了。傅问：是吗？他还在为死者吹唢呐？我答：尸体都堆成山了，他为谁吹唢呐？又为谁充当假孝子？说不定老先生正为自己哭呢。傅问：自己哭？很有意思。廖，你的书中写了很多死亡，赶尸体的，为尸体整容的，麻风病，100 岁的和尚，在天安门被枪杀的，为什么？中国人都生活在死亡里吗？我答：对对。要不中国为啥有“行尸走肉”这个名词？热闹的大街，电视，报纸，充满着行尸走肉。老祖宗孔子也说“未知死，焉知生”。大地震一来，我又得忙碌了，我就是干这种活儿的。我会写出一本地震后的《中国底层》。

大家都笑了。我又补充说：除了死亡，当代中国人没啥可敬畏的。傅说：是吗？那么强权呢？我说：强权也是建立在恐怖，也就是死亡威协之上。傅说：所以你一直写底层，没有权力的人们，这

样危险小一些？我说：是的。但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历史还是文学，都要真实一些。傅说：为什么？无权力者不会撒谎吗？我说：人天生就会撒谎。但弱者撒起谎来没有底气，很容易露馅儿。而权力是谎言的翅膀，林彪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全体中国人都相信啊。傅说：如果有一天，让你采访高官，比如省长，或更高的中央领导，甚至总书记，你愿意吗？我说：不太愿意。傅说：商人呢？比如董事长、总经理之类？我说：不太愿意。傅说：为什么只写底层？害怕挑战？我说：电视和报纸上，天天都有你所说的那种成功者或主流的采访，杨澜你晓得吗？眼睛有点问题的富婆，专门开你所说的煽情专栏。傅说：我指的不是 CCTV。不是中国的一个上层访谈的标准。他们不值一提。我在非洲呆了 10 年，曾把一本法文小说翻译成英文，后来又做《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后来又做《纽约时报》的记者。我渡过军政府时期，渡过天天政变时期。我采访过蒙博托，还采访过中非的小皇帝博卡萨，非常可笑，对本国人民很严厉，对外国记者没什么，很随便。我写了很长的文章。我说：蒙博托和博卡萨，在中国名声非常大，据说博卡萨吃人，还用人肉冒充熊肉招待外宾。傅说：我没听说过。而反对他的人，说什么都可以。我是记者，我会用我的办法挖出有价值的东西。其他同行，只要有头脑，也会这么做。知道卡布钦斯基吗？他做得更地道。我说我不知道卡布钦斯基，但我知道西方人，比如你，傅好文，在自由的环境长大，可以自由选择现在和将来做什么。你们的人生很主动，反政府，随便；游行示威，随便；你小时候喜欢革命毛泽东，更随便，只要不搞爆炸。中国人可不行，比如我，六四之前写诗，同所有的官方作家一样，企图通过纯文学之桥走向世界。不幸的是，我写下长诗《大屠杀》，坐牢 4 年，一下子被抛入社会最底层，此后的岁月，我就一直同我书中描述的人与事打交道——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坐牢、做政治犯、做异议作家，包括离婚和吹箫，都不是我主动选择的。傅说：是吗？你不喜欢你的工作？可你

为中国底层写了这么多书。我说：我很晚才意识到必须要写下去。我曾经想逃跑，想得发疯，我已经去云南西双版纳踩过点，本来花两三万，就能偷渡过去。可事到临头，我却下不了决心。我使用汉语，我的职业使我下不了决心当永远的流亡者。于是就一次次申请护照，十几年，我申请了 9 次，官方都死死卡着。傅说：这和你的文字有关系吗？我说：当然嘛，出不去，又不能逃跑，只好埋头苦写。于是就成现在这样子，于是我们就只有在这儿见面。我的文学、音乐和政治老师，都应该是共产党啊。我担心哪一天离开了它，自己将成为有自由无激情，甚至无价值的废人。

大家都笑。傅好文却说：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有机会采访到高官，你会去吗？我说：一般情况我不会去，因为如我这种智力和阶层，很难迫使他讲出真话。而没有真话的访谈，太无聊。除非高官一裁到底，坐牢了。我曾经和重庆市委书记的秘书一块坐牢，大家一放松，就无话不谈。傅好文说：廖，我不认为你的智力比高官底。我苦笑道：如果我有公开采访高官的智力，就不会坐牢，更不会倒霉这么多年了。

大家又笑。傅好文摸出像机，对旁边的小金说：我能给你拍两张吗？小金点头，可担心光线太弱，因为整座两层楼的饭馆，就剩我们这一桌，服务员已关掉大多数灯。酒早喝得差不多，胸中的块垒仍未浇下去，于是我抽出箫，幽幽吹了一段。

尽兴了，都明白了，只有服务员们窃窃私语着。金琴耳尖，听出她们在议论：地震期间还能上大馆子吃饭，不错嘛。吹这种死人调调干啥子哟？

2008年5月25日，晴转阴

应我的请求，老范自上海发来网址，我查看了刚刚从傅好文嘴

里得知的卡布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去年逝世的波兰人，前年进入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最后阶段，并最终败给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战地记者。了不得。

卡布钦斯基说：“20 年前我在非洲，看到一场场革命和军阀混战，看到一个战争又一个战争。事实上，历史正在制造当中——真实的历史、当代的历史或者说我们个人的历史。令人吃惊的是，我没有遇见任何一位作家、诗人或者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他们在哪里？如此重要的事件，为什么连一个作者都不在场？我想，回到欧洲能找到他们，他们可能在家，正在写自己身边的事儿：男孩、女孩、笑、隐私和婚姻——几千年来我们反复阅读过的故事。我们某一天读到的获得法兰西奖章的小说不真实。因为没有一本属于我们的现实——经过多次篡改又被我们改写回来的历史，没有一本！

我读得心潮澎湃，立马引为知音。可惜大陆没有他的翻译书。

2008年5月26日，阴间多云，有雨

我迷上了卡布钦斯基，一口气下载了关于他的许多文字。可惜是二手货，介绍文章也都是国内人写的，新闻套路害死人。

但是从中仍可以读出，卡布钦斯基模糊了作家与记者的概念，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路子。难怪瑞典文学院的保守老头们选择了中规中矩的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卡布钦斯基“在市镇上走一整天，不与人说一句话，他宁愿选择细心去看，去听，去感觉。他说：要把自己变成一部摄像机，什么都吸入脑中，即使谣言，也不放过。因为，谣言也代表了一种集体投射，只要大多数人相信，那就会如‘事实’般发挥影响力。他也不爱写笔记，我们也不会看到他与被访者纠缠于难解的问题，或奋笔疾书，记下答案，再逐字逐句引述被访者的言论。不，他永远不会这样做，但他偏偏能够准确把握事件或

争议，立体呈现在读者眼前。”

——忍不住大言不惭，跟我的手法很像嘛。我在《最后的地主》之《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里，就说过“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我的朋友苏晓康大约担心此种东西会被挑剔的业内人士抓住辫子，还特地在序言里发明了一个词：转述。再转述。

如傅好文所说，我没采访过暴君，而卡布钦斯基的代表作就是《皇帝》，写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曾被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指出有“多处失实”。为此，卡布钦斯基辩解道：我为什么要当作家？为什么要多次出生入死？是为了做一些猎奇性的报道吗？还是为了挣薪水？不，于我而言，作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召唤。如果不是发现有些关于历史和人类自身的问题非解决不可，我不会投身到这么大的危险中去。

我没有如此大的雄心，所以面对质疑，我往往退缩和沉默。无尽头的孤寂使我依赖时光，想象它能澄清一切，其实时光在某种意义上，跟人性一样靠不住。非常惭愧，我属狗，脊梁骨虽然没打断，可受伤了，一遇敏感的政治天气，就隐隐作痛。其他人呢？那些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知识分子呢？真能忍耐住莫名伤痛，彻底做一个刘晓波描述过的“被关押在自己家中的自由人”？

2008年5月27日，晴

几天前的散乱旧报。我东拼西凑，搜集到几项地震存活记录。

首先是被埋 179 小时的马元江，汶川映秀镇发电厂干部。消防

人员用 16 小时，向下打洞 10 米，得以生还。经抢救，得以进食。但左胳膊保不住，身体多处软组织也坏死；被困 196 小时的王友琼，60 多岁，个人档案不详。在彭州九峰山佛音寺内磕响头时，遭灭顶之灾，因而受老天垂怜，派来土狗两条，不舍昼夜守候、亲嘴、舔伤，到底获救。目前神思恍惚，但精神尚未分裂；被困 198 小时的赖元平，40 岁，在绵竹某单位的机床下被救出，正在做开颅手术；被困 216 小时的崔昌会，38 岁，什邡红白镇巴蜀公司金河一级电站支洞职工。靠生吃野草、蚯蚓，喝自己的尿，死撑到获救。

最厉害的奇观为龚天秀女士。46 岁，中国农业银行北川支行职工。地震楼塌，丈夫死前，还把她卡在胳膊弯。她说：你松一点。他说：我可能不行了。她一摸他，全是血。他的临终遗嘱是：坚强点，把娃娃看严点，要走正道。

接着是求生。嗓子喊哑了，就接自己的尿，解不了渴，就喝血。她说：我的右腿被一块楼板夹住，一直流血，第 2 天却不流血了，估计里面形成了血栓。我一急，就摸块砖头，使劲砸，直到小腿稀巴烂，恢复淌血。我好不容易才把这条残腿顶上丈夫的背，血从他的背上一滴滴下来，我扭着身子，用嘴接着喝。血润了喉，添了力气，我又喊。头上一传来动静，我就死命喊。嗓子破了，再砸腿喝血。反复折腾好多次，太痛苦了，如果不想到娃娃，我就跟丈夫去了。

我在余震中被发现。上面搬不动水泥板，就塞水进来。第 3 天了，他们刨开墙渣，露出洞口，一个消防战士伸头进来，见我的腿被压死，取不出。咋办？不愿再等了，我就请求战士找一把钢锯。那一刻他惊呆了，说你这个人，咋这么蛮？我立马解释，骨头早砸烂了，只剩皮肉了。我们争执了几句。终于，我用战士递进来的锯子和剪刀，弄断腿，绞断筋，自己向上爬一段路，才被拉出洞子。

头皮阵阵发麻之际，接听一外省好友的电话。称此次地震既是天灾，又是炎黄民族之转折点。不计其数的志愿者自己掏腰包，从

四面八方奔赴灾区；不计其数的献血者在排队，有的一天一夜，还没排上号；不计其数的捐款，甚至不愿披露姓名的捐款；还有互联网，不计其数的网民对政府迟缓之救灾动作轰炸式的质疑，等等。

我生性愚钝，就问这证明了什么？朋友说，这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乌云上空，突然透出的强光，令人联想起 1989 和 1937。六四和抗战，也同现在一样，是从不见希望的中国大地上，突然生长出成片希望的森林，民间自发动员起来，这么快就形成官方压制不住也引导不了的合力。

我点头说：是是，大难兴邦，抗战、六四和地震都是空前大难。可后来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可后来呢？人死不能复生。可后来呢？

眼下的后来，是奥运圣火恢复传递。

2008年5月28日，晴

绵阳的侄女抵成都，住妹妹小飞家。我去电邀请她来温江，喝茶压惊。

午后，我们几人刚在河边茶铺坐下，侄女就开始讲述她的地震苦难史：快 20 天没在房顶下住了。还没反应过来，就地震，满街人在跑，也不晓得跑啥子。等反应过来呢，就不准进楼了，大家都露宿街头，帐篷、油布、雨伞，还有塑料布，统统抢购光了。晚上又下雨，我和爸爸淋得像落汤鸡。还好，许多家庭和我们一样，一把伞下站两三个、甚至三四个人。第二天，我到处买帐篷，腿都跑断了，才在已分手的男朋友那里，花 600 元弄了顶小小帐篷。

吃嘛，主要是方便面，牙齿都啃松了。绵阳市区不属于重灾，没有免费的东西。到底熬到地震过了，又闹唐家山堰塞湖，据说溃堤的水一下来，要漫过六、七层楼，政府命令，家家户户必须疏散

到指定的安置点。南山、208、白云洞、富乐山、园艺区、南郊机场都是安置点。地势高的，估计淹不着的，都密密麻麻搭帐篷，几万十几万人打堆堆，万众一心等洪水，疯了疯了。绵阳成为空城一座，只剩警察，疯了疯了。山包包上，太阳明晃晃直晒，没个大树遮挡，帐篷内的温度天天高达 40 多，所有的眼睛都在浸血。听说有个 90 多岁的寿星，好不容易被解放军从山区背下来，才进帐篷不到 1 小时，就热死了。当然，政府还是要关心灾民的，电视台来，市委书记谭力来，拍的都是笑容满面，热泪满面，就是拍不到汗水满面。谭力还跟伟人似的，向灾民缓缓招手，叫“同志们好”，大家一听鬼火冒，自帐篷内外纷纷撵来，扔鞋子，甩石头，大吼“好你妈个锤子”。谭力变成傻鸽子，骇飞掉，疯了疯了。这个谭力呀，曾跟在胡锦涛、温家宝后面，屁颠颠，笑眯眯，好色哟。网民骂他没心肝，他很委屈地辩解：咋不该笑？我见着胡书记、温总理，就如儿子见着老爸，咋不该笑？

2008年5月29日，晴

在美国的嫂子来电，想让我帮忙，将她个人的 1000 美元捐款直接送抵安县桑枣中学的叶志平校长，以此表达“对他几年间跟人造危楼和遍地腐败作不懈搏斗”的敬意。嫂子说：我们总是诅咒黑暗，我们也总希望亡羊补牢，更盼望惩罚罪恶。不过地狱里的天使总是更令我唏嘘感慨。我更愿意守护烛火，哪怕只有一线微弱之光。

感念中，我立马联系绵阳方向的友人。不料因堰塞湖险情加剧，安县、北川一线已实行军事管制。

只能推迟行期。

2008年5月30日，阴转晴

今天在朋友的提醒下上科学网，首次晓得了“深源地震”和“浅源地震”。唐山大地震属于前者，深度可达 650 公里，类似“定点爆破”；所谓的汶川大地震属于后者，深度仅 10 多公里，类似“遍地开花”。

表面看，两种地震都是地壳运动，即大陆板块的相互挤压造成，似乎不可预测也不可避免；但许多科学家却不约而同地将此次地震与岷江上游的紫坪铺水库连接起来，“紫坪铺水库引发大地震”的“谣言”在坊间迅速传播，有人甚至说：什么“汶川大地震”？应该叫“紫坪铺大地震”才对。至少应该叫“映秀—龙门山断裂带—都江堰大地震”。而耗资 72 亿人民币，坝高 156 米，蓄水量达 11 多亿立方米的紫坪铺水库就直接筑建在龙门山断裂带上面。

任何人仔细一琢磨，都会骇出冷汗来，因为这相当于将灌满水的大锅，架在遍体裂纹的灶台上面，最终肯定是灶毁水翻。幸好在 5·12 之前，紫坪铺把水位迅速下降到海拔 819 米，距离最低水位只有 2 米，也就是说，70%的库容是空的，整个成都平原方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有网友评论道：当初修紫坪埔水库，很多专家反对。从文化和安全考虑，都不应该修。大坝一建，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的功能就顷刻作废，2000 多年的文化就这样在今人手中丧失；随之而来的，是成都和都江堰千万百姓头顶，悬了一盆水、一把剑，随时都会有危险。

但在当时的省委书记周永康主持下，“力排众议”，紫坪铺，这项仅次于三峡的旷古第二大工程还是上马了。同过去一样，众多特权者以“为人民服务”为借口，从水里捞到了金子，再将金子存进西方的银行，盘算好在洪水滔天之日，携家带口，跳上早已暗中打造妥的诺亚方舟，逃得远远的。

多少代四川人，多少代中国人，都熟悉李冰父子劈葫芦口、筑

飞沙埝、建水利枢纽的掌故，记得儿时，我就无数回跟随大人，去都江堰游玩。旱季水浅，父亲曾背着我，涉江至飞沙埝——那是用竹笼填满鹅卵石，一条条垒起的长堤。父亲说，就是这看起来简陋的卵石埝，却用了 2000 多年，还在发挥作用。岷江被它分为内和外，水太多，就漫过这埝，涌入葫芦口，到外江去；水太少，就顺着这埝走内江，一滴也不浪费。所以呢，成都平原旱涝保收，粮食和蔬菜吃不完，“天府之国”源远流长，世界闻名。

比李冰父子治水更早的是大禹父子治水。洪水泛滥，百姓遭殃，大禹父亲用的是堵，也就是今人的修水库，结果越堵越厉害，神州大地被溃坝的激流冲得七零八落，舜帝大怒，就杀父用子。大禹汲取血的教训，改堵为导，也就是后来的修运河，水患终于平伏——而如今的紫坪铺，造反有理，似乎又将老祖宗的风水给活生生地扭转，改导为堵，并且堵在都江堰的上游，不晓得李冰和大禹泉下有知，面对“人定胜天”的无神论挑战者，会作何感想？但地球的感想却来得直接：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小子们，我也会气得发抖！

映秀和北川方向死了十几万人，而本应该更惨的成都方向却懵懵懂懂得救。真是阴差阳错，我还能坐在这儿码字，没失踪没逃难没被卡在废墟里嘎吱嘎吱锯腿，也没在七、八层楼顶之间游泳，福气啊。

而中国水电昏官张博庭还在宣称：强地震带上建水库不仅是可行的，水库诱发地震还有利于降低地震的烈度。建在地震带上的水库就像一床铺在地上的棉被，能使原本就要发生的大地震变成频繁而震级小的多次地震，从而降低地震的烈度。

我不懂啥意思。紫坪铺水库是减震棉被？还是 8 级地震太小？人死得不过瘾？

2008年5月31日，晴转阴

过去，成都至灌县（10 来年前改名都江堰市）只有一条公路，约 50 公里，途径土桥、郫县望丛寺、红光等风光地段，其中的红光公社，因上世纪 50 年代被毛主席视察过，遐迩闻名，至今还留有伟人题字的政治贞节牌坊一座。

而聚源作为老成灌路旁不起眼的若干乡间小镇之一，近年来竟后来居上，名噪一时，原因是十几位国内著名画家迁居至此，美其名曰“画家村”。本世纪初，我曾怀着探访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的怀旧心情，前往勘察，不料彼村非此村，彼流浪艺术家非法群居的不毛荒郊早被时代淘汰，换成傍河鱼贯而建的个人连体别墅，一座座豪门紧闭，闲杂人等非请莫入。直令底层作家我双拳出汗，杀富济贫之贼心骤起。

呸一口唾沫，悻悻然离开，以为这辈子再不会来。不料轰隆一地震，聚源中学垮楼，死几百学生，眨眼又成中外焦点，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亲临现场，挥泪下达重要抢险指示，所以，由不得我不凑一盘闹热。

头天与我哥大毛约定。过中午，他就开车来温江，拉我和小金上路。先祭起抗震救灾的幌子，免费跑了一段高速公路，然后就走普通公路和土路。乌云渐起，像一大块补丁，将浸透辣椒油的太阳密密地缝在里面；尘土随风，随往来的汽车轮子弥漫开来。我们好像穿过了 3 到 4 个乡场，比尘土更密集的各色人等，几乎填满了低矮建筑物之间的每个空隙。大毛催命似地按喇叭，却没人回头搭理。这就是灾区啊，小金嘀咕道，满大街的人形懒虫，既不打算逃难，也不打算干点什么。

地震帐篷和各种塑料棚此起彼伏，我们东张西望，就是不见垮塌建筑。正寻思呢，却见一赤膊汉子自斜刺里杀出，挥拳冲我们大骂，并连叫数声“赔钱”。原来是车轮不小心，碾压了他铺在路中

的凉席。不解他何至于此？穷疯了？才做这拦路讹诈的人肉买卖？

秀才遇见兵，我们只得探头赔不是，不料对方无止境嚣张，并引发阵阵“赔钱”的怒吼。眼看快陷入赤膊群众的汪洋大海，大毛马上低头认账。却趁其松懈，于暗中搞小动作，猛轰油门，如炮弹一般将车发射出去。赤膊汉子一愣，闪开了。等惊魂稍定，方边追车边四下寻砖头。

车子飞了数分钟，也骇飞了若干横七竖八的路人。直到追兵落远，成为人民公敌的我们才缓口气。大毛挥一把汗道：嘿嘿，这才叫地震速度嘛。

进聚源镇时，天更灰，如同褪色的毯子，与补丁似的抗震帐篷区连成一片。雨点飘零，我们两次误入歧途，都被挖掘机或解放军给堵回来。接着是绕道，三拐两拐，车终于在滚滚人寰里走不动了，只得停靠路边。

我们打听聚源中学。似乎人人都晓得，但人人都不吭声，只用手指头指定目标。我们下了路基，来到半个足球场大的空地，一家制药公司正在献爱心，发放印有本单位名称和口号的地震衫，相当于打广告。可人们却排起了几百米循环长队，灾民和非灾民都争相恐后去领，不少人还领两次，甚至 3 次，有极少数害群之马甚至为此动口角和拳脚，把特警都招惹来了。小金心细，借故摸了摸地震衫，就断言质量低劣，“洗两水就烂了”。

我惊叹商家的聪明，小金却气愤商家的缺德。我说再缺德也没有神州电脑缺德。给你买一台，用两三个月就死机，可产品如此烂的老板，还利用地震在媒体上作正人君子秀，“怒斥个别员工冷血”，“不捐款就滚蛋”，恨不得在一夜之间将生意场变成草木皆兵的专制战场。

政客、看客、商人和明星，你方唱罢我登台，在一波波余震中，已搞不清楚谁是真戏子了。

感慨无济于事。转眼就拢聚源中学。环绕 3 面的楼都没倒，就中央的教学楼倒，废墟约两块篮球场大。不知为何，5·12 过去这么久，围观群众还里 3 层外 3 层，翘首以望；武警战士隔 1 米站 1 个，打桩一般，筑起钢铁长城；在长城内，推土机和挖掘机正上下配合，干得烟雾腾腾。我和大毛随大流，不由分说地朝前挤，我刚超越数人，把左腿抬上倾斜的预制板，戴双层防毒口罩的军官就冲我打手势，跟着，两个战士不约而同抓住我的臂。识时务者为俊杰，趁还没被扔出去，我堆满假笑，自动撤退两步；而大毛却高居我等头顶，挥舞着《摄影记者证》，展开说理斗争。虽落得同样下场，不过牙医大毛会做生意，懂得迂回，几分钟后又登临另一背靠大树的缺口。

频频在脑壳间高举像机，胳膊不禁酸胀，精神也逐步懈怠。不料群情突然亢奋，喊叫纷纷："哦哟！""死人！！"刹那间，我感觉自己这块肉，被猛夹入几层钢板，气紧得稀里糊涂。青蛙一般向上蹦，却见挖掘机正斜举铁铲，抄出一团似人非人的灰白物件。苍蝇如子弹，在空中嗡嗡乱射。我手忙脚乱，一时竟揭不开镜头盖，待恢复咔嚓，却已错过最佳时机。

苍蝇还在射。更可怕的是尸臭，从鼻孔、从人的七窍钻进去，直抵灵魂。你的灵魂，本来可以上天堂的纯净的灵魂，此刻也爬满了苍蝇，此刻也先于肉体而哇哇呕吐。因为那些被埋在废墟里的容易腐烂的生命，是你的同类，他们体内的每个零件，每声哭和笑，都拉扯着你的神经。流泪了，你快被熏晕过去了，可有一天，你也会发出类似的味道。

有日本俳句称：生为香气，死为毒气。意思是鱼和少女，胴体都极其鲜美，可一旦死亡变质，就立马转化成令人窒息的尸毒。鬼子真变态啊！可短短几天，在虹口和聚源，我却刚好领教了三文鱼和少女的尸毒。

我再次尝试登高，再次败退。军官急了，威胁要没收相机，可

法不治众，周围的手臂如森林般蔓延，咔嚓声不绝于耳。我尽管在低处，还是拍下了两条蓝色裹尸袋，以及敞开后门的白色运尸车。一堆官员、武警和死者家属聚在车门前，情绪都很激烈，遗憾的是，谁也听不清在争什么。

不过几分钟，车就强行开走；一个妇女想扒拉车门，被拽住，她挣扎哭喊，直至昏倒，任大伙捶背、喂水，无任何反应。

挖掘机还在行动，可群众的注意力已被分散。在距废墟 10 多米的操场，死难学生的家长们正团团包围几个肥头大耳的基层政府官员，讨公道，可公道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讨回的。我拼命垫脚，拍了几张壮观的辩论场面，戴口罩的官员神态沮丧，可耸着鼻，夹着尾，一副逼急了就咬人的狗样；倒是没戴口罩的家长们神色冷峻，有理有节，令公仆无处下嘴。

我企图追寻事件的答案，拽问了好几人，都不约而同朝废墟中央的楼梯间努嘴——又是一奇迹，两边的连接建筑都垮掉，它居然还站着，虽然摇摇欲坠，虽然如抗日战争留下的碉堡遗址，可在它离地 10 多米高的眉宇间，却挂着醒目的黑体横幅：为聚源中学遇难师生伸冤！

下面的标语：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造成聚源中学教学楼垮塌事故凶手！

再下面的标语：向造就聚中教学楼豆腐渣工程责任人讨还血债！

再下面就是大片瓦砾，翻滚着一层层花圈残骸。

摄影家大毛刻意捕捉死亡美感，不晓得钻哪儿去了。倒是小金在伸冤横幅的左下侧，拍到 3 个歪歪扭扭的字——无所谓——不晓得这是人，还是鬼，留下的注脚？800 多孩子顷刻沦丧，无所谓吗？可时光不会倒转，不无所谓又能咋样？真是无望到了极点。

几位学生家长上来搭话，由于小金个头细小，犹如营养不良的庄稼，所以很快就和世代种地的民众打成一片。她说：我们不是记

者，但也想把事情真相写出来，如果公开发表不了，至少可以让身边的朋友晓得。一位宽脸妇女问：你是志愿者吧？这么瘦还当志愿者，不容易。小金说：我瘦，老威不瘦，他是个底层作家，很能吃苦。宽脸妇女说：一地震，聚源的名声像原子弹爆炸，温家宝来，省市领导来，记者、志愿者都来，可解决了问题吗？没有。温总理赶到废墟，周围的楼没倒，小学没倒，整个聚源镇，房屋塌了几间？扳指头数，两只手都扳不完。裂缝嘛，四处有，可房子没倒呀，大人没事呀，倒霉的全是娃娃，全是这栋教学楼里听话的娃娃。叫人想不通，撞墙也想不通！所以有家长给温总理下跪，温总理也当众表态：一定要追查到底，给死者和生者一个交待。可后来呢，没啥交待。四川电视台播救灾新闻，温总理是重头戏，汗也流了，泪也流了，就是没有他在废墟上的表态！被删掉了！这些贪官，胆子够大，连总理的表态都敢删。另一宽脸男人接茬说：修楼用的是啥子水泥？啥子钢筋嘛？作家同志你到现场看看，水泥渣子，一捏就粉碎，主梁的钢筋比铁丝粗不了好多，有的干脆就用铁丝串起来，早晚得垮。我问：既然如此，你们为啥把孩子送进去？宽脸男人答：在都江堰境内，聚源中学的教学质量数一数二，莫提本地，连外地的娃娃也想方设法送来，谁不望子成龙嘛？可谁又会扒开墙和柱子，一头钻进去认清豆腐渣工程？可设计方呢？发包方呢？监理部门呢？眼睛都瞎了？还是行贿受贿，装聋作哑？

群情升温太快，大伙七嘴八舌，我和小金顿时插不进话。正进退维谷，一个道士打扮的黑衣人挤入，散发巴掌大的传单。接过来定睛一认，内容如下：

5·12 体验营（筹）

一、诚征合作、参与者！

二、从业者均是本次大震中遇难学生的家长、亲属和义工。

三、利润大部分用于地震孤老、孤儿的养老和学习。

四、6 月至 9 月间建立多个营地。

五、筹委会成员：

1、刘某，都江堰市聚源中学遇难学生胡某某的母亲，13881758281。

2、周某某，汶川县映秀中学遇难学生吴某某的父亲，13219848146。

3、詹德华，什邡市蓥华中学遇难学生詹某的父亲，13981023867。

4、李卫国，徒步万里、见义勇为者、艺人，13060105001（川）15810981895、13366963369（京）。

六、体验内容：淋雨、饥渴、惊吓、伤感、悲极、发呆、建住帐篷、一日一瓶水、一盒饼干、一袋方便面、吃野草树叶等等。

（注：随时体验或提前预定，价格随意，自己生火做饭）

我抬起头，望着那堆在脑顶的道士髻，不禁失语。大伙人手一份，均被这所谓的“行为艺术”搞得张口结舌。群情降温也太快。寂静的瞬间，我感应到隐隐雷声，记起鲁迅写过“于无声处听惊雷”，其实是幻觉。世界太荒谬，中国太荒谬，要经历多少灭顶之灾，才能使我们少一些或不荒谬？

救救孩子！

2008年5月31日后晌，阴，风渐起

本人秃瓢，如假和尚，加上一假道士，所以格外惹眼。小金发现几个特警正朝这边赶，就拽着我迅速脱离群众，溜之大吉。小金说：大庭广众下搞不成事儿。就原地寻觅一番，终于在七步之内，锁定一农妇，凑近搭话，不久竟姐妹相称，亲密无间起来。

我叹为观止。随之如哈巴狗，屁颠屁颠跟随两女人，绕开废墟，

绕开新闻焦点，缓缓走向镇外。路边的流水，比江河狭窄、却比江河湍急的流水，翻腾着，愤怒着。农妇说：这地震后的水，不晓得咋搞的，一天比一天厉害，如冤魂附体，令人不敢久看，更不敢像过去那样，站下去洗衣裳。小金问为啥？农妇答眼晕。那种漩涡，一圈圈，一层层，中央闪着学生娃娃的眼珠子。前两天，还有个倒霉蛋被扯进去，明明在靠岸的浅处，鬼使神差就叫扯进去，尸体卡在下游的水闸底，十几人耗半天才捞上坎。

一辆自行车飞奔而至，正要擦身而过，却被农妇抓住了龙头。车主是个黑炭小子，两眼骨碌碌转。农妇介绍说：这就是聚源中学初三的娃娃，传奇人物嘛，好多记者想采访他。小金乘机说：那我们也摆摆龙门阵？黑炭小子却使劲摇头，继而使劲挣扎。农妇火了：还想跑？天天骑辆破车，东窜西窜，月球去不去嘛？我说：放他跑罗。估计得了地震病，要狠跑到奥运结束才刹得住车。

目送黑炭小子去远，农妇才回头叹息说：这娃娃，逃学、打架、打电子游戏，还不服管。学校头痛，刚要找家长商量，是否转学？可地震来了。老师叫趴下别动，百分之九十九的娃娃都乖，都趴下别动；就他一个蹦起来乱动，冲到窗边，扯下衣裳裹住手，挥拳砸碎玻璃，呼的跳楼了。就在那瞬间，楼塌了。他的同学，六七十个，统统压里面，就他没事儿。他跳两层楼，却饿狗一般，翻两个滚儿，擦破一点皮,损失几根寒毛。我唏嘘说：调皮捣蛋的救命天性！将来他肯定大有出息。农妇摇头说：鬼晓得，地震都过好久了，他还在躲地震。不说话，对自己父母都不说话。除了吃饭，就是骑车乱跑。在人缝缝里钻，却怕人，谁要是盯住他看两秒钟以上，就慌了，赶快逃。嘿，没做贼没欠债嘛。脑壳有问题嘛。

不知不觉拐进一条村中土路，绿荫深处有农家院落。农妇带小金先入，沟通顺当，才招呼我跟进。主人躬身相迎，我就势在乱糟糟的院墙边落屁股，感觉不太稳妥，便提出进屋交谈的非法要求。主人摇头，有气无力，稍后我才认清，蛛网般的裂纹已爬满所有墙

面。女主人说：自从儿子没了，我们一直住塑料棚里。

简单寒暄，简单自我介绍，然后冷场。然后就硬起头皮，开始工作。小金悄声感叹：老威的脸皮真厚啊。我充耳不闻。不少赤腾村民环绕四周，其间，有叫童书林的男性村民多次插话。

老威：你叫朱继东？聚源中学 2008 届 1 班死难学生朱启顺的爸爸？

朱继东：对的。继承的继，毛泽东的东。

老威：一听这名字，就晓得你生于文革。

朱继东：1969，中共 9 大召开那年。

老威：计划生育搞得很厉害吧？

朱继东：对，从我出生到我儿子出生，计划生育都搞得厉害。所以我 39 岁了，按政府的规定，只要了这么 1 个娃娃。16 岁就长到 1 米 72，会弹吉他会唱歌，浑身的艺术细胞。哎呀，今后咋办嘛？

老威：再生罗。

朱继东：打击太大，人疲软了，不晓得还有没有能力。收养呢，不是亲生的，更痛苦。

老威：老兄啊，不能钻牛角尖。

朱继东：我已经在牛角尖里，退不出来。黑夜白天，睁眼闭眼，都看见我娃娃。不晓得是不是梦游，每天 3 趟，不知不觉就去聚源中学那边，守着一堆破烂，经常半夜三更还蹲在那儿。好多家长，和我差不多，有时候，特别在月光下，突然碰面，真要骇一跳。你想想，有影子冷不防从废墟内冒起来，你哆嗦不？

老威：然后呢？

朱继东：哆嗦过了，就觉得空虚，哭，又没泪水，眼珠子痛。

老威：地震发生你在哪儿？

朱继东：我在河边喝茶。许多村民，打麻将的，钓鱼的。突然就摇起来了。水浪一下子，射得比人高。桌面的茶杯是落地了，可我还坐在椅子上。我站起来，不是因为地震，而是因为中学垮了。轰隆！轰隆！两股白烟，不，两股黄烟，平地而起，十几米，不，二十几米，像原子弹爆炸，一砣蘑菇云，喷泉一样翻，把太阳吞了，整个聚源镇都天昏地暗。灰尘如下雨，从河对岸哗哗扑来。我吃了一嘴一鼻的土。

老威：你当时就晓得中学垮了？

朱继东：反应还没那么快。这边房子都没倒嘛。可愣了 10 多分钟，大家就不约而同绕过河，朝聚源中学跑。拢教学楼，已经太晚，乌烟瘴气中，好多娃娃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爸呀妈呀，痛死人啦。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种人间地狱，顿时懵了，不晓得该救谁。跟狗一样，手脚趴在地，这儿刨几下那儿刨几下，不起任何作用。

老威：无组织啊。

村民童书林插话：无组织。逮谁救谁。全镇都出动，我们迎祥村，男女老幼都第一时间出动，有个小儿麻痹症，也跪在地上，一只手帮着清废渣，弄得鲜血直流。哎呀，数不清的惨叫！当时活着的，至少上百。那些洞洞、缝缝、角角，都有声音传出来，都有手和脑壳朝外伸，外面喊里面叫，母子连心父女连筋，可又能救得活几个？有的娃娃痛急了，就在下面扯裤脚，甚至抱腿杆，莫办法，才转眼，才说喂点水呢，那脑壳一耷，完蛋。妈的，太原始，虽然人密密麻麻，乱晃，但缺工具。成块的建筑垃圾，一般农具不顶用，还好，有本地私人老板，急火火开来两辆吊车，挪动预制板，才救出些娃娃。

老威：成活率有多少？

童书林：不好说。总之，开头 4 个小时的群众自发抢险很关键，

起死回生最多；后来的武警救援、政府组织救援，电视台、中外记者全跟进，雷声大，阵势大，感动中国的场面多，其实没掏出啥子活的。因为动作太慢，看客太多，能插手帮忙的少。想帮也不行嘛，为安全，警察要赶你走开。哎呀，3 层大楼，不是偏着倒，而是一叠叠，直接下压，像夹心饼干。垮塌灰尘腾空而起的刹那，大半娃娃都完了。呛死的，挖出来后，一个个口鼻堵满灰。剩两三个命大的，铺垫一大堆短命的，扒开死的，底下又有活的。我的身板好，负责背人，起码背了十几个，从头至脚，又是血又是汗又是灰，肩背结了厚厚的、整张的痂，后来用小刀子刮。真的，用小刀子刮一层，再打肥皂洗。好多天了，血腥味儿也去不干净。胶鞋，胶鞋都灌满血，鞋帮浸透了，跟巧克力一个颜色。我梦见自己光溜溜站在巧克力中，娃娃们都喜欢吃。好多个梦中，我都在背人，累得手脚抽筋，神经抽筋。挣醒转来，还喘气。唉，有点缺钙了）

朱继东：老童是救援主力军。我不行，太疲软，几上几下，人就虚脱。莫出息啊，连亲身骨肉都救不了。找到，却救不了。3 块预制板，横竖压住他的下半身，刚巧我边喊边走到那儿，底下就有只手扯裤脚，叫爸爸。我蹲下，探半个脑壳进缝缝，抹抹他脸上的灰，果然是启顺！基本没伤，就下巴有点青。娃娃很坚强，还替我擦眼泪。我急得使劲拉他，不行，就在四周胡乱扒拉，指头磨穿了，没效果。娃娃说：爸爸，我痛，你快找人来！接着气就紧了。我转脸四处喊人，大家都拢来，可莫办法！预制板太重了，动这块，说不准那块又扎下去。就这样磨蹭半个多钟头，启顺意识就模糊了，脑壳支撑不起，我拿瓶水喂他，已咽不下。嘴唇湿的，下巴湿的，他头一栽就去了。又过好久，才将他掏出来。我蹲着，心想无论如何，要把他亲自背回家，可才起身跨两三步，天旋地转。还是老童把娃娃接过去。哎呀，我啪啪打自己的嘴巴，莫出息嘛。莫出息嘛。

大约 6 点，武警才赶到，废墟还是废墟，娃娃已死得差不多；温总理来，催人泪下呀，可惜几百娃娃永远看不见了。我很惭愧，

没气力参与抢救，总想着以往，对娃娃要求过严，学习、生活、娱乐，都卡得死死，连娃娃的未来都安排妥了，初中毕业，就跟我去福建打工，搞绿化，来钱快。

老威：你是职业园丁？

朱继东：不。绿化公司揽下的活路，转包给我们干。启顺聪明，肯定是我的好助手。这下全泡汤了。挣钱有啥子意义？他的爷爷 80 多，老是说孙儿划不来，作业作业，竞争竞争，从来没疯耍过。唉，启顺启顺，生前没有疯耍，死了，化灰了，我们就把你一把把放进水里，漂去嘛，出远门嘛，想要多久？一两年、两三年？要得。随便。只要莫埋怨爸爸妈妈。

老威：路还漫长，老朱。

朱继东：所以还要熬，还要向政府讨个公道。钱是小事，我们要追究的，是豆腐渣工程，聚源镇内没垮啥子房，聚中教学楼偏偏垮掉！

童书林插话：我和老朱都是聚中毕业，晓得教学楼是 86 年建的，钢筋、水泥都不达标；96 年，生源急剧扩大，在 2 楼上面又叠加成 3 楼。这一来，莫提抗地震，就是风刮得稍微狂，房梁也嘎吱嘎吱摆。）

老威：政府方面怎么解释？

朱继东：没得解释。大小官员统统不露面。快 20 天了，他们才来过一次，呆几分钟就找借口溜，生怕被扣下作人质。以前多威风八面啊，官怕民，这还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死了人，才明白党靠不住，没啥子靠得住。如果早醒豁，就不管他妈的计划生育，趁年轻力壮，先多生几个娃娃摆在那儿。罚款算个逑！至少不会落到这般惨境！

2008年5月31日傍晚，阴阳天，风夹雨

结束对朱氏村民的拜访，我们匆匆折回聚源中学附近，寻觅我哥大毛。暮色渐起，群众四散，却仍有不明身份的三二摄影客，盘桓不归，终于遭到外省特警和本省武警的合力驱赶。

我在马路中刹步旁观，短暂的警民纠缠后，是更短暂的空寂。不料懵懂之间，响一声闷雷，天在我的头顶划分为青红，风一阵雨一阵，来得蹊跷，不过分把钟，我的左肩干燥，右肩却水透。再朝纵深眺望，百米外的中学遗址早已雨幕重重。其中似乎有谁在喊：回家吧回家吧。我一愣，就见小金把住我的胳膊问：老威你嘀咕啥呢？

我啥也没嘀咕。于是再走，才几十步，风雨骤然打住。一道彩虹平地腾空，越过无数屋脊和树丛，降临等待着拯救的废墟。我正要感叹造物主的奇观呢，时断时续的哭泣竟自路基下袭来。转眼瞅见，三妇女坐在危楼和抗震帐篷环绕的空地里，一个在仰天号啕，另两个开解无效，只得默守左右。小金咔嚓两下，说距离太远，我们过去嘛。我有些迟疑，怕如此突兀介入，会招惹意想不到的麻烦。就打电话给大毛，企图转移录音资料。不料小灵通根本没信号。

我们还是来到号啕者身边，呆立五、六分钟，没任何插话机会。接着，我凑近拍摄了她的脸部，披散的额发，箍住下巴的口罩，树根般的青筋，半闭的眼，颤动的睫毛，还有一个劲儿抽搐的嘴角及干涩的尖牙。这个万念俱灰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哭了，可还在哭，还在哭。还在用整个身体，用五脏六腑，将她的憋屈朝外压。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她不断地重复着，时高时低，时弱时强，完全沉浸在自我的幻境内。据旁观者说，她已经哭了两三个钟头，已经喊了两三千遍“我的幺女哦”。

我不由惊骇，想起近三千年前的忠臣申包胥，为光复楚国而哭秦庭，七天七夜，“泪尽了，继之以血”，也不过如此。小金说：这

样哭下去，会要命的。就伸手把住她的胳膊，连叫几声“大姐”。对方充耳不闻。小金又抚拍她的脸颊和后背，不料对方受惊似的，猛地抬高嗓门，连拍大腿，又一声“我的幺女”。而后，将哭腔提到最高，震耳欲聋，又嘎然而止，留半秒空白，再蛇一般贴着树干下滑，直至化作喃喃细语。我把耳朵贴上前，企图分辨那种呢喃，那种阴阳相隔的母女谈心，可转瞬间，她面条一般瘫软在椅背。

小金急坏了，转身四处寻水。平时动作迟缓的她，此刻如乱窜的耗子，出入了好几个帐篷。里面住着聚源中学的部分老师，或许还有个别领导，因为书桌、电脑、生活用品都齐整。小金摇晃着 5 元人民币，连问若干遍“卖水吗”，都没人搭理。甚至还有好些东躲西藏、在帐篷间捉迷藏者，令小金情绪陡然激动，竟拽住其中一人质问：你是人民教师吗？那边有个学生家长快哭死了！不料回答却是：关我啥子事？小金说：你就不可以过去关心一下？假装关心一下也行嘛。

正相持不下，我赶过去解围。小金也从心软的某某青年老师手里，弄到 1 瓶矿泉水，折回来，凑拢号啕者嘴边。她咽了两小口，就推开了。小金乘机搭话，要了她的名字和电话。

我是个阴险的记录者，我的录音机始终开着，不知不觉，磁带满了，我翻面再录。我录了 45 分钟，除了哭，就是“我的幺女”。之后的十几天，我数次回放，数次呆如木鸡。我写不下去。他妈的，我这以拆卸文字为生的老手，真写不下去。

我面对的是一段朗诵，一幕戏剧，或一句台词。我的幺女哦，她哭着，变幻了几十种腔调，穷尽了汉语和英语，以及它们蕴含的所有意义。我的幺女哦，她哭着，喉咙扯破，扯哑，扯得不像个女人。婴孩的啼哭，老人的哀哭，我曾访谈过的职业嚎丧者的技术性干哭，在地上和天上、在祖国和家中均无路可走的无奈无泪之哭，全发自她—— 一个痛失爱女的母亲的胸腔。

6 月 5 日，我们重返聚源，几经曲折，终于在镇外两三公里的

普星村，与这个叫陈兰的 37 岁的妇女重逢；终于晓得她的女儿陈凤，16 岁，聚源中学初三九班学生，于 2008 年 5 • 12 日下午死于地震。

她仍以顿脚号啕作为开场白，跟着才是断断续续的回忆：

我的幺女哦！以前放学回家，一进门就喊妈，就喊肚子饿，妈再忙，也要给你弄吃的，因为妈只生了你一个，党和政府要求计划生育，妈也只敢生你一个。眼看快成人了，快成懂事的乖乖了，地震来了。妈不怨天不怨地也不怨学校老师，只恨那个豆腐渣工程，毁掉我的幺女。呜呜，妈的下半辈子咋个熬？咋个熬？

老威：地震瞬间你在哪儿？

陈兰：在家。天摇地动没多久，大家都朝聚源跑，我们也跑，普星村的娃娃都在那边读书。村里的房子没垮几间，可学校垮了。等我们跑拢，现场已经围满家长。灰尘弥漫，跟下雾一样，隔几米就认不清人。废墟里在喊，废墟外在叫，儿啊妈啊爸啊女啊，高一声底一声，哎哟连天。我也扯开喉咙，才喊两声“陈凤”，就呛了满口灰。我弓下腰，血都咳出来了。稍后，神志有点不清，好些娃娃被掏出来，有死的有活的，出土一个，我就猛扑过去看。我没有参加救人，我只想我的幺女。整整 4 天 4 夜，我都守在那儿，没吃没喝，连晒太阳淋雨都没感觉。我就晓得到处看娃娃，废墟掏出来的都挨个看了，又去操场坝子。尸体两三排，密密匝匝，我从头至尾，揭开布认；再从尾至头，反认回来。没有。我累得站不稳了，可能倒下去，又可能没倒下去。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你妈想一直喊、一直喊，就是阴曹地府也要把你喊回来，可是没得劲儿了，连闭没闭眼都不晓得。

老威：找到女儿了？

陈兰：当时太乱。我和老公才两双眼睛嘛。掏了 4 天，政府就宣布废墟里没人，停止挖掘。为啥要停止？好多娃娃还没找到。可

校长和镇长、书记都打保票，废墟翻遍了，没找到的算暂时失踪，也许死也许没死。当兵的我求了，当官的我求了，我都给他们下跪磕头了，我一小百姓，大字不认两箩筐，就这点本事。随便摆布嘛，父母官哄娃娃嘛，人家说，你咋个像乌龟，只把绿豆眼珠子集中在几寸以内？那么多医院寻过没？那么多火葬场寻过没？搞不好，你家娃娃正躺在某张病床上输液呢。

老威：有道理啊。

陈兰：记得 4 天 4 夜没闭眼。可神志有点不清。万一闭了呢？万一闭眼就滑过去两三个钟头，人家就不知不觉把我幺女掏出来，开车运跑了呢？还有，万一看花眼了呢？娃娃们出土，都是血啊灰啊，断腿断胳膊啊，脸压歪的，下巴打脱掉的，最惨是 1 个人断成 4 截，家长翻半天，才把脑壳、脚、身体找全，拼拢来，还缺 3 根手指头。两三个人压成一块的都有，掰不开，比肉饼子还紧。我的幺女没在里面嘛，死活都得找嘛。

老威：医院、火葬场哪么多，大海捞针嘛。

陈兰：也有家长看电视、报纸，登寻人启事，上网认照片。我们文化低，性子急，笨，就一家家跑。从聚源附近的火葬场，到都江堰范围内的医院与火葬场，再一步步扩大，都江堰周边，郫县、温江、双流，还有崇州。

老威：有必要跑这么远？

陈兰：跑拢阎王爷跟前都愿意。

老威：你一个人？

陈兰：还有同村的高兴富。哦，老高在这儿。他的老婆叫孟双琼，与我同岁；他们的女儿叫高娟，在聚源中学初三八班，与陈凤同岁。

老威：一个妈一个爸，都失去了女儿。

陈兰：所以一块上路。先是乱走，然后是骑摩托，然后是花钱

雇一面包车，天天起早贪黑跑。不仅都江堰内外，连成都市内外都找个遍。

老威：直接撞病房？

陈兰：病房也看，过道也看，还有帐篷，一个个认。所有医院都在接收地震伤员，名字贴在门口，密密麻麻的，我们要仰起脑壳查半天，颠来倒去，没有；不相信，又去办公室查；再去，再去，最后，不晓得去啥子地方查。总在赶时间，一天少说要跑七、八处。有一回，我走了眼，把正在输液的一女娃认作陈凤，欢喜疯了，揪住就喊“我的幺女”，直到人家惊爪爪地叫“鬼啊鬼啊”，我才醒转来。上高级厕所照镜子，才见自己披头散发，满脚泥巴，眼眶青的，眼珠子又是红的，下巴尖如刀，比冤鬼还凶哦。也顾不得了，洗把脸继续跑。温江的火葬场，最大，比成都东郊和北郊的都大，比最老的磨盘山还大。我们在里面兜一圈，要个把钟头。搞不赢哦，平时 20 多分钟烧 1 个，这时 10 来分钟就烧 3 个，还得加班加点。人比柴火还不值钱，一口气塞进两三个，才关 1 回灶门。

老威：谁是谁的灰呢？

陈兰：都是学生娃娃，谁的灰不一样？废墟下没掏出来的，也一样嘛。我们把没来得及烧的，都翻转看了，怕不清楚，就弄水来，擦擦脸再看。臭也不顾，烂也不管，只晓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哎哟，白天忙，有事做，有盼的，还好些；天一黑回家，我就抓狂。饭桌、碗、盘子、床、板凳、门槛，都见不得，都是我幺女用过的。她好像还坐在我的身边，还在喊妈，脆生生的。老公劝我，不吃不睡咋个嘛？我就睡嘛。迷迷糊糊，觉得睡了好久，可一惊醒，才几分钟。几分钟过生死关，白头发都钻出来。幺女哦幺女哦，我河翻水翻，找了你一二十天，没得着落；我还想再找一二十天，钱有啥子嘛，大不了倾家荡产嘛。

老威：你们找人花了多少钱？

陈兰：好几千。直到今天中午，聚源中学出了苍蝇，我是说，废墟上出了苍蝇，像整整一块地毯，指甲盖大，全是绿头的，密密钉死在那儿，哄不飞。有人猜有上亿只，或者等于全中国人民的数量。于是，马上报告学校和镇政府。他们还不信，还咬个卵犟：不可能！绝不可能！我们家长把书记团团围住，大吼大叫，快动手了，他才害怕。当场打电话给上级，调动武警和机器。

老威：我闻着味儿了。

陈兰：这么多天，这么高温，雨，太阳，当然有味儿。挖掘机一铲子下去，苍蝇轰隆一声，爆炸开。第二铲子，人就起来了。不是一个，是两个，抱成一团。已经烂透了，剩两个骨头架子抱成一团。妈呀，我咋认得出来？我咋敢说这是我的幺女陈凤？可人家叫我去认，那些当兵的，戴着大口罩，还受不了，还被熏得流眼泪，还等着我过去。妈呀，真是我幺女！脸认不出，身体认不出，可腰杆上扎的黄颜色皮带，是地震前几天才买的。妈呀妈呀，我顿时就昏过去了。

老威：没签字么？

陈兰：记不得。老高也在场。我和他一块东跑西跑白跑黑跑，结果两家人的女儿都埋在原地！陈凤和高娟，一样大一样漂亮，死成一团。身体都没伤，如果掏得及时，她们都不会死！我的幺女哦，你咋不托梦给妈呢？

你做鬼，也不要饶过害死你的人！你都变成这个样子，他们还怕麻烦，不想掏，这叫啥子人民政府？如果当官的死在里面，你看他们掏不掏？掘地三尺，捅穿地球，他们也不敢不掏。

老威：还有娃娃在废墟里么？

陈兰：不晓得。没见尸的都叫“失踪”，快 20 天了，还有十几个娃娃失踪。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早知你这么惨，还不如没生下来就失踪……

2008年6月1日，晴

接《底层》英文翻译老黄的越洋电话，告知《巴黎评论》即将登载我写的大地震专辑，不禁心潮起伏。自 2005 年秋季号以来，这是该刊第 4 次推出我的作品。

4 月初，《底层》选译本《THE CORPSE WALKER》，意为《吆尸人》，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前夕，我曾手写了一封给《巴黎评论》主编菲利普（Philip）先生的致谢信：正值清明节，正值中国千家万户焚烧纸钱、祭祀亡灵、追忆祖先的时令，我却很遗憾通过这种"万里传书"的方式，向您表达由衷的谢意。因为没有你的慧眼相识，没有你和《巴黎评论》极有权威的不懈推介，也就没有我和黄文合作的这本关于中国底层的英文著作，在如此好的兰登书屋，恰逢其时地面世……

我们这代中国文人都晓得《巴黎评论》，它由大诗人庞德和艾略特创办，曾发表过《荒原》《四个四重奏》等无数文学经典，迄今快 90 岁了。我居然与此独一无二的文学寿星结缘，简直跟做梦似的。

其实没做梦，海内海外、明里暗里，不少朋友都曾推波助澜。我应该记住这些名字：康正果、苏晓康、王力雄、梁晓燕、陈迈平、蔡楚，还有最早为《底层》国内版付出惨重经济和安全代价的周忠陵和马松。

2008年6月2日傍晚，晴间阴

瘦子朋友老王登门拜访，还夹带一胖子灾民老李，我估计有不寻常故事，忙请茶请饭。

在江安河边的小馆子，酒醉得颠三倒四。胖老李竟趴在桌面哭。

我晓得他从北川县城死里逃生，能够理解，就边抚拍他的背，边得寸进尺地掏录音机。不料却被瘦老王阻止：家没了，帐篷无休止地住，好不容易出趟门，放松一把，你又把你的特务装备拿出来！

我干笑两声，端酒自罚一杯，乘兴问道：他家有几人遇难？

老李收泪，答 3 人。意料之中的我连连点头，就按套路继续问：地震发生时你在哪儿？

老李答床上。赤条条的。楼猛地晃荡几下。我只来得及把旁边的裤子抓手里，房梁就塌了，床也抖散架了，室内的空间眨眼就变成三角形。我打一个滚儿，挤进卫生间，活埋两天半，被救出来。唉，正要去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诗会呢，没想到嘛。

我们又干一杯，再次为老李压惊。氛围升温之际，我接着问：听口气，你是一个人在家睡午觉啊？

老李答一个人。老婆上班，儿子上学，老丈人串门，我在文化单位，属半自由职业。结果他们 3 个好人都掉进鬼门关，留我一个坏人在人世。

你不坏啊。内心如此软弱，真不坏。我说。

吃喝嫖赌样样沾，还不坏。他说。

男人都这样嘛。你算个耿直人。

狗屁文章狗屁诗，我都写，只要有腐败的机会，挣松活钱的机会，你让我干啥就干啥。试不试？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喊一声 10 块钱，你给 100 块，我马上喊 10 声。蒋介石万岁万万岁也可以，给钱，也喊。夜总会嘛，开始去还不好意思，经常去就随便了。我就是在风月场合认识小马的，才认识就发生关系，谈不上感情。有感情是几个月之后了。北川是个小县城，谣言传得快，虱子没过两三天，很可能变大象，所以我和小马都比较谨慎，偶尔在街面碰见，也不打招呼。在三陪小姐里，小马算有情有义了，从来没有介入我家庭的丝毫苗头。

哦，我明白了。

哦，你明白啥子？

地震时，你不是一个人在床上。

对嘛。

你们正在干那事儿。

对嘛。

就山摇地动了。

对嘛。

听起来像在编小说。

老婆儿子 2 点钟走，小马 2 点 15 分来。

既然你们有感情了，还给钱么？

当然给。人家做这一行。不过小马从来不多收，我多给，她还生气。

可电影演的，不给钱才叫爱。

又占便宜又卖乖，给不给人活路嘛？家庭也得花钱。男女关系，轻松自然最好。给钱就是买个轻松自然，拿小马的话说，有感觉又有钱赚。所以我才敢偶尔让她进家门。那天我们还躺在床上聊天，搂搂抱抱，跟谈恋爱似的。情绪调动得差不多了，地震就来了。

色胆包天哦。

女人的灵敏度高，才颠两三下，小马就挣开我，喊地震了。床塌时，她已率先抓起衣裳，冲到靠阳台的卫生间。轰隆轰隆，6 层楼，积木一般垮塌。我们在 3 楼，眨一眼，卧室就成三角形；再眨一眼，三角形就像嘴巴一样，嘎吱嘎吱合拢。我相当于在牙齿缝里打滚儿，顿时遍体鳞伤，禁不住连连怪叫。多恐怖的怪叫！事前事后都发不出来，你让我现在模仿自己，也不行。

当时小马还站着，扭住卫生间门手，右腿已跨入。回头见我趴地下，立即过来拉扯。她酒鬼一般晃荡，她和墙、和家具一块晃荡，就那么两步路，起码走了两天或两年。她终于捞住我的手，本能的，我借她的手力，猛窜。我的脑壳如炮弹，咚的射开卫生间门。可是，小马却摔倒，我和她交换了位置。记得她吼了一声，楼板就下来了。

开头还看得清楚。白花花的裸体，刹那间就血淋淋。跟着，她被压了，被埋了，在残砖碎瓦中，她的双手乱抓，嘴巴大张着。此时我也顾不得羞耻了，拼足劲儿喊小马小马。她好像在回答！好像在回答！可是我永远听不见了。

这个河南的农村女孩，才 20 出头，不晓得咋个到的北川？不晓得老天为何要让她死在这儿？还赤身裸体。说穿了，我不过一嫖客，与其他人模狗样的嫖客没有本质区别，根本不值得，用她的小命换我这 40 出头的老命嘛。

我在卫生间憋了两天多，被解放军救出地面。我受的全是皮肉伤，养几天就恢复了。但是我一直都在流泪，从地下到地上，我一大男人，真成了见风流泪、望月伤情的林黛玉。

餐馆打烊了。我们买些白酒，换到露天继续喝。小金打电话说：又想当夜游神呀？我说还没到 11 点呢。小金说：你嘴里塞了根木头。喝得差不多，就回家吧。哦哦。我答应着，扭头又端起杯子，敬泪如雨下的老李。这是 5•12 以来的第一场酒，他说，语调已含混。

我如一头牛，将反刍上来的酒饭硬咽下去。我笑道：世间哪有你这么肥的林黛玉？况且，你为谁悲伤嘛？小马？老婆孩子？

老李愣了愣：为谁悲伤？没想过。老婆孩子固然惨，但北川人都惨，失去几个、甚至十几个亲人的家庭家族，多如牛毛。将来在废墟中立纪念碑，我老婆孩子的名字会刻上去。可是小马，因为她不见光的职业，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将会被省略掉。

你会记得她嘛。

只能在灵魂深处了。

她的尸体呢？

留在原地。

你得救，没让人掏她上来？

我不想亵渎她。

你担心自己丢丑吧。

都死过一回，还有啥丑不丑。

是嘛，人都是光溜溜来，光溜溜去。

可人需要衣裳，需要伪装。哪怕我光溜溜上地面，手里还死死抓住自己的衣裤呢。我不可能告诉他人，身边不远，还有一个……

可怜的小马。她失踪了。喝酒喝酒。你看吧这匹可怜的小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财主要把它卖了去……

俄罗斯的《三套车》，中国几辈人都会唱。唉，如果小马还活着，我一定娶她做老婆，反正我的原配老婆没了……

2008年6月3日，晴，闷热

中午醒来，头疼欲裂，小金说我青面獠牙，像个地震鬼。我心不在焉地点头，还念了杜甫的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跟着咕咚咕咚灌水。跟着才记起昨夜的朋友。问小金。咋不吭气？我嘀咕道，不吭气就算了。

算了算了，小金接茬道，房子也别装修了，像你这种臭烘烘的野狗德性，只适合与别的野狗睡大街。

狗跑再远也要归窝，我急忙声明，坚决不睡大街，特别是地震

之后，兵荒马乱，更不能乱睡。

还嬉皮笑脸！对生活的态度不端正，哪个女人受得了？老威啊，你要汲取两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少些破罐破摔的底层习气，少些老不正经，多些体贴，多些浪漫，多些暖心的话。女人嘛，不容易满足，又很容易满足。老威啊，难道大地震也不能让你开点窍，至少在现实里不那么白痴？

女人总是唠叨的，唠叨的女人总是正确的。我想。于是缴械投降，并保证一会儿就买玫瑰花回来献上。小金更生气：你买花？偷花还差不多。我说：那就买馒头，地震灾区嘛，缺的就是白面馒头。

斗嘴正上劲儿，手机却响了。竟然又是故人——上世纪 80 年代初教我驾驶大卡车的老师。叫王延军。晃眼 10 多年没见面，他在冥空那一端发感慨，廖亦武，你变了没？

恍若隔世。我本想问：同 20 岁，30 岁，还是 40 岁的廖亦武比？同前年，昨年，还是昨天的廖亦武比？却吱不出声。

还写诗哦？我可是你最早的读者之一：夜，宁静，哑巴星星，散乱音符。我的手伸向天空，指缝间流出狂热的旋律。还有：一个人，或许能得到，世间稀有的珍珠；却不一定能得到，一棵小草的灵魂。

哎呀惭愧！我全忘了！现在，二十层垮塌楼房也压不出我一句诗。

太谦虚了。那么，我们见一面？

好嘛，见一面。

明天？

明天。

2008年6月4日，晴，闷热

下午两点，从温江乘车至西门王建墓，突然记起，8 年前，天气同样闷热，我也在同样位置，与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知音康正果初次碰头。后来发生了很多事，一言难尽。直到前不久，老康还寄来鞭策的信，其中说：写作的路还长，这是你终生的事业。已经完成的就

扔到脑后，由书市和读书界热闹去。作为作者，你还是努力阔步向前，少频频回顾和沾沾自喜为好。

人流滔滔，车海茫茫，蓦然见街对面有手在挥，却是比大个子老康矮了半截的老王，我 28 年前的卡车教练。老王是高干子弟，家住邻近的某某老干部疗养所，军事管制招牌，持枪武警门岗。我和小金初来乍到，闻矮楼之间，林子深处，竟有鸟儿啁啾，不由啧啧称奇。老王投其所好，领我们直抵林荫下，刚落屁股，右侧的抗震帐篷内就钻出与我类似的秃瓢，满面堆笑。老王说：这是乐林，我的朋友，你的读者。

我有点诧异：20 多天了，闹市中央还有人住帐篷？

老王说：乐林的窝在青城后山，被地震毁光，只得落难到我家楼下。

我上下打量说：这位老兄慈眉善目，大耳肥头，不像个灾民样子。

老王说：见笑了。乐林跟你一样，斯文人嘛。接着就拿出相册，让我一页页翻看乐林山庄：曲径通幽、小桥流水、琴棋书画，好个世外桃源！乐林叹息：敝人在此隐居 25 载，除了读几页书，画几笔画，种几棵竹子，就无所事事。不料眨眼间仅存南柯一梦！

我安慰说：人还在，就从头收拾旧山河嘛。

乐林说：山体松散，无法收拾了。

我本想继续放高雅臭屁，称“真正的逍遥刚开始”，却顿口无言。乐林遥指帐篷那端的白发婆婆：我妈，70 多岁，能言善道的老人家，一地震，就失语。20 多天过去，平均 1 天不到 3 句话。也不敢住房子里。我说没事儿，儿子和你同住一间屋。可等我一觉醒来，她已经坐到露天了。

我说：人不吱声，就跟影子似的。

乐林连称对对，李白写过“对饮成三人”。我妈虽不喝酒，但在山庄亲历地震，也相当于暴饮了 60 度以上的烈酒。幸好她在室外，死搂住一棵树。抖抖抖，所有房子都倒。轰轰轰，几面山都放炮。山体滑坡，一浪盖一浪，卷得昏天黑地。我妈说泥石流差点擦破她的鼻子尖，我说不可能，那山到这山的直线距离至少几百米，我妈就再不吭气了。

然后呢？

然后她就朝外山走。几个老太太，走了六、七个钟头，筋都缩了，腿都瘸了，还碰着好几具砸得稀巴烂的尸体，才抵拢灾民集中的泰安古镇。我是从外面赶进来，重逢她的。平时个把小时的车程，这时却千难万险，像孙悟空西天取经。

对嘛，难怪老人家要住帐篷。

对嘛，1976 年唐山大地震，她就住过帐篷。

唏嘘之余，我转头与老王叙旧。我说今天是六四。老王点头：晓得，你这种被打下烙印的反革命份子，肯定不会忘掉。我说：哎呀，19 年了！三四年的头上，我还在坐牢；五六年的头上，警察在我门口站过岗；七八年、八九年的头上呢，还有些个人或集体的缅怀活动，比如上书、签名、烧纸钱、点蜡烛、写诗、朗诵、接力绝食等等；10 周年，我还重温《大屠杀》，冲着电话上窜下跳，自由亚洲电台直播。接下来就有些疲软。老了，不够冲动了，犯不着像个戏子，每年必须熬到这天，才憋足劲儿，盛装出镜。记得老诗

人孙静轩，害癌症死的那年，大约 2002 年，六四，一早就痛醒了。于是就打电话，劈头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他打了十多个电话，接听者都是诗人、作家、社会名流，答案几乎是：什么日子？端午节。吃粽子嘛。也有深刻点的：划龙舟，纪念大诗人屈原。嘿嘿，只有我回答正确。可惜在中国文坛的分量又不够。孙诗人很遗憾很愤怒，当即宣布要上街举行一个人的游行，示威口号就是“杀人啦杀人啦”、“忘光啦忘光啦”——但是他已经病入膏肓，下不得楼。他责令我，务必半个钟头以内赶到，协助他完成这次临终壮举。我迟疑片刻，就一声不吭放下话筒。万一他死于大街，我岂不成了杀人犯？

老王肃然起敬：这才是真诗人嘛！该得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家的确拜访过瑞典，当西方记者问及中国作家中谁最有资格获诺贝尔奖时，他响亮地喊出：我。孙静轩。

太惭愧了，1989 年我已下海，这些年起起伏伏，更辨不清方向。1990 年，你们东窗事发，我还专程去重庆探监。啥子东西都送不进去，我只得委托看守所的朋友多多关照。廖亦武哦，你真是命大，肯定比孙静轩命大，听说你疯了，还自杀过。

莫提了。据说万夏 92 年出狱，还到海南岛找你？

一起呆了几个月，这家伙也是天才脑壳哟。

万夏比我聪明得多。他现在发财了，晓得不？

晓得。你的同案犯都做书商，都发财了。

还有巴铁和苟明军没发财，在原单位挣工资，打点小麻将。

正闲扯呢，老王的六妹来了，抽烟喝酒侃思想的豪放作风，一接头，也算六四亲历者。那两年刚好在北京办公司，与多如牛毛的作家同志混过，她说。我也参加了拦军车、扔砖头的群众运动，后来打死打伤许多人，我们又帮助搬运。根本无法统计！他妈的，大街、围墙、医院病房和过道，活的死的半死不活的，混在一块，咋

个统计？再后来，开始清理暴乱份子。上面命令，医院要对每个病员，作真姓实名的登记；特别是外伤者，必须马上报告。可是那些医生护士啊，真勇敢啊。我们送人进屋，一检查，有可疑伤口，当即就处理，所有过场免掉。麻醉、开刀、取东西、缝合、包扎，完了还塞一大包药，叮嘱赶快回家躺着，别出门了。谁也不问谁是谁，对视两秒钟，全明白。抽屉内摸出事先填好的诊断书，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全编好。你不用担心被出卖，哪怕悬赏 100 万，这儿也没人出卖你。民族精神啊，老廖，普通人胆敢反暴政，才称得上民族精神！《辛德勒名单》就这样拍的嘛。

对对。我点头赞同。1990 年初，我们在重庆拍《大屠杀》的姐妹篇《安魂》，影片摄像是老山前线的战斗英雄。开中饭，他在食堂狭路相逢几个因镇压六四暴乱而免试入学的战斗英雄，言语一冲撞，就大打出手。我们的摄像怒骂：老子们立功，好歹干的是全副武装的越南人；哪比得上你们“共和国卫士”啊，干的都是中国人，还手无寸铁！

对对。王六妹激动万分。当年人人都有这股子血性！连我爸那代老红军，背地里也骂，觉得丢脸。唉，时间拖久了，血就淡了，民族精神也变质了。张艺谋拍《菊豆》之后，就挥刀自宫，然后把斩断的那话儿献给党。他的弯子转得快，转得陡，他比别人先感动党，党就吹他捧他，以亿万银子为他铺路，让他进军国际影坛，进军高科技，进军房地产，大师，超大师，奥运会的总舵爷，民族精神的总代表。他妈的，张艺谋也经历过六四啊，咋个这么像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呢？

日头偏西，老王在树荫下摆开家宴，宾主十几人参与大吃大喝。酒也分红白啤 3 种，任挑。我兴致高涨，没几杯就微醺了。我开始念叨在云南采写《最后的地主》的漫漫时光，两年下来，鞋底磨穿 3 双；驻扎在苍山下码字，除了吆喝一条叫“球球”的小狗，整日整夜没人说话；大年初几发高烧，还躺在客栈里看《西藏渡亡经》

的影碟呢，浑身冷一阵热一阵，感觉灵魂硬要出窍，脚又被啥子东西给绊住。

老王嘿嘿捧场：灵魂的脚被绊住？分明是大麻语言嘛。我也在云南跑了几年，就不晓得啥子“灵魂的脚”。

你过于敏感了。

我不敏感。我在那边搞过戒毒所，晓得毒品给人的快感，胜过性爱数倍，瘾君子们有了药，就如马克思所说，失去的是人生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幻觉大哦。照此推理，《共产党宣言》岂不成了《吸毒宣言》？

有道理。难怪老革命们一谈起战争，冲啊杀啊，都有程度不同的中毒症状。

我曾被江湖中人在酒里下幻觉蘑菇，几十分钟后，发作了，眼前不断出现真空，人脑如电脑，频频刷新。可怕，又无比兴奋。刚记起小时候，看阿尔巴尼亚电影，时光立即就拉回去，我立马成为游击战士，与电线杆子后面的德国鬼子开打，啪啪啪，我半秒钟就射穿了上万钢盔。超人哦。我喊叫着回到屋内，在茫茫一片狗吠中，开电脑，瞪显示屏，我要写诗了。六四凌晨我写过《屠杀》，眼下，情景重合，但比年青廖亦武更愤怒，更有灵感，能在瞬间刺穿年复一年的遗忘或绝望。我要在下半夜唤醒我的冤魂我的良心我的读者我的听众我虚拟的舞台！于是劈劈叭叭敲字，鬼使神差，乱七八糟，这朋友那朋友的，如酒醉的妓女跟嫖客攀关系。当真，诗句猛然来了，陶醉醉，麻痒痒，射精一般：

我是一个愤怒的戏子。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愤怒的戏子。

我们的什么生命无所谓？问号问号问号？？？

我们的死了无所谓。湖泊下去，活下去！！！！当你活不下去的时候，你要想到活下去！！！！当你哭泣的时候，你也该想到那么多的那么多的冤魂、那么多的

冤魂在一起哭泣。我们不孤独，我们不孤独。明天太阳，明天还有太阳。太阳，杀死我们的、烧死我们的太阳，我们从 1989 的黑暗里感觉到讨厌的太阳，怕死的太阳，冷得发抖、、、、、、的太阳。被冤魂所缠绕的太阳。我们感觉到太阳中心的冰！！！我们叫太阳给冻死！！！ 我们给太阳送葬。

我们怕我们自己。我们心里没有温暖。活一天算一天，老天啊，朋友就是光，就是温暖！！！！

照耀我把，照耀我把。和历史没关系，和人民门关系，和他妈的暴政没关系，我们，死，生，只和朋友、爱人、你的亲人、有有有关系。

死，温暖，回到母体，回到羊水，回到朋友们的身体里面，很温暖。

我终于可以摆脱自己的符号，我可以不做这个中国，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贱民！！！

朋友，朋友，朋友，保重保重，摆钟，保重。

你们的秃头，你们的老廖，你们的毒品，你们麻醉剂，你们的……特别，特别，戏子的煽情的老廖。

完了。我继续天才梦，直至次日中午醒来。重温以上天才之作，羞愧难当。咋个这么多陈辞滥调？这么多陈辞滥调堆砌起来的肉麻？还群发出去呢。与当年不酒不毒不幻觉写下的《屠杀》和《安魂》比，简直不在一个档次。

警惕自己啊。

2008年6月5日，晴转阴

两三天以降，《纽约时报》住上海记者站多次与我联系，终于

敲定今日重逢。

才上午 10 点，日头就比较毒了。这次轮到站长傅好文（Howard W. French）及助手李臻从东至西，横穿几十公里，来温江长安桥与我们碰头。热烈拥抱是难免的，我笑问：怎么这次是两个人？傅好文笑答：2 比 2，很合理啊。是合理，我点头说，两 50 后的老头子，两 80 后的小姑娘。

女人们齐声抗议。小金强调，按阴历算，她属 70 年代。傅好文却糊涂：难道中国人出生两次吗？李臻说：当然啦，这就是东西方的最大差别。大家忍不住将错就错，哄堂大笑。

越野车继续前行。方向还是我定。于是偏离正道，走 5 天前的老路，重访聚源镇。小金存有几个灾民号码，并事先与彼方电话沟通数次，所以接头容易。不大功夫，我们即抵达聚源中学，却没敢按原计划在废墟边停车，只能放慢车速，在炎炎烈日下不舍眺望。小金率先发现，追查凶手的横幅、标语没了，祭奠冤魂的若干花圈没了，她不甘心地摇下车窗，企图寻找自己拍过的"无所谓"三字，土警察组成的游动哨转眼就包抄过来。

赶紧逃窜，直到远离划定的警戒区域，过了桥，躲进树荫掩蔽的镇外土路，我们才松一口气。小金说：上次来，这儿人山人海，跟赶集似的，怎么突然之间就消失掉？我说：太阳和废墟没消失掉，就算不错了。傅好文说：卡布钦斯基也发过类似感慨，在非洲某国，有人站在他书中写过的小镇问：你所谓的战争呢？血迹呢？在哪儿？他也不知道在哪儿，他也不知道谁在变魔术，他只能叹息：沙漠没消失掉，就算不错了。

接应的农妇在桥头等候，小金下车，一对上眼，小脸立马堆满笑。接着，我亦步亦趋跟进，把傅好文和李臻暂时留在车内；再接着，我的又一个访谈对象从低矮的屋檐底钻出。他叫周乐康，40 岁，白衣蓝裤，浓眉大眼，是聚源中学初三一班死难学生周静波的父亲。

农妇将我们安排在河边垂柳下，向外的一面又有地震棚遮挡，比较隐蔽。我掏出作案工具，开始闲聊。小金东张西望一会儿，才回头通知傅好文。不晓得过了多久，我猛然察觉他立在身后，1 米 93 的个子，如微风中悄然不动的树。

由于随后几天中的机器故障，部分录音内容丢失，类似低级错误，我在采写《最后的地主》时已犯过。再次祈求冤魂饶恕，但愿以下记录经得住时光的磨损。

老威：转眼间，聚源镇变空城了。

周乐康：前一晌还好，温总理来，中外记者、志愿者、当官的、开公司的、看闹热的，五花八门，跟着来，那么多娃娃死了，这儿就成新闻焦点了。前两天开始，好像上头有命令，一刀切，谁都不准来，特别是外国记者。镇官村官，挨家挨户给我们打招呼，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内部解决，不准接受外国采访。听说有个日本记者，懵懵懂懂摸进村，地皮还没踩牢实，就叫土警察给逮住，挨没挨打不晓得，反正被扭送走了。

老威：神经过敏哦。

周乐康：我的神经不过敏！我的心里憋得慌！我的娃娃才 16 岁，一下子就没了！咋办嘛。

老威：又是独苗苗？

周乐康：我家和其他家比不得，我家穷啊。两口子，加 70 多岁的老母，累死累活，一年到头忙，积攒不了几个钱。两辈人被时代耽误，文化低，脑壳不开窍，也就认命了。唯一的安慰，就是这个娃娃。生下来，请人取了一长串名字，最后才定为“静波”，安静的波浪，有学问哦。果然，他自小到大，逗人欢喜。我家房子破，这次地震，垮了大半，可我家隔壁，10 来米远，就是画家村，一二十户，靠河水的连体别墅，宫殿似的，垮不了。我经常在画家村干活儿，室内室外，修修补补，娃娃跟着，人家上等人，一见也夸

“娃娃有灵气”，送这送那，还手把手教他画画儿呢。我还保存着他几岁画的东西，虽然他长大了，出息了，自己或许都忘了。

老威：可惜可惜。

周乐康：在全班，甚至全校，他都算优等生。墙壁贴满了奖状。唉，穷人的娃娃早当家，我丝毫帮不了他，反过来，他一有空闲，就帮家里干活儿，手脚还特别麻利。我呢，这辈子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他攒钱，日日、月月、年年省，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只要娃娃考得上，就得撑起。砸锅卖铁、熬干骨油，也得撑起。可没料到啊，地震楼垮，娃娃完蛋，全家的盼头也断。

老威：当时你在现场么?

周乐康：天气闷热，别人都歇凉，我还在背水泥。浑身汗湿，地就开摇，我以为是没吃午饭，脑壳晕呢，不料越摇越凶。水泥滑下背，周围房子晃得嘎吱嘎吱响，我搂住一棵树，才听大伙都喊“地震”。中学那边轰隆轰隆，放炮一样，浓烟卷起来，把天吞吃掉。我立马冲过去，一路上，灰尘像雾，迷得人睁不开眼。好多人哦，呼儿叫女的，我趴着腰，鼻子贴地找娃娃，哪儿有？后来就不管了，见着活的，都当成自家娃娃，往外掏。再后来，活的死的都掏。因为分不清，活的死的粘在一块，压成肉饼子了，有时在肉饼子中央，或许还夹着个活的。我亲眼见一娃娃，被预制板卡住，钢筋都扎进肚子了，还在叫爸，还在叫“要坚强”。救不活，救不活，不少娃娃在救的过程中，在你的手中，脑壳啪的耷下去。搞得救的人也恨不得一头撞死。我的娃娃当时就没了，一脸一头全是灰，被呛死的，总算比痛死的强。初三一班死了一大半，30 来个……

老威：官方统计吗？

周乐康：迎祥村自己统计，家长一碰头，数字就有了。当然，局限在本乡本土，外头来读书的娃娃死了多少，不晓得。

老威：朱继东的娃娃晓得不？

周乐康：晓得，和我娃娃一个班。人家有钱，这次还是村民代表，可以和政府好好说。我家不行，娃娃养这么大，总共才赔 3 万多块，我肯定不签字。

在访谈中，周乐康的眼眶红了几次。最后，他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要带我们去他家看看。傅好文对我做眼色，周乐康看出来了，就大声说：一起走嘛！

于是从树荫下退出车子，绕过画家村，不过几分钟，就抵达稻田与河流之间的周家。乔木丛生，杂草蔓延，生态环境倒是满好，可房子摇摇欲坠，不，一大半已经坍塌在地了。幸而屋顶是竹竿和玻纤瓦搭建，如夸大的羽毛扇子，伤不着人。我和傅好文埋腰入内，家徒四壁，不，在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如此寒舍的确罕见，除了 1 窝 5 只猪仔在千疮百孔中向我们呜呜示威，几乎再没有值钱的东西。傅好文似乎遭受触动，就靠着猪圈落座，掏出眼镜、小本和笔，煞有介事地记录起来。他整整写了半个钟头，好几页，头也不抬。我冲他咔嚓了几下，有教堂穹顶般投下天光的特写，也有人猪合影。

而小金作为纤弱女子，一眼就钉上与自己同样纤弱的老人。她光着脚，垂着双臂，立在屋檐下。小金连叫几声婆婆，她才像木偶一般转过头，眼眶如桃，眼珠如桃嘴，红而细。小金为她拍照，她却无声地抽搐；小金给她递纸，她却机械地擦脸，很使劲，眼睑都破了，还在擦，似乎要穿过脸皮，将骨头里的伤痛抹去。

小金忍不住悲戚，急忙塞钱。老人捏住钱，不停地给她作揖，还颤巍巍地领路，进厨房，指着水缸，意思是舀水给小金喝。小金摇头，顺便问了问她死去的孙儿。她触电般抽搐，号啕，依旧无声的，但能感觉到，那发自肺腑的、比地震更猛烈的号啕。她已被震荡得站不住，只得双手撑住斑驳的灶台。

小金不解老人持续了很长一段的嗫嚅，就问我；我贴耳上去，也只辨清"静波"二字，就问周乐康。周乐康说：娃娃去了，老人

就一直这样。有时坐有时站，忘了吃忘了喝，嘴巴动，却不晓得她到底在嘀咕啥子。她最疼爱孙儿，孙儿也最孝敬她，经常，一老一小躲在阴暗角落，叽叽喳喳半天。娃娃的文章写得好，在全校都有名，他曾说要花功夫写写他奶奶，寄给省上的报刊发表。

小金说，小时候她在乡下，遇见不少老人，都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即使身处人群，他们的话也不是冲着现实说的。我说对对，因为越老，经历的死越多，意识稍微模糊，生死的界线就跟着模糊。逝者就在幻觉里，在时光的倒流中，一步步回来。我没到太老，但我已在似梦非梦的状态，和天上回来的姐姐和爸爸团聚过，那是很幸福很缥缈的。你相信吗？神经末梢触及到的无形真实，一点也不亚于眼睛看到的有形真实。

小金说她相信。这个老人大约还没有接受地震楼垮的现实，她还在等待孙儿放学归来。有时真的归来了。在自己的梦游里归来了。

接着，我们脱离老人，钻进周家的地震帐篷，这是政府统一发放的，傅好文还掀起门帘，留了影。周乐康翻出娃娃的遗物，让我拍照。有月考取得高分的喜报，有班主任的评语：如果生命是树，那么，理想是根，勤奋是叶，毅力是干，成功是果。你有良好的学习基础，又写得一手好字，相信你能在奋斗目标的指引下，勤奋、执着地追索成功，你的生命之树终会开花结果。愿你明年的中考取得优异成绩，来回报父母、老师和自己。

厚厚的笔记本，抄录着这个好学生的读书秘密。竟然古文居多。我随意翻到蒲松龄的《山市》，未来的作家周静波译出的白话结尾是：

楼上的人来来往往，有的靠着，有的站着，形状不一。过了一会儿，楼越来越矮，可以看得到它的的顶部，又渐渐变得像普通的楼，又渐渐变得像一般的平房。突然，又变得像拳头、豆粒大，后来终于看不见了。又听说，有早起的人看到山上有人家、集市、店铺，与人世间的没有差别。所以又叫“鬼市”。

2008年6月5日，晴转阴

告别周家，已是下午两点多。受联络官小金的怂恿，两个农妇挤上车，充作向导。曲曲弯弯的土埂，郁郁葱葱的庄稼，迎面来了一手扶拖拉机，见我们不能退，只好自退几百米，再拐弯避让。我们歪歪倒倒地通过，司机边探头边说：这大概是地球上最窄的车道。

几十分钟后，抵拢一小溪，过预制桥板，即一开放式农家院，屋檐下村民成堆，男女老幼齐全。李臻刚说，他们等着看热闹吗？果然，远远近近，有更多的人涌过来看热闹。

我们被让进厨房。主人叫高兴富，40 来岁，是聚源中学初三八班死难学生高娟的父亲。曾与我此前写过的号啕妇女陈兰一道，四处追寻“失踪”的娃娃。老高沉默寡言，不愿多说啥，但两眼透出刀子的寒光。他张罗着为我们烫方便面，并一再催促吃吃，我们只好端起来搪塞几口。可是，当我掏出录音机，让随便说几句时，他却突然火了：有啥说的！娃娃都没了，有啥说的！咬牙忍嘛，想不通，也咬牙忍嘛。那天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揣把刀，捅他几个！

傅好文（Howard W. French）没听懂方言，却被震慑住。乡亲们挤了满屋，大伙七嘴八舌。原来，此次村民聚会不是为我们，而是在磋商如何与官方谈判。一赤膊汉子说：5 月 31 号掏出来的两个娃娃装在棺材里，停在火葬场，普星村的人轮番看守，日夜值班，不让烧。除非答应我们的条件。

啥子条件？

落实温家宝总理 5 •12 号傍晚在废墟现场的指示，限期追查聚源中学教学楼垮塌的责任人，并绳之以法；政府和校方公开谢罪，并保证从此杜绝豆腐渣工程；准确公布国内外捐款的来龙去脉、具体数字及用途，并落到实处；还有经济赔偿，3 万元左右太少，这笔帐必须重新算……

正议论着，号啕妇女陈兰来了。屁股刚粘板凳，她就泪如雨下。我将机器凑上前，她竟长抽一口气，吐一声“我的幺女”，石破天惊。

大约几秒钟，我的耳门嗡嗡，啥也听不见。随后，我的机器和身体都湿漉漉的，盛满了哀哭、捶胸、拍腿和顿脚。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就这一句，我一不留神，又录了 10 来分钟。傅好文在矮桌对面，瞅瞅我，再点点表。我如梦方醒，就突然抓住她的手腕，高声问：地震瞬间你在哪儿？

她猛吃一惊，睁开了泪眼。

地震的瞬间你在哪儿？

她刹住哀号，愣住了。

地震的瞬间你在哪儿？

在家。她说。

我也见傅好文掏出笔记本，李臻的录音笔也悄悄打开了。时间流逝，我到底做完这个采访，衣衫却不知不觉湿透了。

傍晚时分，我们返回温江，在江安河畔喝了一会儿茶，起风了，李臻感叹：茶很香，河水很温情，真不像在地震灾区嘛。小金说：你以为在巴黎的塞纳河畔吗？老威做梦都想去，可惜没护照，去不了。傅好文说：西方都知道中国政府不让你出国，不让一个作家出国，你做了什么？你是恐怖分子吗？

这个话题重复了很多次，此刻我不想控诉，就开玩笑说：傅好文同志啊，你已经实地采访、考察我若干次，摸透了我的底，我可不可以反过去摸摸你的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同时代啊。我刚出生就差点被饿死。

我小时候，美国的民权运动正兴起，父母都是其中的活跃份子。

我爸爸原来是外科医生，为了更多地帮助穷人，他就通过钻研，成为公共服务领域的全科医生；我妈妈的专业是儿童心理学，当时也在小学任教，做心理辅导。我们家有 8 个孩子。记得 1963 年夏天，我父母把我们留给爷爷奶奶，自己去南方参加规模很大的抗议运动，与提倡非暴力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呆了整整 3 个月。

哦，金的思想在你们家影响很深。

不，比我长 11 岁的大姐就不赞成，她嫌我父母太平和太有耐心。于是离家出走，到芝加哥去参加更为激进的小型组织“黑豹”，主张 Revolution（革命），改造社会。从 9 岁开始，大姐就常常给我写信，在她的信中，我知道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我也是在相仿的年纪，在《毛主席语录》里，知道了马丁?路德?金。

我也渴望读到《毛主席语录》，我大姐称为“小红书”。她喜欢引用毛的一句话，叫“一切权力归人民”。

这好像是列宁说的？到了毛嘴边，就成了“为人民服务”。

意思差不多。Revolution，令孩子们着迷啊。

你 Revolution 了吗？

我还有一个姐姐，比我大 5 岁。她先受大姐影响，相当 Revolution，后来却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道教感兴趣。我上初中时，这个姐姐给我推荐《道德经》，于是我就把毛泽东和道教混着看。

不冲突吗？

不冲突。比如《道德经》讲“无为而治”，意思是“废除所有的秩序”，毛也主张砸烂所有秩序。

嘿嘿，你的理解很奇怪。

嘿嘿，年纪小，是傻了点。到 70 年代后期，我上大学，美国社会不再 Revolution，政府、学校都在说中国的坏话，但是我不太

相信，我读了不少亚洲文化的书，我有自己的政治观点。

你也知道文革？

毛泽东、邓小平、华国锋、四人帮都知道。我支持华国锋，他是不折不扣的毛式接班人，而邓小平很坏，他背叛毛，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你对华国锋有多少了解？

我对中国政治人物的了解，只限于香港的报纸。某某的分析，某某的讲话，然后揣测。除此没任何渠道。

你不想亲自到中国来考察？

不想。纸上谈兵而已。

纸上谈兵却成现实了。

我的经历比较复杂。我在非洲呆了 10 年，第 1 份工作是将 1 本法文小说翻译成英文，而后在非洲的大学里教现代派文学，而后为《华盛顿邮报》撰稿，写不定期的专栏，而后呢，就成为《纽约时报》的职业记者，搞非洲战乱的报道。

你采访过独裁者吗？

没像卡布钦斯基那样出生入死，但也采访过一些。比如中非皇帝博卡沙，很穷很可笑，也很可怕。

就是吃人肉的那位？

博卡沙没吃人肉。

中国许多报刊都说他吃，而且还把人肉当熊肉招待外宾。

谣言吧。从政治的角度，他的反对派说什么都合理。我接触的皇帝先生挺和善，挺彬彬有礼，甚至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毛泽东不是理想主义者吗？

毛也是皇帝，他把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与世界隔绝，所以不欢迎，

至少不主动接触西方记者。连基辛格、尼克松那样的人物，见毛主席，也只能在深宫里；可我要见中非皇帝，随便。他不愿意隔绝，他希望报道，得到比较多的同情和外援。

小独裁者底气不足。

还有刚果，蒙博托统治了 26 年，和毛统治中国的时间差不多。蒙博托的体系一崩溃，战乱就接踵而至。中国的成语叫“水深火热”。

听说你写蒙博托的文章拿了国际大奖。

蒙博托本人对记者很客气。我在非洲的最后 4 年，都与战火有关，亲临前线或部落屠杀现场是必须的。独裁者也是人，面对血淋淋的图画，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太累了。上司觉得我还干得不错，作为奖励，就改派我到比较平稳的日本，干了 4 年；然后才是中国，住上海，4 年多。

你送了我 1 本“你眼里的老上海”。

我酷爱摄影，除了工作，业余嗜好就是钻胡同，上海话叫“里弄”。这是前殖民地，这是后开放橱窗，这儿高楼林立，高架桥纵横，地价飞涨，虚荣，豪华，享受，莫名其妙，等等方面，甚至超过香港，甚至超过西方许多大城市。商人和游客，或许在这儿饱了口袋，“饱了眼福”，所以说好话，似乎中国已经国际化了。他们不知道，这张画皮包裹着的，是另一个不怎么变的本地居民的上海，里弄还是里弄，扁扁的空间，人们就像黄花鱼，按照传统，在扁扁的空间中游来游去。时代的开放和他们有关系，似乎又没关系。我在鱼市场，菜市场，古董市场，看到破破烂烂的老头，小孩，姑娘，打工仔，讨价还价，唾沫横飞，你以为要打起来，却没打起来。有意思。我还看到小红书、大红书、毛像章、毛画像、毛塑像、红卫兵袖套、红卫兵报纸，等等，爬满灰尘。都是我小时候向往的东西，Revolution，可是，Revolution 就是这些地摊货？我一个老外，学着讨价还价，花几块、十几块美金，就能买不少。

我用黑白胶片拍下这些，以接近褪色的历史本身。我想，在我小时候向往的 Revolution 之前，在毛之前，在邓之前，在开放或六四屠杀，或 Revolution 被曾经 Revolution 的人们否决之前和之后，上海是什么样子？中国是什么样子？好了，廖，我看了你的英文书，我有答案了。

至今为止，你的多半生命是在美国之外渡过的……你相信宿命吗？你小时候的“中国”与你目前所在的“中国”，在冥冥中有没有联系？

什么联系？

也叫轮回。也叫道可道，非常道。

没有吧？不知道。

河堤灯亮了许久，李臻还在辛苦地翻译。小金饿了，就起身说：老威，进不进城啦？不是还约了人吗？

梦醒一般，我们跟着起身。几十分钟后，车子抵达成都西门的狮子楼。我的文人朋友李亚东和冉云飞已在包间内久候。

2008年6月6日，晴

正在读《雪域境外流亡记》，这是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约翰?F?艾夫唐所作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传记，1987 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供高级干部，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严禁外传”。

在该书 31 页写道：1950 年 8 月 15 日晚，丹增嘉措正在喝茶、吃酸奶以及母亲每个星期送来一次的家制面包，突如其来的地震摇撼了整个罗布林卡，接着天空中传来连续不断的四十响爆炸声。达赖喇嘛和他的侍从跑到外面花园里……他们以为是色拉寺附近发射来的炮弹……一天以后，印度电台报道，西藏南部发生了大地震，

余震撼动了全藏。

“这可不是一般地震，震起来就像整个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这句话是罗伯特?福特写的，他是英国人，无线电报务员，在康区首府昌都为西藏政府工作。事实上，这是历史上的第五大地震：瞬刻之间高山河流易位，数百座村庄被吞没，布拉马普被拉河完全改道，地震之后的好几个小时，西藏南部上空仍闪烁着可怕的红光，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全体西藏人认为，这次地震不仅仅是一次地质现象。在这次毁灭性的打击中，他们看到了自己国家命运的先兆。

接着是西藏和平解放，“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接着西藏叛乱，平叛，达赖流亡，几十万藏人流亡，几百万农奴翻身，班禅圆寂，噶玛巴流亡——藏传佛教在一次次劫数中复苏，并传遍世界，由区域性的神秘宗教转化为“共产主义的全面威胁”。对此，哲蚌寺的贡拉热多仁波切解释说：我们不能仇恨中国人，因为他们来伤害我们，完全是出于他们的无知。而真正的佛教徒认为，敌人是自己最大的朋友，只有敌人才能帮助自己，培养耐心和怜悯。

天机莫测。我不敢叩问 1950 年 8 月 15 日的西藏大地震和 2008 年 5 • 12 日的四川大地震之间有何联系，我只晓得无常、因果、轮回是佛教的核心词汇。社会上谣言蜂起，不明来历的术士与志愿者混杂，纷纷游走于江湖，再接着呢？

脑袋疼，捉摸不透。只得放下书本，伸个懒腰，回到与傅好文（Howard W. French）的持续讨论中。几天来的录音不少，对于西方读者或许有用，而对于我，收获依旧是卡布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傅好文强调说：惊奇，这是最难的。这也是我和我的中国助手们的分歧。我觉得绝大多数年轻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已经失去了惊奇。什么都习以为常。苦难，爆炸，荒唐，无聊，杀人，强奸，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宗教文化，等等，都习以为常。

作家记者们也在表达类似的意思：哦，我知道，没什么大不了。这才和潮流合拍，如果你感到惊奇，你就落伍了。但是我读你，读卡布钦斯基，我会掩饰不住自己的惊奇：原来人与人，命运与命运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在你们两人的著作里，没有普遍的、可以归类的人，没有“哦，我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廖，挑战潮流是需要耐心的，耐心又不丧失自己的惊奇……

耐心？不丧失自己的惊奇？可惜我没读过卡布钦斯基的完整作品。

卡布钦斯基同写《人?岁月?生活》的艾伦堡一样，都是红色体系“培养”出来的。他先在波兰国内做记者，为共产党政权服务，私底下却厌恶这个饭碗，可表面呢，他却装着迎合，比身边所有的同行，无论消沉的还是积极的，都更迎合。他懂得专制机器内的生存技巧，如果硬碰硬，就粉碎了。

这一套在目前的中国也普遍啊。大家都懂，我也懂。

卡布钦斯基经受住种种考验，所以“官运亨通”，终于由国家媒体派驻海外，如我这样，做驻外记者。他先后到过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甚至还来过中国。这在红色波兰或许是唯一的。由于他的官方身份，能够接触到一些独裁者，了解到鲜为人知的内幕。同时，他也做大量与你类似的工作，深入摸索普通人的遭遇，在程式化的新闻报道之余，尽可能地留下笔记或对话，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细致入微。他在远离波兰的地方干这种“出格”的私活，若干年之后，才积累成书，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历史结论——往往具有超越性，往往与那个给自己提供薪水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他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的作家和记者。那么廖，回到你的经历，你的选择……

坐牢前我是个诗人，在文化部门拿薪水，靠想象力和书本写作。在红色中国和红色波兰，这种情况都很普遍。后来有了六四，我的运气不赖，被国家“派驻”到监狱，那是我以前完全陌生的世界，

人贩子、农民皇帝、逃犯、杀人犯，我遭遇他们，相当于卡布钦斯基遭遇非洲战火。比如卡布钦斯基笔下的埃塞俄比亚皇帝，连签署文件都不会；而我写的农民皇帝，关进牢房还天天读《人民日报》，感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比在山沟里几年看到的还多，所以要多学习，多掌握治理国家的技术，为将来东山再起做准备。

有多少中国人读到过你的故事？

不太多。所以就谋生而言，我远远不如卡布钦斯基。幸好有网络，惊奇冲动没有泯灭的国内读者，能够通过代理服务器浏览海外网站。还有盗版，还有地下出版——我不晓得这种没有硝烟的赔本买卖能扛到什么时候。

2008年6月7日，晴转阴，有小雨

上午 10 点，美联社女记者林珊携日本摄影师，雇车来访。通过《底层》英文翻译老黄的越洋电话，我们围住江安河边的茶桌，交谈了近两个钟头。而后上路，驰往 40 公里开外的崇州街子古镇。5 年前，我曾在古镇附近的山中古寺 5 次拜访百岁和尚灯宽，并撰写万余字的记录，发表于《民主中国》网刊，赢得中外读者的一致好评。《底层》英文和日文版也相继选入。

林珊说，她对佛教的兴趣浓厚，想见识地震中的庙宇和高僧。我说，太晚了，灯宽已逝。她说，太早了，你的书里写，他可以活 120 岁。我说，这是他的原话，但人算不如天算，他在 2005 年，105 岁头上圆寂，成都的几家报纸都登了消息。林珊说，那他的肉身可在？也是你的书里写，他前辈的肉身曾保留了 550 多年，被供奉在石塔内，却被造反派毁掉了。我想说不是造反派，是民兵连长，可对于西方人，两者一回事。

凤栖山在青城山的笼罩之下，名气和地势都矮得多，但也是成

都人传统的避暑胜地。我们钻进遮天蔽日的绿荫，陀螺般升华，见沿途农舍垮塌了六、七成；过山腰梅花寨，见旅游景点、设施及农家乐损失了五、六成；持续深入腹心部位，直抵匾额为“光严禅院”的山门，受众佛庇护，古寺的毁坏程度竟又轻许多。

可破败是注定的，虽然此寺源于隋代，也曾是明朝废帝朱允文隐居避祸之地，其历史积淀不亚于青城山诸庙。下古寺正殿为灯宽和尚 84 岁时主持重建，眼下又千疮百孔，我叹息一声，刚要自“顽石点头”的匾额下跨入，斜刺里闪出一老者，连呼“危险”。于是我们迂回登阶，上达核心台地。三位一体的四合院，具有传统川西民居特色；善男信女星星点点，散落其间，衬托着孤魂般飘荡的香火。我随意出入着殿堂，佛像、蒲团、功德箱犹在，传说中的悟空法师肉身照片、灯宽照片、邓小平照片犹在，可真正的主人都不在了。我立在中央，仰望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读经之后，乘醉题写的藏经楼 3 个字——如怒气勃勃的墨蛇，沉浮于青瓦白壁——灯宽和尚的回顾竟句句在耳。

接着拾阶而上，顺山壁曲折几回，及上古寺。历代高僧栖息的灵塔犹在，如伤痕累累的远古路标，守望着残垣断壁。风声鹤唳，加上数滴冷雨，正在拍照的林珊也不禁哆嗦：廖，你的和尚师父在哪儿？

你问谁呢？我想说，是在狱中教我洞箫的司马和尚，还是长眠于此的灯宽和尚？可对于西方人，两者一回事——他们都没碰上这次大地震。

我和林珊都合十祈祷。悟空法师的肉身没了，佛龛空了，塔间对联还隐隐约约：从今日回头大悟，是浮云转眼成空。而灯宽法师没有对联，塔子也崩了半边，我忍不住好奇，伸手进佛龛，竟摸出灯宽生前彩照一张。立马拂尽尘土，精心收藏。林珊拍下我做贼的全过程，笑了。

稍后顺势而下，闻喔喔鸡叫，精神为之一振。倾覆的庙堂尽收

眼底，地震帐篷横亘其间。蓦然，诵经声四起，如一圈圈扩散的漩涡，惊动山壁、丛林和潜伏的坟茔。飞鸟如子弹，一串串射向乌云，阳光自密集云孔透下来，给这个无边无岸的苦海抛洒一些浪漫色斑。

我们围着帐篷兜圈子，见 20 多个黄袍加身的师父，正聚精会神地齐诵经文，超度大地震的死难者，内心竟久久不能平静。日本摄影师忘我地咔嚓着，我和林珊的镜头及眼睛却比较迟疑。最终，我克制住持续了多年的访谈冲劲，对林珊说：我们走吧。

是的，我们走，灯宽和尚已经走在前面了。对于东西方的信众，他的生平和影响或许远远不及达赖、班禅和噶玛巴，但下面的这段对话，我将永世不忘：

老威：共产教就是要灭佛灭心，灭一切宗教。

灯宽：灭佛？不可能。谁也做不到。因为佛是水，是空气，是善，是忍让，是人的慧根，国灭了，佛也灭不了。否则我灯宽活不了这么长。

2008年6月8日，阴，雨夹风

朋友某某的婆婆几年前去世，灵柩葬于都江堰境内的某某公墓。不料大地震后没几天，彼管理处来电话，称陵园损毁严重，需要同逝者家属共同商讨修复事宜。先人为大，某某不得不立马赶到。入园眺望，见依坡漫延的千余座墓穴均歪七倒八，不由吃惊，难道豆腐渣工程已深入阴间？可待擦眼细看，墓穴、墓碑仍旧牢固，只是碑前的龙抱石柱歪七倒八，十之五六拦腰断开，十之二三粉碎性骨折。某某暗忖：世上竟有这等蹊跷！坡没滑，崖没垮，墓基没动，偏偏守墓的龙抱柱毁成这样。

心潮久久难平，也得平，因为要坐下来与管理方理论。人家一开口就没有回旋余地：统一重塑龙抱石柱，每根定价 2000 元人民

币。某某当场拍案而起：发死人财么？对方答：我们管死人，当然发死人财。可灾区嘛，材料和人工比地震前涨了好几倍，我们赚不了钱。某某讹诈道：我从前做石材批发生意，1 米高的柱子，成本才几十元，让石匠雕一两条龙，百多元的工钱。对方嘿嘿道：好嘛，这么便宜，我们就在你手头订购千把根如何？某某坚持道：就算 300 元钱 1 根，你们若批量进货，还要赚。

对方寸土不让：你可以不做，也可以向上级反映。我们中国人嘛，重传统，重道德，在死者跟前不讨价还价。

某某气得哇哇叫：龙抱柱是咋个断的？震断的？还是铁锤砸断的？莫把我们当瓜娃子！

对方道：说话要讲证据哦。管理处一直人手短缺，哪有闲工夫砸柱子？

某某道：你们雇 10 来个农民，摸黑搞个把钟头的人工地震，千把根柱子不全完蛋了？

你你太流氓了！

我我乖乖交钱就不流氓？

双方发生抓扯，被群众拉开了。某某拂袖而去，开车到温江找到我，进茶铺，怒气尚未平息。我劝道：算了嘛，活人起冲突，吃亏的是死人。

一根两千，一千根就两百万，这地震横财发大了。

那咋办？你婆婆又不可能从地下拱出头来指证。

我可以联络一些死者家属，上告，掰倒他们。柱子断面有痕印，鉴定得出来。

那就试一试？

对对。实在不行，我就自己找石匠雕一根，估计 300 元以内搞定。

那你还得花好多个 300 元。

为啥？

有较大余震嘛。天晓得下次断的是龙抱柱还是墓碑？

他妈的！那我不住城里了。我搬家，我守墓尽孝。

这么打搅你婆婆？

搭个棚子躲地震嘛。

你婆婆就剩这点点不动产，你还去挤？当心她老人家抱你的腿哟。

她为啥不抱那些坏蛋的腿？

也许抱过了，没用。这世道，做鬼也得忍。

2008年6月9日，晴

还是都江堰境内发生的荒唐事。

某某星级宾馆要扩建，需要拆迁几户遮挡大门的民房。磋商或谈判进行了大半年，依据赔偿条款，软硬兼施，住户们差不多被搞定。只剩唯一的钉子户老刁不买账。宾馆方屡屡铩羽而归，气坏了，就勾结黑道人物，断电断水，打匿名威协电话，甚至夜半三更上门，蒙面骚扰，使出大刀大铁锤，掀瓦砸墙砸玻璃。可老刁也算见过世面，加之新近刻苦钻研新近公布的《物权法》，坚信只要以名震全国的重庆钉子户为榜样，寸步不离，困守自己两层楼百把平米的孤岛，就一定曙光在前。于是双方的拉锯战一直持续，老刁还扯出“誓死保家卫国”的灯笼和横幅，放肆招摇，终于惊动了市委市政府，居中调停。老刁心想，既然熬到这喷血的份上，大张的狮子口已合不拢了：现金 200 万人民币，干干脆脆，一次性付清。

这就是国情，这就是刁民宝典，光脚不怕穿鞋，赖到底狠到底，

要钱不要命就是大爷。宾馆方架不住，拱手认输，约定签合同付款时间，老刁故意拖延两次。第 3 次，也就是 2008 年 5·12 号，本来上午 10 点即尘埃落定，老刁又称自己有睡懒觉的恶习，推迟至下午 3 点。

众所周知，2 点 28 分就地震了，老刁的孤岛顷刻间化作瓦砾。

政府出面清理废墟，清理老刁早该到手的 200 万。宾馆老总还算人道，组织了 10 来个员工，慰问无家可归的老刁。慰问品包括帐篷、大米和水果，价值 500 元左右。老刁放声干嚎，老总作陪，也抖落几滴鳄鱼泪：莫办法呀，我们想给钱都不行。抗震救灾的历史车轮，谁也阻挡不了。

为鼓舞老刁自救的士气，老总还吩咐一美女员工，当场献歌：啊啊。死神都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满。啊啊。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2008年6月10日，晴

还是都江堰境内发生的荒唐，不，辛酸事。

大地震次日，一著名的瘸腿诗人在残垣断壁中踯躅，目睹死尸横陈，悲号刺天，不禁记起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句子。正掩面伤怀呢，却见 6 层的垮塌楼房内，钻出一赤裸汉子。诗人说：只剩裤衩了。灰土和血裹在身上，晃眼看，不太像个人。他仰在地下，大口大口喘粗气，然后坐起来，耷着脑袋。我在街这面，还说要走过去，递 1 瓶矿泉水。不料他突然有动作，如一静止木偶上足了发条。他冲到街中央，拽住行人就磕头，他的老婆娃娃夹在预制板中，还有气，他挖呀刨呀，一天一夜没歇空，也没效果。他晕过去好多次，醒来就听老婆喊痛，他能牵着手，就是拉不出来。脑子急出毛病了，那头磕得崩崩响，救救我老婆娃娃！救救我老婆

娃娃！可是那抓狂样子，人人都怕，人人都一跳脚，闪开了。是嘛是嘛，掏人是机器干的活儿，是专业人员干的活儿，空着两手的普通人，只能干着急。

没想到，他居然冲我，冲一个瘸子来。不及磕头，直接就抱腿。我差点摔倒。行行好！他大喊，你不去，我就不放！我弯下腰扶他，我满头大汗地苦笑：瓜娃子兄弟啊，你让我挪两步，挪两步你就晓得了。

2008年6月11日，晴转阴，雷阵雨

成都市内的朋友驾车到温江，相约江边喝茶。谈到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首古体打油诗，义愤填膺。老李说：简直不是东西。老汪说：马屁拍得太过火，比抽马鞭子还难受。我忙问具体内容，科班出身的老张挺挺胸脯，阴阳怪气地朗诵：

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作品，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首发——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我使劲掏耳朵，作为曾经的诗人，这是我钻出娘肚子以来，闻到的最恶心的玩意。估计胡锦涛和温家宝不会喜欢，死去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也未必欣赏，因为无论如何，大家还是人，不至于在万人坑前赞美死得好，还奉送用大粪雕花的生日蛋糕。

可老张却一拍脑门，大叫不得了。我们莫名其妙，有啥不得了？又没人被恶心死。老张接着说：这王兆山是个天才啊！他在这首诗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行为艺术方案。

我有些懵懂：啥鸡巴方案？“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么？

老张摇头：亏你还做过诗人！地震鬼那么难受，咋会假装幸福呢？可结尾句，大家听清楚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啥意思？

北川奥运会。

还是不懂。拍魔幻电影？让许多人化妆成地震鬼，在废墟上跑来跑去？

跑个屁。真他妈跟王兆山一个档次。

那北川奥运会……

只需要将几百台电视机提前运进北川县城，在残垣断壁间四处乱放，然后在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全方位转播。死者地下有灵的话，都爬起来看。老廖，你不是写过“肉体消失了，灵魂继续走”么？那地震中死去的十几万人，一旦失去形体，就自由了，可以海陆空，上天入地，飘着看奥运会嘛。

万一其中有我这号不喜欢体育的呢？

你不喜欢，可以在一边喊加油啊。你还算不算中国人？

搞错没有？变鬼也开批斗会，阴间也闹文革？

老汪写小说，思维缜密，就提出质疑：痴鬼说梦嘛。首先是成本，莫提几百台，就一百台电视机，算质量最差的，也得投入几万元；北川目前是座死城，断电断水，那人工发电机要不要？转播设施要不要？还有雇车的费用。大家都晓得，老张家的经济大权归老婆，他平时只有几百零用。老张你回去跟老婆提提这事，咋样？如果被打了，我请你吃养伤火锅。

也就几万元，爱国嘛，发动朋友们凑嘛。

这叫反革命活动。

搞错没有？让地震死难者看奥运会也叫反革命？

不信就试试。还有，即使不透露任何风声，准备齐全，能不能进北川呢？听说已经封城了。

走小路嘛。或者跟守城官兵宣讲北川奥运会的重大意义，争取协助。

在梦中宣讲更过瘾，相当于梦遗嘛。

老张泄气了。接着大家换个话题，继续瞎扯，直到当空砸下连串炸雷，雨来了。我们从河边转移到室内，在索然无趣中，集体沉默了几分钟。

2008年6月12日，阴，小雨

友人鲲鹏驾车来温江喝茶，闲聊之间，说要给我引见访谈对象。于是说走就走，直趋靠近青城外山的柳街镇。沿途看见若干救灾兵营，都扯起“某某铁军”的横幅。钢甲战车蓄势待发，不晓得给这个世道平添的是安祥还是不祥。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抵达柳街镇尾一家庭洗车场，主人康玉江

夫妇迎出屋外，热情招呼。一番客套之后，我们穿过麻将正酣的前厅，钻入狭窄的天井，20 出头的花季少女康吉就躺在天井右侧一杂物间内。

鲲鹏谢绝了彼父母的端茶送水，又转头安抚彼女儿的蠢蠢欲动：扭不得扭不得！我找著名专家康老师仔细看了你的片子，骨头有些错位，韧带有些拉伤，甚至水肿，外行还以为腿上麻痹的原因在腿上呢，可不是……

顷刻间，一堆脑壳凑拢胶片，鲲鹏只得加大倾斜身子的力度，继续讲解：腿伤明显，恢复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所以让你出院回家，表面上无比正确……

康吉嘟哝道：可我始终爬不起来嘛。

大地震过去个把月了，你还爬不起来，所以问题不在腿上，而在腰脊。康老师说，里面的神经被压坏了，造成整条右腿失去知觉。片子显示的这团阴影，是第 4 和第 5 脊椎之间，但范围太大，要进一步诊断伤在哪个点，就必须（而且要尽快）做核磁共振。这比一般透视麻烦，收费也太昂贵，接下来还要动手术，更麻烦。地震伤员多如牛毛，医生护士连轴转，任何医院都有难言之隐啊。

难言之隐？那我的下半辈子？

想办法嘛。政府实在不出钱，我就替你出。如此美丽的女孩，谁忍心让你凋谢呢？

鲲鹏叔叔！你就是我们一家的贵人！如果我能爬起来，就是变牛变马……

不必了不必了。这位是作家，老威叔叔，你讲讲你的地震经历，就算是对我等跑腿的回报。

我不是名人嘛。

在老威叔叔眼里，你比名人值钱。

鲲鹏的婉转口舌令我头皮麻痒。在掏录音机的间隙，我顺便问：你是咋个认识这家人的？

我路过，洗车，就这样。鲲鹏漫不经心道。不算主动救灾，可这女孩刚巧让我碰上。不晓得有多少类似的家庭没让我碰上。

我凑近床头。目光清澈的康吉为配合访谈，又抓一个枕头，使脑袋和放在桌边的录音机平行。我们开始东拉西扯，两个陌生人，在街头偶然相遇，问路，或问其它。我想，这女孩，身材真好啊，如果站着，不定比我还高。

你都看见了。家里有爸爸、妈妈、奶奶，我在都江堰市里工作，卖手机。

你经常回家么？

很少。

为啥？

我太忙，1 个星期放 1 天假，最多够洗洗衣服，逛街都得抓紧。所以呢，工作之余，我最爱到幸福路的天辰足疗城找堂姐耍。堂姐的丈夫、爸妈都出车祸死了，剩奶奶由她供养，压力很大，我觉得应该多陪陪她。自己也开心嘛。地震时，我们五、六个姐妹正挤在小屋里看电视，突然就摇起来……

你们在几楼？

在足疗城的 4 楼。本来只有 3 层，老板为扩展地盘，又在上头加两层。当时，5 楼正搞装修，几个月了，整天都敲，叮叮咚咚，鸡犬不宁。所以地震一来，我们还以为 5 楼的装修垮了。你想，天天乱敲，还不出问题么？可接着就不对劲了。我们吓得乱叫，跳起来，往外跑。我刚蹦到门口，屋子就变形，嘭的一声，门框击中我的背，触电一样痛！天整个黑，那种黑，眼睛一股一股冒星星，就是啥也看不见。后来才晓得，如果不是门框挡住坍塌的预制板，我眨眼就没命。

其他人逃出去了？

不清楚。我堂姐脱险了。可我腰以下都不能动。我扯起喉咙喊救命，没几声，就出不赢气。手还可以动，就边哭边扒拉周围的土，一门心思要钻出去。

你挺有自救经验嘛。

本能。可没一会儿，脊梁也压住了。原来是另一个女孩。哎呀，咋搞的，她居然倒悬空中！螃蟹一般，手脚乱抓一阵，两个空间就缩成一个。我们背抵背，像连体婴儿。我崩溃了！受不了！这时我还没意识到地震，还以为就这栋楼垮。

晓得时间么？

有手机。我们喊一阵哭一阵休息一阵。脚痛得厉害，我始终没睡着；她却折腾一会儿就睡。我害怕她醒不来，就掐。对了，开头没动静，她是慢慢醒转来的，两个人，胆子要大些，可我差点被她挤死掉。

模模糊糊，感觉到有脚在头上走，有说话，叽叽喳喳。我们一受刺激，就大叫，喉管都扯豁了，也没回应。我们还听到警车和救护车，呜哇呜哇过来，呜哇呜哇过去，就是没停下来。甚至听见堂姐在喊我，在求人，在说：妹妹埋里面，我给你们下跪了！

你堂姐真幸运啊。

5 层楼，上面两层垮，下面还立着。堂姐她也埋了几小时，土浅，叫人刨出头，脚扭伤，背下楼的。她一直没离开，一直在求人、拦车。武警来，消防兵来，可人家有指挥部命令，重点抢救学校、医院，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堂姐哭喊、抱腿、一次次下跪，终于感动上帝，派了 9 个消防兵上楼，晃来晃去地叫“有没有人”。我们急忙回答“有人”。废墟里，大概有五、六个声音回答“有人”，齐声喊了十几遍，上面就是听不见。唉，人家军务在身，又走了。

太静太恐怖。我们被抛弃了。大街上的嘈杂，以前抬脚就进入，

就在人群当中，可眼下呢。痛，发毛，我才 20 岁，背后的女孩才 17 岁，就这么死，划不来，不甘心。平时我们无神论，啥都不信，可这个时侯，顾不得，就求这个求那个，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上帝、圣母，想得起的神，记得住的鬼，赤脚大仙、土地老爷，都念几遍，保佑哦保佑哦，磕不下头，点脑壳也算。

急时抱佛脚么。

想起啥是啥。到了后来，也聊天。漆黑里，四面八方，远远近近，钻过来好些声音，有岁数大的，就劝我们别哭，节省气力，感觉外援拢了，大家约好一块喊；而平时呢，就迷糊着；但不能迷糊太深，隔一阵，大家互相招呼两声。

希望绝望几次，夜就来了。里外一样黑，可街上不嘈杂了。我们开始盼天亮，虽然离天亮还远。闭眼睛，觉得起码几个钟头，可睁眼看手机，才过两三分钟！我渐渐透不过气，特别是背后女孩睡了，很沉，掐一把，想让她松动，可更沉。多亏暗中伸过来一只手，帮我掏去抵住胸口的水泥块子。原来是个叔叔，房地产包工头，来足疗城洗脚，就地震了。开头他被打晕，过几个钟头才醒来，一开腔，吓人一跳。那边空间大些，他就挖出一条通道，我们的呼吸顿时顺畅许多。当时，他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柱。有句台词咋说的？黑暗中找到了党。如果党这样出其不意在地缝出现，大家都入党了。

对嘛对嘛。

我们起码问了几十遍“几点”，叔叔的手机也就闪了几十遍。疯啦疯啦，我们以为天快亮啦，可叔叔说才 1 点。一分一秒熬，感觉过不了关，就呜呜哭。叔叔拨手机，一直不通，先是没信号，而后欠费停机。怪了，叔叔有两个手机，功率超强那种，平时电话费也超高，偏偏在关键时刻都欠费！只有等外头打进来。下雨了，还有隐隐雷声，浑身泡在水里，刺骨头的冷和痛，牙巴打颤，可嗓子又冒烟，就埋头舔雨水，嗤嗤嗤，好解渴啊。

灵魂出窍了，叔叔的手机才响。猛然一下，心跳都暂停。原来是成都朋友打进来的，人家不间断地拨了一个通宵。叔叔的机子只剩一格电了，他非常小心，一板一眼，将具体位置说清楚。我们差点虚脱掉。

天蒙蒙亮，叔叔的朋友们赶来了。堂姐领他们上楼，先用手挖，不行；再返回去找工具，锤子、电钻、千斤顶之类，还不行。叔叔懂建筑，就通过手机告诉外面，哪几个点有人，该咋个掏洞，咋个拐弯，咋个模仿盗墓贼，避开障碍。招数用尽了，就叫弄吊车来，将盖住我们的整块预制板挪开。又过一会儿，消防兵奔来，指挥车停在街中央，上下通话。

尽管快见天日，叔叔还是担心熄火，接完一个电话，他就关机几分钟。折腾得太久了，人们上上下下，赶集一般。锣齐鼓不齐，消防兵的工具也是拼拼凑凑，切割机找来，才记起缺发电机。洞掏得很复杂，因为人埋不同的位置，深浅也不一样。第一个女孩救出，立马送医院，可不大功夫，她又跑回来，替消防兵辨认埋人点。大家好感动哦。中国人好团结哦。旁边的叔叔快出去时，还一个劲叫我妹儿，坚持住。可我的神要散了，黑暗中还好，见点光，眼睛反而花了，脑壳一圈圈扩大，听叔叔的话，如隔一层玻璃，嘴巴大张，就是没声音。叔叔上去了，消防兵要弄他走，他说不，妹儿还在下头，妹儿恼火，慢了就没命。

我下意识地搓自己的腿，已经麻木，我还要搓，这是叔叔教的，不想残废，就要让血液流通。终于，背靠背的女孩起身！我长长舒口气，好轻松哦，我直了回腰，顿时轻飘飘的。可我仍然出不去，腿卡着，必须另外掏洞。

我差点就死了。那一刻，感觉眼皮很重，我拼命睁，睁，没用。一个消防兵从天空倒吊进洞，他替我揩脸，替我刨周围的渣滓，他满手是血，他最多 18 岁。像一碗面条，我软彻底了；他却说不行，要坚持啊，要相信我啊。他在一抽一抽哭呢。

切割机下来了，他倒吊着，嘎嘎嘎，弄断预制板，取出我的腿。6 个人，掏 4 个洞，我是最后一个得救的。他把我抱起，从升降机下去。担架过来了，我憋足最后的劲儿，盯他一眼。

阳光耀眼。有人说 11 点多钟了。我的脸随即被盖住。

我再也没见我的救命恩人，无论消防兵还是包工头叔叔。他们到底长啥样子？我已经恍惚了。说不定哪天在街上碰着，也认不出来。

2008年6月13日，晴转阴

傍晚鲲鹏来电话，称整日奔命，刚刚才落屋。我忙问康吉的重新入院可办妥？鲲鹏答都江堰地震指挥部批了条子，拿到成都，几家医院却把人当成皮球，踢来踢去。“老子载着康吉母女，折返多次，汽油损耗大半缸，终于毛逑了，就在武警医院领导的办公室，给《四川日报》头牌记者某某打电话，企图狐假虎威，显示一下我方实力。不料某某借故推脱。狗日的，平时追名逐利，连我家门槛都踢断了，值此关键时刻，却暴露了冷血本相！搞得我进退维谷，只好图穷匕首见，扬言要将这“地震中的医疗事故”写成内参文章，往上捅。院方领导一时虚火，就答应在严重超员中挤出一床位，接收康吉。”

这就不错了。我松一口气。

明后天住进去，我还要时时到场督促，直到康吉上手术台。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嘿嘿，假和尚念真经嘛。不过我是基督徒，应该念“上帝保佑”才对。

2008年6月14日，阴有小雨

上午绵阳友人来电话，终于打听到安县桑枣中学叶志平校长的手机号码。脚跟脚拨过去，不通；再拨，仍不通；狂拨 20 来次，通了，语气低沉而慈祥，称正在外省开会。我长话短说，告知有笔寓居美国的汉语作家的捐款，1000 美元，要通过我转给他。

叶校长极为稳妥地哦哦几声，说几天后回四川，再联系。

2008年6月15日，晴

下午再次重访柳街镇，寻觅农民诗人邱刚。若干天前，就接到友人线报，称邱家在地震中死 5 口人，值得一写。

在公开挂牌的“都江堰市柳风农民诗社”内，找到 53 岁的邱刚，头发花白，愁容满面，却仍热衷于诗歌活动。稍微寒暄，他就迫不急待地介绍，诗社的大地震周月祭才搞完，他作为组织者，骨头快累散架了。

我有些惊讶：这不是诗歌的年头嘛。

邱刚说：我们都江堰，有诗歌传统嘛。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萤》诗社。我呢，30 多年工龄，土著青城山人，又长期在柳街政府部门管文化，加之爱好诗书，所以在 2003 年，就发起成立诗社，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被推举为社长，相当于带头羊。晃眼 5 年余，已发展成上百人的写诗队伍，囊括了青城山庇荫下的所以农民诗人。2007 年，省文化厅经过考核、验收，给我们颁发了“农民诗歌之乡”的荣誉证书。

我在《星星诗刊》工作过，也写过诗，能不能拜读几首呢？

惭愧惭愧，我们都是些泥腿子货色，难登大雅之堂。

哪里哪里，延安时期，就出过老羊倌王老九，大名鼎鼎的农民诗人，毛主席出来捧场，喝过洋墨水的李季、田间、贺敬之之类也反过去向他学习。你们诗社，孕育十几个王老九都不成问题嘛。不过这次大地震，你身边有没有诗人遇难呢？

诗社没人遇难。我嘛，差一点点。

为啥子？

2007 年，我将柳街的房子卖掉，举家搬迁到都江堰市区。但农民诗社在柳街，所以每月逢 2、5、8，柳街赶场，我都要从都江堰下来，坐镇诗社，搞些交流活动。比如交接诗稿、切磋诗艺、即席朗诵。5 月 12 号上午 9 点过，柳街已挤得水泄不通，诗社内来了 20 多人，个个手头都有一摞稿子。我戴着老花镜，一首一首仔细琢磨，然后提出修改意见，很费事。这样耽搁，午饭也就只能在柳街吃。按常规，我应该回家吃。

回家吃？那命运就改变了。

对对。也许我们就见不着了。

诗歌救了你。

对对。地震后我每天都写好几首。

然后呢？

然后地震就来了。场快散了，街上的人稀稀落落。诗社内，只剩两三个诗迷，留下来闲聊。哐当哐当，地连摇几下，跟跷跷板似的。我喊了声“地震罗”，就迸出户外。周围差不多是平房，只见瓦片稀里哗啦飞，还好，没伤着人。我们站在街中央，心如猫抓。电也停了，通讯也断了。捏着废铁般的手机，没法跟家里联系。直到下来一个都江堰的人，四处叫唤：你们还有心情耍哦？那边都成悲惨世界了。

我如梦方醒，立即驾车朝市区赶。平常就 25 分钟，这时起码跑了两个钟头。沿途塞车，喇叭叫得比嚎丧还难听。拢市区边边儿，

像拍战争电影，烟雾乱冒，人影子车影子，在烟雾里穿插。躺着的、坐着的、靠着的、瘸着的，裹着纱布，或者来不及裹纱布，浑身都流血的。哎呀，气紧，我开车的手，都不由自主地抖。此路不通，彼路不通，不晓得绕了多少弯弯儿，才靠近石油路，也就是我住的那条街。哦哟，我们那栋 6 层楼，骨头架子还支撑着！尽管若干墙面没了，尽管前后左右都夷为平地！特别是一街之隔的我妹妹家，成了建筑垃圾场。

我不管不顾地跑上楼，推开门，所有东西都粉身碎骨。不幸中万幸，人还完整，老母、爱人、娃娃都在。可是我妹妹、妹夫、侄儿，还有当时在她家串门的姐姐，以及我三娘的孙女，统统遇难了。

你参加救援了？

我整个懵懂了。只晓得趴在废墟上喊我妹妹的名字。几百遍地喊。没任何回应。其实，喊应了也救不出来，人夹在几层钢筋水泥中，没挖掘机……

救援部队呢？

大约天黑以后，救援部队赶到都江堰，首先奔赴学校、医院、政府部门。我们居民区，由 8 至 10 个一组的公安，以及各乡镇派来的民兵负责救援。到 5 月 13 号白天，温家宝总理来过了，救援人手和机器也充裕了。我熬了一夜，还蹲在妹妹那个点，给人家提供具体位置。先用吊车挪预制板，再使挖掘机刨混凝土块儿，哐当哐当几小时，几个解放军才上去，嘎扎嘎扎好一会儿，将我那 21 岁的侄儿拽出。

死了？

脑壳、身子都变形，惨，太惨了。14 号白天，掏出我妹夫、姐姐、侄女；17 号才寻到我妹妹，人已经臭了。当时满城都是志愿者，我们那一片就有 23 个，日夜奋战。我妹妹就是他们从挖掘机下扯出来的。

同在一间屋，咋个相隔几天才全部找到？

点不一样。我妹妹在卧室睡觉，其他人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垮楼，大家就分割开了。本来姐姐、侄女来串门，我家也理所当然要过街去团聚，但我参加诗社活动，避免了全军覆没。

12 号到 17 号，你扛了整整 5 天。

几乎没合眼。房子没了，只有深夜停止挖掘时，我才开车回柳街休息。但是神经莫名其妙兴奋，无法入眠。天不见亮又赶回，继续守候。开头两三天不晓得饿，某个钟点，我想站起来，突然就天旋地转。胃猛烈抽搐，吐了大滩清口水。接着就疯狗一般寻吃。太不容易了，偌大的都江堰，饭馆都倒闭光了。我在旮旯深处撞到一小馆子，人满为患。我挤进去要了 20 元一份的肉，20 元一份的肥肠，5 元一份的爬爬菜，几分钟就一扫光。菜干完，饭还没熟呢。

海吃一通，悄悄溜回废墟，不敢声张，像做了啥子亏心事。直到死难的亲属都齐了，才松口气。接着处理尸体。死人太多，都江堰境内的火葬场日夜加班，连几分之一也烧不完。我联系来联系去，人家都一口拒绝。无奈，只好土葬，政府在此非常时期，也默许。姐夫将姐姐拉走，三娘家人将侄女拉走，妹妹全家绝户，就由我挖坑，在怀远一带寻了 3 口黑棺材，埋进祖坟地。逢 7 烧纸钱，我已经烧了 5 个 7。

这倒是既节约了火葬费用，又尊重了民间风俗。

惭愧惭愧。

你们那一片死了多少人?

不清楚。至少两百多吧。我亲眼见，我妹妹那栋楼，就掏出来 20 多。更多的还埋着，要清理干净不容易。

有活的么？

有 3 个活的。其中那 18 岁的娃娃，还上了中央电视台。还有一条小黑狗，裹满灰，也从预制板下获救。

3 人 1 狗。

狗的轰动效应比人还大，大家不顾解放军和志愿者的劝阻，都围上前。狗打几个喷嚏抖几次灰，尾巴就翘上天了。它咕咕喝了许多水，就吃人们喂它的饼干。吞馒头时，居然噎住了。这个小可怜，它的主人还埋着，肯定遇难了。好些人想认领，我也想，它是地震吉祥物，是神犬。

犬种名贵么？

土狗而已。意义非凡嘛。

估计这狗会落下地震后遗症。

动物的记忆很淡，人就不同了。我妈妈 86 岁，至今还半夜起床，说要回家去。家都没了，她就在街上走来走去，特别在月光下，影子斜斜的，吓人哦。

你作为儿子，没跟她交流一下？

她的耳朵背，只能说，不能听。她的 3 个儿女，只剩我 1 个男的，照顾她肯定没有我的姐妹周到。不吃不喝不睡，我也不晓得该咋办，医生也不晓得该咋办。只说时间一久，就不碍事了。

况且，我的岁数也大，得了肾炎，瘦了十几斤。恐怕我这辈子，也摆脱不了地震阴影。我经常不由自主开车到都江堰市区，逛来逛去，望着废墟，望着没倒的楼，发呆。这很危险，因为发呆会出幻觉。对对，党和政府号召，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生产自救抗震救灾。对对，咋个说都可以。帐篷、板房也成片搭建起来，废墟也在逐步清理，奥运要开，形势看好。但是，有不少我这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晓得震垮了的梦，不管多少雄心壮志也恢复不了。都江堰市受的是内伤，百分之九十的房子已不能住人。至于内心余悸，就是百分之两百。哦，忘了忘了，我曾经是个开朗的人，可从 5·12 以来，连笑肌都僵硬了，一咧嘴就难受。

2008年6月16日，夜，阴雨天

这个故事开头与地震没啥直接关系。

在藏区呆了多年的朋友老余突然来访，酒酣耳热，就开始絮絮叨叨：老廖，老威，老秃头，廖胡子，阿拉发威，压缩，都是你。一个人这么多符号，真叫人混乱。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你可以有一千个名字，你的自由，不用对不起。就如在西藏，在康巴，可能有几万个卓玛，几万个达娃，我们汉人也许搞不懂，可卓玛和达娃没有对不起谁嘛。

你认识多少卓玛和达娃？

数不清。可跟我有牵扯的就一个卓玛，我的干女儿。

咋回事儿？

一言难尽。

几万言可以尽吧？边喝边聊，醉了就睡我家沙发。

好好。你可晓得康区有个道孚县？

没去过。

很偏远，经常地震。离道孚县城一二十公里，有个麻孜乡，我干女儿卓玛的老家，就在麻孜乡下面一个山寨。不仅世代贵族，也曾是村中最有钱的家庭。卓玛家的藏楼，造价近百万，占地约 1000 平米，室内的原木柱子，10 多根，两人合抱那么粗。卓玛时常说，她是纯藏族，潜台词是，她周围不少人血统不纯。的确，在县城，在她们寨子，近几十年，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进入，藏汉杂交的家庭已比较普遍，藏人被汉化更是大势所趋。

但是，藏族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达赖、班禅和噶玛巴，爹亲娘亲不如活佛亲，这又是没法汉化，甚至没法被我们理解的。虽然

我们也经历过文革，万众狂呼过毛主席万岁，可一泡尿功夫就完，哪像人家，长头磕了上千年。卓玛家是虔诚的佛教徒，顶礼膜拜是家常便饭，甚至比家常便饭频繁数倍，可偏偏没得到佛祖的保佑，在去年 3 月初的某天，大祸临门。起因是隔壁姓唐的汉人诬蔑卓玛的小哥偷了他家的摩托车。作为贵族和佛教徒，这绝对是奇耻大辱，于是卓玛阿爸大怒，立即带领卓玛的大哥小哥，上门讨公道。唐家人多势众，寨内的直接间接亲属有八、九户，稍有动静，都聚拢来了。可卓玛家理直气壮，对方嘴壳再多，也不能凭空捏造，毁人清白。

争辩过程相当漫长，可归根到底，水落石出，对方终于认错，表示愿意当众赔礼道歉。卓玛阿爸连称不必要，只需赔几瓶酒，并按当地藏族风俗，向我家敬献一条“澄清冤屈”的哈达就可以。

唐家长子点头，因为在藏乡，哈达和酒家家不缺。眼看一场争端化解掉，双方人马准备撤退了，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唐家 70 多岁的老头横插一杠子进来，高喊：不干不干！这个家老子说了算！

大家都呆了。老头又喊：你家就是贼娃子！老子说了，不道歉又咋个？

老头肯定疯了。

没疯。他是 60 年代援藏进去的，呆久了，只好在当地安家，观念却停留在毛泽东时代，还口口声声批判藏传佛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所以他咬定，无神论高尚，汉人高尚，咋可以向被征服了的愚昧藏人低头？

如此，火药桶立马就点燃。双方动手打架。唐家亲属八、九户，扑过来 20 多人，并且个个带长刀；而卓玛家由另一村子迁来，在本寨内无亲无故。20 多比 3，本来实力就够悬殊，况且康巴藏区民风强悍，康巴汉子只要拔刀出鞘，就非得见血，否则就改作女人，一辈子不要再佩刀了。

卓玛家父子身边只有吃肉短刀，不及抵挡，都被杀翻在地。卓玛大哥当场气绝，卓玛小哥面目全非，卓玛阿爸挨了 20 多刀，不能动弹。血从屋里淌至屋外，女人们惊叫起来，大伙才收起热腾腾的长刀。不料，卓玛阿爸突然从地下跳起，旋风般刮向已躲进内室的唐家老头，一把揪住，将镶玛瑙的短刀插进他的胸膛。

卓玛阿爸后背又中数刀。接着，双方死伤者都送入道孚县医院抢救。卓玛小哥好歹捡条命，卓玛阿爸生命力出奇顽强，内脏叫捅得稀里糊涂，可眼睛一直在眨。医生像大脚农妇衲鞋底，粗针粗线地缝拢皮肉伤，里头的血却不停地渗透。几个钟头后，卓玛阿爸给活活痛死了。

唐家一死，卓玛家两死一重伤，自此结下血仇。按康巴风俗，不管多少年，血仇一定要报，女的不杀，但男的，无论老幼，都得斩草除根。所以，卓玛小哥为躲避仇家，带伤远走高飞，至今不晓得流落何处……

这么大的命案，政府不过问么？

警察也抓了几个凶手，可过一阵就取保候审，再过一阵就逃之夭夭，发通缉令也不起作用。藏区解决纠纷都找活佛。调解中，唐家提出赔偿 20 万人民币，可卓玛阿妈不答应。家里没男人，钱有啥子用呢？据说母女俩受了强刺激，精神都有些崩溃。作为佛教徒，她们念完经，就将圈养的 100 多只羊，统统放生；几十头牦牛，也拴上红布条，统统放生。

那往后咋个生活？

卓玛阿妈当即离开寨子，到县城一所学校打工；留下卓玛，孤零零，守着空荡荡的藏楼。每天进出，都要撞见杀害自己父兄的仇人，真是度日如年啊。嘿嘿，刚巧在这个关口，我在成都郊县搞文化山庄，需要服务员。道孚县林业公安局的亚玛多吉，50 多岁，被称为“民间英雄”的藏族老头，与我有交情。是他牵的线。卓玛

从麻孜乡走到道孚县，再沿途搭便车到康定，再转班车到成都，耗了整整 3 天。亚玛多吉给我讲了她的身世，我十分震惊；见着她本人，我又震惊了一回。她弓腰驼背，满面愁容，看上去起码二三十岁，可一盘问，才 15 岁！搞得我不禁自言自语：咋这么苍老喃？她却急了：哪点老嘛，真的只有 15 嘛。

遭孽哦。我老婆心软，收她为干女儿，我措手不及，40 出头就做了干爹，真不太习惯。不过，这女娃的确懂事，手脚麻利，一天到晚干活儿，稍有空闲，就叽叽咕咕念经。个人不便一律不开口，比如饮食，藏人习惯糌粑、酥油、奶和肉类，可她几个月来，都随我们吃清淡东西。佛教徒不杀生，卓玛连苍蝇也不打，哪怕苍蝇三三两两追她，叮她的脸和手背，她都放任自流。我有时看不过眼，就问她烦不烦，痒不痒？她居然回答，心中有慈悲，就不烦不痒。搞得信佛而打苍蝇的我等汉人十分尴尬。

这不像小女娃说的话。

是嘛。所以，我渐渐适应了干爹的角色，觉得对她负有某种责任。如此，相处到今年 3 月，卓玛有些想家，挂念自己的亲妈。我和老婆看出来了，就商量着，等手头的事儿忙完，就开车送她回道孚探亲，与她阿妈见个面，顺便也重温一番藏区风土人情。卓玛晓得后，欢喜得蹦蹦跳跳，干爹干妈叫个不停。

唉，车子都检修妥了，偏偏不遇巧，撞上 3?14。所谓的西藏骚乱。寺庙被困，喇嘛被抓，还打死了不少人。全国形势都吃紧，藏区转眼就成敌占区，准出不准进。卓玛通过上网，第一时间就目睹了若干枪杀喇嘛和觉姆子（译音，意为尼姑）的图片，其中有一张，子弹自前胸进，后背出，隐约能瞅见肺叶。卓玛既沮丧又激动。她说：干爹干妈呀，我们藏人没活路了！寺庙里也要挂五星红旗！我说：小小年纪，莫去关心政治。她说：政治我不关心，可嘉绒仁波切（达赖喇嘛）我关心，每个藏人都关心。以前我们从麻孜去道孚县城，走在街上，经常被当兵的拦住检查。我说：小娃娃也检查

么？她说是，比我还小的也检查。叫我们把脖子上的挂件统统拿下，佛珠、佛像、护身符等等。如果其中有嘉绒仁波切的法像，就立即扯掉，扔进垃圾桶；有时还丢地下，逼你吐口水、脚踩。

卓玛哭了。我也非常难过。我熟悉藏区，我晓得对于藏人，嘉绒仁波切就相当于父母，却又高过父母。

是啊。这一来，卓玛就归期遥遥了。

但我还是许愿，等骚乱过去，里面的重重关卡撤了，路通了，就陪她回家。

然后呢？

大家都晓得，3·14 以后，又是 5·12，之间的两个月，乱子不断，一直没消停。

卓玛着急坏了。

没用啊。不过她太早熟了，只问过两次啥时回，就再不提了。除了干活儿和诵经，她几乎没话，可天老爷使我们感情融洽，我还真进入了干爹角色。有些朋友晓得卓玛的背景，来主动关心她，包括你家小金，也送衣服。娃娃乖，干爹我也乖，一直暗中打听，去道孚的路何时通？才稍有眉目，可以动身了，他妈的又来地震。

我们极度惊骇。山庄这边震感较强，但损失不大。不料卓玛反而比较轻松。5·12 当天，她陪我们呆在野地里，先独自为地震死难者诵经，再打破沉默，连称不算啥不算啥。我们康区，特别是道孚县麻孜乡，经常地震。干爹你晓得不，我家藏楼为啥要用那么多原木？连墙壁都是大木头穿兜，成一体；上下也大柱子穿兜，成一体，就是为防震。结实的藏楼，震不垮，一般的山洪、泥石流下来，也不一定有影响。

吹牛吧？

卓玛赌咒发誓，真的真的。曾有座藏楼，被连根拔起，自山腰哐当哐当滚拢山脚，横在石头中间，依然没散架。人也没事儿，不

过羊晃死了好几只。

2008年6月17日，凌晨，阴间晴

我有些困倦了。老余却不管不顾，又开一瓶白酒，谈兴甚浓：

地震期间，我始终在操心卓玛，而她上网成瘾，虽然这也不耽误干活儿。可我老婆发现，她经常凭空走神。夜半三更做恶梦，哇哇大叫，我们隔几堵墙都听得见。原来网络流传的若干地震死难者图片她都看了，特别是那些与她同龄的学生娃娃，脑壳开瓢的，身首异处的，断脚断手的，活埋的，倒吊的。记得六四那天，我在山庄通过代理服务器，浏览海外反动网站，卓玛神不知鬼不觉地凑拢来。我当时没在意，就继续点击记录视频，第一个是当年天安门的开枪场景，没两分钟，中断；第二个是继西藏骚乱后，康巴持续动荡，武警们正持棍追赶和痛打喇嘛和觉姆子（译音，意为尼姑），呲牙咧嘴的。卓玛深受刺激，你你你半天，竟说不出所以然。我晓得，她的表姐也是觉姆子，就连忙换第三个视频，不料旧闻比新闻更火爆：广东江门台湾商人食婴案件。首先申明，这不是行为艺术，也不是你在《底层》里写过的拿胎儿熬汤，而是正儿八经吃生下来的幼婴。案板上血糊糊的人体，被砍切得头是头，腿是腿，肚皮是肚皮。有烹调方法、程序及佐料。据说这是特大壮阳滋补品，立竿见影，当晚吃喝了，60 多岁的老头搞 20 多岁的包养二奶，连续作战，还游刃有余……

我的头皮都麻了。

我也是。而卓玛你你你半天，终于喊出“你们汉人咋个那么坏哦”。令我愕然。她平时“干爹干爹”蛮亲热嘛，咋翻脸就一竿子扫一巢，针对所有汉人了？

一时冲动吧？

她扭头就跑，躲进某个旮旯，饭也不出来吃了。晚餐之后，我突然听见我妈妈屋里动静异常，进去一看，原来卓玛正在下跪。大家问她咋回事儿，她不开腔；扶她起身，她犟着不肯。如此僵持了半个多小时，她突然说：我对不起姑婆。反复就这一句。我说：你一直很乖，没对不起谁。她却充耳不闻，继续“对不起姑婆”。

脑壳已经出了问题。

我们强行架走她。我妈妈吩咐拿药给她。当然，吃不吃只能随便。当晚，半夜三更，她从床上猛然坐起，摇醒身边的中年厨娘，发问：高阿姨，你是不是要杀我？又重复好多遍。

比较典型的迫害妄想症。

第二天早饭，她又揪住厨娘问：高阿姨，你是不是要毒死我？我们几个人都当作她面，亲口咬馒头、喝稀饭，却丝毫减轻不了她的执着。事已至此，只能痛下决心，带她脱离山庄，先去成都。卓玛学习愿望强烈，我们准备花钱托关系，弄她进旅游学校，这次就乘机，让她面试一回，说不定可以冲淡她的初发抑郁症。

卓玛跑到我妈妈跟前，叫罢姑婆，就扑下身，嘣嘣嘣，连磕 3 个响头，把泥地啄出个坑。我妈妈说：娃娃慢慢走，去成都散散心。

在成都我家，卓玛呆了几天，根本没法让她出门。稍有疏忽，她就冲进厨房拿刀抹脖子。还点火烧屋。我老婆、老丈人，不得不昼夜轮班看守她。唉，火燎眉毛，非动身不可了。于是我马上找到画唐卡的藏族朋友邓都，借一辆越野车，拉着卓玛，二话不说就跑藏区。大早出发，拢康定才 1 点多。找了家星级宾馆，180 元一晚，卓玛却死活不下车。我将她的七、八个包袱提下来，好说歹说，终于强行架她来到房间门，她又像树桩桩，扎根在地，不挪动半寸。我没高原反应，却比高原反应更恼火，气喘，头疼，心跳过速。我打电话给铁哥们，现任甘孜州副州长，他答应下班后来；可直到下班后、晚饭后，甚至该上床睡觉的 22 点 30 分，他才赶来。你想想，

从 13 点算起，9 个半小时，我与一个疯子对峙，没空喝水，没胆量厕屎尿，某一刻实在尿急，可刚掏出家伙，就听门响。慌忙扭身拦截，右裤腿湿了一片。

为啥子哟！钱？理想？还是信仰？在几米、十几米之外，许多人议论纷纷，他们该不会把我当作人贩子？

副州长哥们终于现身。我迷糊，他的头脑却异常清醒。他当即替我给道孚一个副县长打电话，预先作出安排。还将自己的坐骑，一辆警灯闪烁的沙漠王子越野车，连带司机，供我任意驱使。我受宠若惊，还反思自己是否感染了狐假虎威的腐败习气，后来才逐渐明白，非如此不可。

这头说卓玛。一个女娃儿，四、五天，不吃不喝不睡也不排泄，脸颊的高原红早变成皱巴巴的狗屎黑，腰背驼得更厉害，整个人缩水，小了一圈，可疯劲儿蛮大。副州长一走，我又打电话求救于当地朋友，熬不动了，快来替换。朋友们很仗义，雇了两个在娱乐场所上班的藏族女歌手，24 点，午夜，眼皮都打架了，才风风火火赶到。挺会来事的，进门就笑成两朵花，招呼说：哦哟卓玛，不要板脸嘛，我们专门为你唱歌，边唱边跳也行。我说：让我先喝口水，吃包方便面。

卓玛也该吃东西了。

嘿，还是树桩桩，纹丝不动。一放松，又要夺门而逃。我和她争夺门把手，她竟然高喊：余干爹哦，快来救我！骇人一跳。

她连你也不认得？

弄不好，她连自己也不认得。都怪我平时不锻炼身体，此刻头脚打飘，只能向两个藏族妹妹，深深作揖，拜托她们通宵照顾卓玛。她们刚说“没问题，哥哥走你的”，卓玛就蹦个高，转扑进卫生间自杀。于是女歌手变成女屠夫，卓玛被咬牙切齿的她们拖出来，按回床铺。僵持了几分钟，到底规矩了，不，睡着了。

她们催促我快走快走。接着，一个封窗，一个拖椅子堵门，万无一失。我呢，凌晨两点还在街上窜，冷风如鬼哭，不禁记得苏东坡的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罢罢。随便撞进一家小旅馆，30 元 1 位，通铺，又干净又暖和。和衣而卧，睁眼就清晨 6 点过。起身窜回宾馆，女歌手们哈欠连连，却依旧围绕巍然屹立的卓玛团团转。

康定还是“跑马溜溜的城”吧？

妈的，你《康定情歌》听多了。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当卡车司机，去过康定。印象中风很大，许多房子半截埋土里，街边的狗一窜，就上房顶了。据说在上半城撒泡尿，能溜溜淌到下半城。

对对。从前进藏区，就像进入了原始的独立王国，雪山、草甸、牛羊、藏楼，原汁原味。可如今，四处都开矿，乱七八糟。人类发展经济，富裕了，大自然却穷了。据副州长的司机说，去道孚的路，还是朱镕基当总理，下来视察前，抢修的。曾经很漂亮，不到两年，又恢复了烂路原貌。

出康定城不久，翻折多山，海拔 5000 多米。卓玛一触及她从小就熟悉的景色，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午两点多，我们终于抵达道孚县城。副县长已在最豪华的酒楼恭候，作陪的包括麻孜乡党委书记等大小官僚。满桌野味，麂子、野猪之类，我却没一点胃口。按规矩，我频频给牵线人亚玛多吉打电话，可这狗日的“民间英雄”，硬是不接；派人去他家里找，不在。我满头冷汗，拨第 8 次电话，他到底接了。可能考虑到州长和县长的压力，他赶过来了。之后 5 分钟，卓玛阿妈到。

副县长耳语道：立马交办！原来此地骚乱不断，为防意外，他们事先没通知卓玛家人，而突然接卓玛阿妈过来。母女相见，物是人非，不竟抱头痛哭。我像个无血无肉的拉线木偶，站在旁边说：

你女儿送回来了，还有七、八个包袱，我们给她的两千多元钱，不晓得在哪个包袱里。现在我们乘介绍人也在，交接一下，好不好？卓玛阿妈答好。一帮人就稀里哗啦下楼搬东西。接着，我被拽上车，正要开溜，麻孜乡书记拦住说：可不可以将卓玛送到家？司机说：送到死哦。这次幸好是政府出面，也没惊动卓玛家远远近近的亲戚，否则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是被当人质，扣押在某座藏楼，运气算好，重见天日之际，说不定就已经疯了；二是人家连提几个疑问，你回答不上，就被一刀子捅翻。我吓得吐舌头。司机又说：千万不要！藏人见面打招呼才吐舌头，你吐，藏人就认为你在模仿、讽刺、甚至挑衅。

我们屁滚尿流地返程，接风酒宴没沾一嘴，所以在渐行渐远中，空胃一阵阵绞痛。抵达道孚前头的某个县城（名字忘了），司机下车办点事儿，我想跟着去觅食，司机断然拦截，并反锁住车门。原来这几天，本地几座寺庙的喇嘛和觉姆子闹事，公开亮出象征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和达赖喇嘛像，并与前来镇压的武警发生流血冲突。喇嘛和觉姆子被开枪打死十几个，打伤几十个，更多的人关起来了。司机还说：道孚及周围几个县，是康巴地区的藏独重镇，好多年了，海外的达赖集团一有风吹草动，喇嘛和觉姆子都挑头呼应，全体藏人跟着行动，不管青红皂白，就是要与汉人过不去。道孚县城的外来汉人经常被杀，几乎破不了案。所以我们平时开车过来，天一黑就呆在宾馆，不出门，哪怕约人喝酒，也在房间内。

既如此，我只得缩头挨饿。清口水一股股上翻，在下咽的当口，我蓦然发现两个披红袈裟的觉姆子，驻脚窗门外，冲我微笑。不，眼睛没笑，只是嘴角在拉扯。我读懂了这种“笑”：哼哼，政府车牌，还有警灯，上面派来的吧？告诉你们，我们不怕死！我们有嘉绒仁波切，轮回转世，死了再来，我们不怕开枪！

晚上 8 点过，我们方鼠窜回康定。匆匆别罢政府的车和人，在大街小巷独自暴走大半个小时，本人情绪才稍微平静。然后寻家川

味饭馆，好好吃一顿。再美美睡一觉。

整夜无梦。第二天下午抵达成都，却恍若梦游。

2008年6月18日，晴

午饭后进城，约老汪和老李在成都西门喝茶吹闲牛，厚颜无耻，海阔天空，不觉日头就偏西了。岂料昨天才分手的老余又来电话，称卓玛故事还有续集。

于是在火锅馆碰头。原来老余下午跑了四川省人民医院，挂精神内科，企图代替卓玛，缺席诊断，买些疯病药物寄过去。老余说，已亲口委托过麻孜乡党委书记照顾并监督，使她长期服药。

我欠身敬罢酒，就落屁股静候下文。老余狼吞虎咽了一阵，才喊冤枉：

惊险！刺激！本人也当了一盘疯子！

过于夸张嘛。

丝毫不夸张。我 1 点拢省医院，拿号票，按图索骥拐弯上楼，嘿嘿，转眼就傻眼——众多科室门可罗雀，唯有精神内科，也就是疯子科门庭若市。照规矩呢，该喊一个号进一个人，可大家都不管不顾，把医生当作珍稀动物，重重围困在中央。我挤不进门，着急得叫唤：不排号嗦？不料四周坐着、蹲着、站着的声音们一齐怒吼：咋个不排号？你算老几嘛？我忙赔笑脸：不算老儿。22 号得罪诸位。声音们也跟着矮半截：早得很，慌个逑。

无可奈何，我夹在过道里，夹在几十名貌似正常的疯子当中，正进退维谷，候诊长椅下竟突然冒出一毛茸茸的活物，不由分说，抱我大腿。原来是一脏得稀里糊涂的娃娃。我强作欢颜地弯下腰，轻拍那煤炭脑壳：哪来的猴儿？对叔叔这么亲热哦？

娃娃不吭气，却直勾勾地瞪着我，眼珠子比电筒光还射人。他妈的，撞上个小瓜娃子！我扳他手，不放；再扳，要咬人。我只好变成革命雕塑，挺胸平视前方，听天由命。这样硬撑了十来分钟，娃娃才松手，乌龟般缩回椅子底。旁边有人注解说：地震孤儿，还在躲地震。

大伙都似笑非笑地盯住我，搞得我极不自在，回应了两声嘿嘿，大伙的表情还是不变。凑得最近的老头，嘻着嘴，口水顺着下巴，挂出一条线；还有个大嫂，也嘻着嘴，可眼里没任何内容。我不禁嘀咕：紧看啥子嘛？紧看啥子嘛？我没疯哈，我没疯哈。

上午的号刚看完，要轮到我，起码还得两三个钟头。于是我拔腿开溜，在医院附近寻了家茶馆，磨蹭到 5 点半再去。不料疯子科更加红火。我迎头就撞见一毛泽东时代的机关女干部，穿着褪色的中山装，挺胸昂头，目不斜视，在过道上来来回回走。接着在门口，又撞见一过时的摩登女郎，冲我笑。还十分客气地说：你先来你先来。我以为她比较正常，就问：你多少号？她说：我的号早排过了。这么多人有病，我不急，我让他们先看。我心想，总算在地震期间，在疯子堆里，发现个活雷锋。就竖起大拇指，引为知己。她又说：哪个开关出问题了，就修哪个开关；水龙头不出水，就修水龙头。我说对对，不过我的开关和水龙头都没问题，我替别人……

话音未落，她的手机响了。她道声对不起，就接电话：喂喂。哦，你嗦？晓得了晓得了。告诉你，这几天，还是跟刚地震那几天一样，大家的神经都不太正常。我虽然没受啥子影响，但是医生诊断，我已经得精神病。真的真的，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谈恋爱还真真假假，这种事情正儿八经，落到实处的。比逛街、做生意、男女上床更落到实处。所以，这几天不要找我耍，打不得麻将了，实在要打，你们就自己打，三缺一可以嘛。离了我，地球就不转罗？你把我当作铁人王进喜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盘地震，不止抖三抖，起码抖百抖。麻将还是要继续，死了人也要

打，只是我戒麻了，我病了。还不相信？真的真的，我就在省医院，精神内科，要不要医生接个电话？

医生在桌子后头，50 多岁，已被地震疯子们折腾得满面倦容。此时就随口应答：不必了。你小点声行不行？——喂喂。医生不接电话了。还让我小点声。是是，看病嘛，又不是洗麻将牌，稀里哗啦，用不着大声喊“糊了”。地震一盘，才晓得命最重要哦……

这是疯子么？好像每句话都在理。

而且还一句顶一万句。

恐怖恐怖。

所以呢，我对正在工作的医生充满敬意。我戒骄戒躁地站旁边，学习人家的耐心。一胖大嫂，好几层下巴，与医生对峙了 20 多分钟，还赖着不走。她的显著特点是，每说两三句话，就插一声长叹，唉呀——唉呀——！从肺腑深处吐出来的浊气，把桌子上的诊断本子吹得哗哗翻。医生再三挪动椅子，避免与她正面交锋，并反复劝导：其实你可以连贯说话嘛。

胖大嫂说：我控制不住要叹气嘛。真的，唉呀——！

你完全可以控制嘛。

我忍不住嘛，真的，唉，唉呀——！

你忍得住。你试一下。看着我，这样，

我忍得住，就没病了，唉呀——！我也不想，地震的非常时期，我也想振作，唉呀唉呀——！

我们换个话题，你不要想着叹气。我给你开的药，疗效如何？

你给我开的药？好久哦？

前几天。

唉呀——！你的药，我已经吃了 1 年多，唉呀唉呀——！还有点见效。

那就继续服用。

好好，唉呀——！

唉呀——！下一个。

人这一辈子哟，没啥意思，唉呀唉呀——！

一表情严肃的小伙子接着应诊，问答有板有眼，与正常人无异。医生刚判断“很有起色”，小伙子就亮出长长的小指甲，嘎嘎，弹两下，顺势还抛一个川戏里的花旦水袖。医生皱皱眉，叫下一个——80 后女孩，短衣短裤的新新人类，上台就解扣子、露酥胸。医生连称“不必了”。女孩却产生误会，以为自身的魅力不够，就站起来，右腿踏凳，要宽衣解带了。

大伙立马好言哄骗。女孩离去，我便登台，与医生对视两秒钟，好戏开始。

姓名？

卓玛。

性别？

少女。

年龄？

16 岁。

哼哼。好好。还是藏族。继续说继续说。

我当然不是叫卓玛的藏族少女，我当然不止 16 岁，可我当时没回过神，就当真继续讲卓玛的故事，发病的前因后果。医生时而埋头，时而抬头，玩弄着圆珠笔，笑得比哭还难看，可仍然一如既往地鼓励“继续继续”。我呢，沉浸在又幸福又不幸的往事里，自己将自己感动得厉害，眼眶都湿润了。

晚霞染红了窗台，医生还在轻声催眠：继续继续，不要停不要停。

人家把你当成会编故事的病人了。

所以，当我讲到一小半，就猛然跳起来：我来替人看病的！医生，我不是疯子哦！

医生却不动声色：我晓得你不是疯子，没人说你是疯子。

我真的不是疯子。

没得事儿。继续继续。

哎呀医生，你大可必用这种眼神看我，你疲惫了，辛苦了，我理解。有好多人挂你的号哦？

下午有 40 来号吧。

眼下 5 点过，才轮到我 22 号，恐怕 10 点钟你才下得了班。

好好。谢谢关心。你还有其它话么？

卓玛是我的干女儿。我替她看病。

她为啥子不亲自来？

她在道孚县，藏区。

哦哦。原来你不是卓玛。原来卓玛跑藏区了。好好。继续继续。

哎呀医生！我没病也要被你搞出病。

是么？那我问你，姓名？年龄？在哪儿工作？

余某某，41 岁，在某某文化山庄工作。

那某某文化山庄有啥标志性建筑？

半山腰，青砖白墙，带点南传佛庙风格。

哎呀，在那边我买过房子！我们还是邻居呢。误会了误会了。

医生递来大把纸巾，我边擦汗，边将卓玛故事又讲一遍。医生沉吟半晌才说：根据你描述的病征，这个藏族女娃娃，是典型的精神分裂，即受迫害妄想狂，一般药物对她不起作用。

医生，求你想点办法嘛。

我可以开药，你也可以给她吃。但无关痛痒，白花钱。最直接最见效的，就是马上送精神病院，电疗。

绑扎起来受刑？

第一步是这样。

这不是法西斯么？不行不行。

于是我就两手空空出院。立在街边走神一刻钟，差点叫自行车给撞了。人啊，真没多大意思，哎呀——！

叹啥子气哦？喝酒喝酒。

哎呀——！他妈这世道……

我看你也变成叹气的疯子了。哎呀——！

2008年6月19日，晴，闷热

老余在电话里说，卓玛从藏区老家打来电话，吓人一跳。

我忙问正常么？

出奇地正常。她先羞羞答答打招呼：余干爹还好么？全家都好么？令人不由自主哆嗦了一下。我沉住气，应声还好。不料下文却是：余干爹，你可害苦我了。你把我当疯子送回来，搞得大家都认为我是疯子，阿妈也认为我是疯子，把我关在屋里，好多天没出门。我不能解释没疯，要不就更疯。今天好不容易逃出来，给你们通个信。干爹干妈啊，还是想个办法，我要重新回成都，我要学习。

不错嘛。好像换了个人。

只是转了个圈儿，又回到原来轨道上。这也是轮回之一种。我有些激动，说话语调都变了：卓玛，你终于脱开魔障，清醒过来，还是先给始终照顾你的嘉绒仁波切烧 3 柱高香吧。以后你的人生还长，还有多种造化，你的干爹，凡夫俗子我，会为你设想的。

2008年6月20日，阴间晴，阵雨

晌午与安县桑枣中学的叶志平校长电话联系，确定次日见面，完成在美国的嫂子交办的作业。。

叶校长已经大名鼎鼎。因为他提前数年频频折腾，终于用原工程资金的两倍，改造了豆腐渣教学楼，从而在毫无预兆的地震中，令 700 多上课师生无一伤亡。所以我那心软的嫂子读了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唏嘘之余，又是捐款又是写信。其中有言：在当今中国，常识弥足珍贵，良知可抵万金，善良是生命底线。从图片上，看着废墟中成堆砸扁的、鲜色犹存、失去主人的书包，我无法克制弥漫心头的悲哀和愤怒。为什么这些刚刚长成的人芽芽，竟成了邪恶罪孽的替罪羊？全民在灾难后的良知回归，草木藩生，固然令人欣慰，您在灾难前数年躬行大道、悲壮守义、举命关天，绝不与腐烂妥协的践行，是我悲哀与义愤中最大的慰藉。毕竟，在那些灾难降临前的漆黑的白昼，有您，哪怕只有您一个，与完全没有，本质不同。您在漫长平庸时光里孤独的坚守，与灾后的震动与觉醒，意义不同。

这段话使我想起生不逢时的孔子，天不生仲尼，长夜无明灯。相隔几千年，这位叶校长果真还奉有教无类的孔子为师傅？

2008年6月21日，晴间阴，毛毛雨

头天就与我哥大毛约好，今日大早，我们在成都北郊昭脚寺长途汽车站碰面，一起上路。

大毛开一辆雪佛莱越野车，打头好似专职户外摄影师，其实他的专职是牙科医生。出于对不务正业者的担忧，我在云遮雾罩的高速路中，一再提醒“慢点慢点”。透过车窗外的毛毛雨，被抛弃的

老公路隐隐约现，令我不禁记起姐姐飞飞，曾密切往返于夫家绵阳和娘家成都，如今两个来钟头的行程，当年要耗大半天。一转眼，她就逝去 20 年了！而在她出事地点诞生的前妻宋玉，已经离开我 4 年余。死者与活者在眼下，居然不分彼此，或者浑然如湿漉漉的伤感天气，包裹在我们四周。

我早已不是诗人，可偶尔跟诗人还有交往。在绵阳迎接我们的胖乎乎的老卢，直至今日还写诗。午饭吃牛肉，高能量。咀嚼间，我们还附带谈些诗歌掌故，如某位又发福啦，某位又"诗意地栖居"啦，还有北川县城地震，一下子就覆灭了一个诗社，50 多名诗人，等等。接着，大家结伴走桑枣，与新的和老的安县城区擦肩而过。途径此片最著名的黄土坡地震灾民救助站时，大毛仰望火辣辣的大横幅，放慢了车速，我却熟视无睹地强调：回转再来。

阴阳怪气的太阳露脸了，整个天空像随意涂抹的印象派风景，颜料堆得很厚。乱七八糟倒塌的农舍，往来的车辆，连绵不绝的地震棚，还有灾民或行人，都叫天空的颜料给浸透了。我的《底层》日文译者刘燕子说过：这个世道，人与鬼都在匆匆赶路。

下午两点多，车抵桑枣。太阳隐没了，天地人都陷入无边的泥沼。大眼睛老卢，顿时觉得眼皮沉重，像糊满了眼屎；大毛边按喇叭，边探头出窗，在麻木而汹涌的人流中吼开一条道。我粗略观察，街两旁的房屋至高 3 层，不少墙面垮塌，但由于穿梁之间的拉扯，骨架子还歪歪斜斜立着。而且，饭馆照旧以此为窝点，明目张胆地营业。矮桌子摆放露天，甚至下了街沿；乡民们熙熙攘攘，或坐或站，正大吃大喝。最引人注目的高厨，一扁担身材的瘦男，一两百斤开外的肥女，南北相望，都将锅铲鼓捣得山响。大毛叫道：好大的胆子，敢在地震废墟上吃喝！也不怕房子塌嗦？肥女回应道：吃喝不怕死，怕死不吃喝，老帅哥刹车嘛，里头还有位子。房子塌了不收钱，味道不安逸也不收钱。我问道：不干净不收钱么？却激起一片哄堂大笑：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

老卢连连咋舌，继而发表感慨：这就是川菜的精髓所在！中国人，特别是咱们四川人，如泥巴里的泥鳅，虽然没骨头没脑子，生存能力却全球闻名哦！

农贸地摊弯弯曲曲蔓延。在地摊的深处，我们终于寻觅到桑枣中学，打眼看，如一家普通的乡镇企业，入口狭隘，铁栅斑驳。我下车打听叶志平校长，门卫称，昨天晚黑去县城开会了。我吃一惊，嘀咕道：我们已经约定，咋个又变卦？就转而请求面见校长夫人。门卫查验证件，确认了我等身份，再电话请示，放车入内。

过道两旁是玻璃橱窗宣传栏，除了强调爱国和校规，就是中外圣贤语录，孔孟首当其冲，其次是卢梭和爱因斯坦。恍惚记得有“学而时习之”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类。我们下车，默哀似地经受过一番洗礼，校方代表，年轻而体态圆满的黄主任就浮现了。客套再客套，我们才被引向地震篷布搭建的临时办公点，两台电脑两张桌子，连凳子也没多余的。我简单说明来意，黄主任垂耳聆听毕，才低声说：对不起，叶校长临时有事，不能在校园恭候您。但他亲自委托我接待。捐款和信件也由我负责转交，好不好？我说不好。黄主任说：这也是大家的意思。我说：一笔很小的私人捐款，不需要公事公办。黄主任说：作家同志，您误会了。我说：主任同志，你也误会了。我靠个人写作为生，从来没办过公事。在美国的作家某某，跟我一样，怀疑任何单位和组织的纯洁性。所以她不愿通过种种机构，而是托付朋友，几经辗转，指名道姓，要将这笔钱送达叶校长手中。还申明，这不是地震捐赠，叶校长可以自由支配，补贴家用。就像一个人对一个人表示好感，顺便送点钱财，还需组织批准么？

黄主任脸红了。我顺便问校长夫人在否？黄主任点头。于是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作为学校教员的叶夫人到底露面，不过一发丝花白的瘦小妇女。稍微寒暄，叶夫人就开门见山：我代表叶志平及全家，感谢美国的某某先生，她和她女儿的信，我收下，永远保存；

钱，我们真的不能收。请别打断我，教育系统有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开这种先例。我迟疑半晌，问：你们咋个处理叶校长名下的捐款呢？

直接打到教育局的账号，由上级统一安排。

怎么个安排法？

学校需要多少，立项目，报预算，教育局审核批准，再拨下来。

本来就是给你们的钱啊，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子？

上级的理由是，桑枣和叶志平出名了，捐款多；可还有更多没名气的受灾学校，捐款少得可怜，要互相平衡一下，端平碗里的水。

不愧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嘛。

是的。

可捐款者的意愿呢？谁又去监督教育局呢？

问不了的事儿，就别问。我们是小人物，守好自己的本分和良心，就知足。

这么说来，我真的为难了。没法向美国的朋友交待。

僵持片刻，叶夫人深深地叹气，然后转头与黄主任耳语。在他们背后，游弋着几个身材高大的辽宁特警。其中领头的，干脆靠距此两米远的墙根坐下，心不在焉地摆弄着帽子，眼角却朝这边扫来。

终于，叶夫人下定决心：好吧，老威同志，我和叶志平接受这笔钱，直接用于学校，不上报了。黄主任，你来经手，我来写收据，注明一下这个情况。

待 7000 人民币的交接完成，我的四肢已有些麻木。

大家都松弛下来，我们方由叶夫人和黄主任陪同，参观了校舍。那座 3 年折腾 8 次，一再加固的著名 4 层教学楼骇然耸立，从外表看，如布满铁栅的集中营。据说室内的承重墙柱都重新浇铸过，我企图闯入验证，黄主任却摆手，告知险情未除。我好奇地问：媒体

报道，在 4 年前，叶校长就力排众议，在校内定期举行地震逃生演习；在 3 年前，就开始同豆腐渣工程对着干。莫非他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叶夫人苦笑道：我们是乡镇中学，条件落后，经常停电，有些调皮娃娃，就趁晚自习捣乱，在漆黑中装神弄鬼，将教室搅成一锅粥。同学们或遭惊吓，或受伤。更有过分者，一再玩火，一再搞出火灾隐患。如果真出事儿，哪个负得起责呀？所以，形势所迫，叶志平就吩咐，每学期，每周，各班定期举行火警疏散演习，出口、楼层、路线都事先规划妥当，老师分工分责。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

火警逃生转眼成了地震逃生。

对呀，老师加学生 700 多人，一个也没拉下。

不简单。

我跟叶志平几十年，真没看出他有啥子超常能力。至于加固教学楼，我想，每个良心未泯的人，都会和他一样。这次大地震，垮了那么多学校，死了那么多娃娃，是天灾也是人祸，要吸取教训嘛，不能乘机捞名捞利。哎呀，还好夜里没地震！我们的学生宿舍没加固，有不同程度的毁坏，如果半夜三更，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无话可说，就配合摄影师大毛，在校园里转悠着拍照。3 排地震棚搭在操场，千余名学生还在食堂大棚底上课，闷热，潮湿，外人分辨不出年级和班级。我感慨万千地咔嚓，顺便也沾染了少许青春的蓬勃气息。

我不再遗憾没面见叶校长。

我晓得他还有太多的事儿要做。

2008年6月21日，晴间阴，毛毛雨

离开桑枣中学时，心情有些惆怅。不知为什么，突然记起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遗言：动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走自己的路。我去死，你们来活，何者为佳，唯上帝知道。

归途中没人说话，大家的脑子仿佛锈住了，只木然地盯着窗外。公路两旁散落的地震棚，时而密集时而稀疏，如随意性较强的庄稼。一对野狗正忙着交尾，互相拉拉扯扯，居然搞到了路中心。唉，寻欢作乐、不顾死活的畜生啊，你们的主人是否还活着？

顺便拜访位于绵阳远郊的黄土坡地震灾民救助站，一个戴红袖套的执勤人员挥手拦截，大毛摇下车窗，出示《摄影记者证》。红袖套说：不行不行，上级规定，这儿不能拍照。大毛说：参观可以吧？不待回应，就轰的进站了。

起伏蔓延的地震棚，分左右两个区域，估计至少安置了上万人。我们站在中间的黄土梗，十分引人注目。大毛有正面人物的气派，就高视阔步，直奔前方河堤，指挥部、临时派出所，以及高音喇叭都设在那儿。我和诗人老卢不像好东西，就只能钻些阴暗角落，尽量凑近耗子般东张西望的灾民们。我一时手痒，掏出照相机，才咔嚓两回，就被火眼金睛的红袖套逮个正着。陪笑无用，强令之下，也只好删除。我顺便诘问红袖套的来历，答“志愿者”。我奚落道：啥子志愿者，帮凶罢了。红袖套有些愧意，就嘀咕道：我们工作不卖力，也要被警察赶走的。理解理解嘛。老卢点头道：我也是绵阳市民，我也差点来当志愿者，只可惜老婆拦着，脱不开身。所以理解最重要。我接着问：外来人不准接触灾民么？答：得指挥部批准。我刚要顶一句“这儿是不是犹太集中营”，老卢急忙岔开：好好。我们的人正在交涉呢。顺便转转可以吧？红袖套迟疑道：转转没啥子。但是不能拍照，不能交谈，更不能采访。因为最近灾民的情绪很不稳定……

于是，我们鬼鬼祟祟地沿地震棚之间的巷道兜圈子。刚刚下过雨，棚内湿气腾腾，犹如蒸笼；我探入脑袋几秒钟，竟被熏得泪汗交加。我撩起衣襟，擦了半天镜片，才瞅清楚一溜地铺，竟长长短短，有五六个娃娃酣然入梦。我嘀咕道：这么潮，也熟睡如猪？老卢叹道，自己全家都睡过地震棚，还是带气垫的高级棚，也扛不住，太阳升，里面的温度跟着升，最高达 50 度，简直是桑拿房。所以绵阳市委书记谭力来视察，一喊“同志们好”，大家就毛逑了，回答“好你妈个锤子”。我说：你家房子没垮，还能偷跑回去嘛，人家可是背井离乡，扎在这前不沾村后不沾店的荒郊。

正唏嘘着，一干巴老头从背后插嘴道：回不去罗。整个北川城，地基都抖松了，咋个重建家园？但是在这鬼地方，也熬不出头。风箱里的耗子，两头不得出，憋死的下场嘛。

我习惯性掏录音机，立马遭老卢制止。老头将我们领到自家帐篷前，浑身被莫名的怒气激得哆嗦：你们看看！地下除了塑料布，啥子都莫得，睡一觉起来骨头生痛，可政府还吹嘘救灾初见成效！不过想想我家震死的 5 口人，心就死灰灰了……老卢奉上 200 元钱，老头受宠若惊，直招呼坐坐。我到底忍不住，前后左右咔嚓了十几张，引来灾民围观。老卢连声叫撤，才没被闻风而动的红袖套堵住。

与大毛会合，却见其春风得意。原来有某某电视台在此采访，指挥部特地挑选了两三位信得过的灾民代表上镜，豪言壮语之际，大毛就乘机混淆身份，过足官办摄影家的瘾。

傍晚回到绵阳，天边居然跃起彩虹和夕阳，令人的心情略有好转。于是由老卢做东，再叫上当地文人老郑作陪，驱车直达江东。曾几何时，那顺水的酷似秦淮河畔的声色场所，铺张数华里，夜夜笙歌；茶客、野鸡、艺人和麻将，大肆嚣张，将这块地皮碾得滚热；特别是江中高耸入云的趸船，几乎就是不挂牌的青楼。可如今，人气低迷久矣。正如老卢同志所指出，大伙的震后腐败精神急需重建。

而老郑却道：地震中老板也没闲着，沿江的茶亭都租出去了。

我们家迟了一步，还没租到呢。我怀疑道：绵阳若是震中，江边不更危险么？几颠几踱，桌椅、亭子、人就饺子一般下水里了。老郑道：顾不上了，当时的人们，射尿似的朝城外奔，茶亭的租金，涨到一两百元一晚。直至闹堰塞湖，这一带才彻底萧条。

我笑道：那我们就去最萧条处，凭吊一番。

老卢道：你以为你是毛泽东，一翘屁股，就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老郑道：本地毛泽东是谭力嘛。据民间传闻，他在北川灾区指挥抢险的镜头，全是江边拍摄，然后由电视台嫁接完成。你说风不风流呢？

大毛道：真的么？温家宝晓不晓得？

老郑道：鬼晓得。

车速减缓，司机大毛提醒道：进入军管区了。我探头一看，果然救灾军车和军人都比较密集。更为蹊跷的是，吃喝玩乐的场地，还有两排戴钢盔的卫兵把门。

老卢却不管不顾，冲着“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大红横幅，直叫进进。夜幕悄然降临，憋闷了个把月的花心民众，如阵阵暗流，从四面八方涌来，搞得我们差点寻不着停车位。好在江面宽阔，只要屁股落下，再眺望一番滔滔江水，立马感觉人世渺缈。茶饮够了，接着上酒饭，没吃几口，正前方临时搭建的舞台四周，突然灯光大作。七彩的灯球灯柱，满场子乱搅，将数百正常人头变为非正常鬼头。某瞬间，零点零一两秒，我瞎掉又复明，桌子中央的水煮鱼，竟一阵红一阵绿；而大毛的脸，成极阴极阳两瓣。我失惊失态，连连“嗬哟”。不料通俗噪音接踵而至，那电子鼓槌制造的地震，不由分说，劈头盖脑，强暴我们的神经。老卢喊什么，我听不见；老郑喊什么，我还是听不见。于是两张刚嚼过鱼的油嘴一起凑拢来，我终于感觉到老卢的话，大概是“痔疮音乐。屁眼儿麻酥酥”之类。

伟大的主持人，花里胡哨的男生登台了！翻臂亮披风、亮鬼脸、亮直立性交的姿势毕，才在“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巨幅底幕下宣布：5·12 大地震之后，绵阳人民盼望已久的首场文艺演出，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飓风美少女舞蹈队！大家欢迎！

既然观众都鼓掌，我们也就没理由不鼓掌。因为老毛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况且美少女当之无愧，脸蛋、奶子、屁股、大腿，该漏漏，该遮遮，没啥可挑剔。至于舞姿，就别提了，大灾之后，做人要厚道点。

第二个节目是唱歌。第三个节目还是唱歌，但不是一般的唱歌，主持人说：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大家肯定见识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儿。可有种事儿，有种人，大家还没听说，你猜她是女的，他就是男的；你猜他是男的，她就是女的。怪了怪了，男女、公母真能互变？那石头和鸡蛋能互变吗？

台下有人站起来大叫：人妖！

主持人喝彩道：聪明！太聪明了！这位先生将得到 50 元人民币的奖励。人妖又叫变性表演者，泰国最多，所以大多数游客就认为，泰国是人妖的原产地。其实这没法考证。中国的太监是不是人妖呢？太监的歌舞大家看过吗？嘿嘿，扯远了。现在，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人中之人、妖中之妖麦蒂！

在美少女舞蹈队的衬托中，麦蒂犹如水仙花蕊，开放在前台。比身边的绝代娇娃矮一头的主持人继续道：哇，好美啊。不行，我忍不住了，我要抱一抱。哎呀，太性感！拿四川话说，这对奶奶太安逸了，我恨不得当众啃两口，又怕不雅观。麦蒂在泰国呆过，在美国呆过，突然有天，发觉自己的胸，异乎寻常地耸起，转眼成了波霸。于是毅然回国发展，以奶奶开路，半年不到就一跃为圈儿内的名奶名角……

台下又有人大叫：真不真？我想摸奶奶！

主持人纠正道：不叫奶奶，叫艺术，我们要尊重艺术。

麦蒂开唱了，举动很媚，喉咙很糙。一曲罢，就煽乎道：这是麦蒂特地为抗震救灾赶写的歌，今天首次演唱，一点心意。好听吗？灾区的父老乡亲，麦蒂为你们加油！麦蒂永远和你们在一块！

掌声大作。接着又一曲，接着麦蒂身缠活蟒，翻下台，和观众打成一片。大毛再也按耐不住，操起摄影家伙就冲上前。大伙都起立了，许多江边观众甚至登上桌子。老卢问：老威你一会儿去幕后采访不？

你把我当成啥子人了？

啥子人？底层人民的娱记嘛。

夜深人静，朋友们再三挽留，理由是：经过地震，深深感到人太不结实，见一面就少一面。我则坚持该分手就分手。于是车随人动，穿城区，上高速，朝成都方向一路狂奔。

2008年6月22日，夏至，晴间阴

死睡至中午，起床，空着肚子去网吧，给美国的嫂子回交差信。没一会儿，收到回复，很是暖心窝。抄录一段：相信你的眼睛和感受。这片地界，人口密集，各有活路，就剩你总把瓦砾埋了的骷髅翻出来给没了灵魂的人们绊脚。还带着恶作剧般的鬼笑。祭祀各有方式，这个死人最多世界最大的骷髅大陆，祭祀已成最要紧一项工程，所有正经非正经的活路都在它的超度或诅咒中进行。黑阒阒的作业环境，你把衣服裤子鞋都扎紧，别让自己绊倒才好。

2008年6月23日，晴

在网上偶然读到《被倒挂着进入天堂》，一篇关于地震遇难者刘晓波的新闻特写。恐怖。

学生刘晓波，地震时正在北川县医院实习，本来前程光明，不料逃命途中，双腿被身后追来的巨石压住，眨眼就倒挂于旧城区一暗无天日的排水渠内。

5 月 14 号下午 6 点，记者发现了他，但见上面石头比小汽车大，下面齐屁股的人体却悬空晃荡着。刘晓波说：我想活，你们救救我。记者没办法，只得从超市废墟中寻了两瓶饮料递去。刘晓波反向伸手，抓住瓶子，还喝了一口。于是记者又去找人，武警、消防部队都找了。“一个军官被我带到大石头边，他摇着头：起码 6 吨，没有办法。当时大型机械还没有进城。”

接着又传言上游堰塞湖要溃坝。所有抢险人员奉命撤离。直到 16 号，黄金救援期过了，还没溃坝。记者就再次入城，希望见着倒吊的活的刘晓波，或者被解救的刘晓波。可是，“我发现那块大石头已经被挪到里面，修出一条路。石头后面的乱石堆里，露出一只胳膊，直直的树立着。”

这个刘晓波死了，比我的朋友，鼎鼎大名的反动文人刘晓波要小 30 余岁。没有结婚，甚至没有交女朋友。可记者却肯定，他将倒挂着进天堂。

2008年6月24日，晴

与绵阳的老郑通电话，谈起刘晓波。老郑说，他也是第一时间进北川的。“在废墟里随便走几步，腿就会被地底伸出的手给抱住，叔叔救我！伯伯救我！哥哥救我！没得法哟。只能递瓶水，脱件衣

裳，安慰两句话，而已。也有实在痛急了，好说歹说都不松手的，就咬咬牙，活生生地掰开，跟刽子手没差别。本来嘛，我还扛着摄像机，可是才几分钟，我就拍不下去了。”

老郑还说，与刘晓波相似的有个人，被两块预制板卡着，吊车刚刚叼起一块，不巧余震来了，大伙扔掉东西，撒腿就奔。一大块废墟转眼就空了。就剩那吊车，那悬吊吊的预制板，如老鹰的嘴壳，在下面倒霉蛋的鼻子尖尖，日以继夜地晃来荡去。接着又是上游溃坝的传闻。再接着，大伙才惊抓抓地聚拢来，摆弄机械，放下悬空十几个钟头的预制板。可要救的人呢？眼睁睁，却硬梆梆。也许吓死的，也许失血过多死的，也许急着要跟倒挂着进天堂的刘晓波结伴——就这两个镜头两个情节，拍一部电影绰绰有余。

2008年6月25日，晴间多云，闷热

下午去新南门附近，约见从四川到北京发展、这次又转回来当志愿者的朋友胡某和李某。

早两年他俩都是艺术家，近两年他俩又受洗，成了家庭基督教徒，所以在靠江边的露天茶馆一落座，他俩就不顾炎热，不辞劳苦，向未得救的我宣讲开来。主旨为福音和地震。可见上帝之手无处不在。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底层挖掘的阴谋家，我对他俩乘抗震救灾之机传播福音表示敬佩，顺便还举出西方传教士乘瘟疫肆虐传播福音的先例。两人兴奋极了，还以为圣母门下又会添一新丁呢，而我的私心目标，却只奔地震。

老威：据江湖传闻，你们在北川县城搞 5·12 周月祭了？

胡某：没搞成。6 月 12 号凌晨 1 点，我们的帐篷突然被包围。几十个全副武装的特警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们 24 个志

愿者全部逮捕。很吓人哦，电筒光乱晃，冲锋枪抵着脑袋，我本来朦朦胧胧，快入梦了，可额头一碰冷冰冰的枪口，也不由自主惊叫一声。我们慌慌张张穿衣服，不少人套错裤头。最后，我们被押上警车，带到安县一派出所。彻夜审讯。

老威：咋会这样？你们搞破坏？

胡某：我敢说，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艺术家、大学生、民工、老板、退伍军人、文人、市民、白领，当然也包括基督徒，都是自发赶到灾区作贡献，都是凭良心。不是党和政府的号召，不是空喊几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帮助寻人救人挖死人、搭帐篷、分发药品、安抚死难者家属，等等，没有一句怨言。我们和贵州省特警疾控中心的帐篷紧挨着，同在北川一中操场扎营，平时相处得不错的。

老威：突然就翻脸了。

胡某：北川一中分高中和初中，有 30 个班，3100 名左右学生，这次地震至少死掉 1500 多人。据估计，还有 400 多具尸体没从废墟底挖出来。所以那些“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家长几天前就告诉我们，要集体到垮塌的教学楼前，焚香烧纸、磕头求神，以此祭奠、超度自己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当即答应维持秩序，协助他们完成“周月祭”。接着，我们向一中领导和北川县副县长汇报了情况，得到他们的口头认可。没想到，当地警方却杯弓蛇影，“截获情报，成功阻止非法集会，掐断引发动乱的导火索”……

老威：接下来就是“颠覆国家”了。

胡某：对嘛。所以如临大敌。不少志愿者遭到警察殴打，我们在一中后山为死难者立的纪念碑也捣毁了，一位学生家长想收藏一块碎片，也被痛打。

老威：他们是不是以为在救灾中显了身手，就有资格为所欲为？

胡某：身手？上帝发怒了，谁还能显什么身手？一中的老教学楼修好才 10 年，却眨眼间粉碎性骨折。5 楼盖 4 楼，4 楼盖 3 楼，层层叠叠垮压，里头几乎就没有生还者。而新教学楼，三四五楼完好无损，一二三楼之间的顶梁柱却全断，也是层层叠叠垮压，整个 2 楼已沉陷到地面。只是一些横梁还勉强支撑着，所以在楼板、楼地之间，剩约五六十公分高的支离破碎的空隙。也就是说，三四五楼的娃娃多半逃生，一二楼的学生多半死了，可还是有一些活的。不少学生家长哭诉，13、14 两天，外面还能听到里面的呼救。他们急得团团转，手刨不行，又没大型工具，只好求助守在现场的武警。不料军方回答：没接到施救命令。于是家长们又去找武警领导，却撞上开会。从中午 12 点到晚上 9 点，没结果。15 号天亮，里面的呼救弱下去，急坏了的家长们又找台湾专家，使用生命探测仪，反复几遍，证实废墟下还有人活着！于是家长们再去找武警，而军方再次答复：大型营救机械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有个家长见百般乞求无效，就自己冒险，贴着教室外过道缝隙挤进去，才发现楼板之间夹缝还不小。他那样一个胖子都能爬 10 来米，估计几个娃娃蜷缩一两天，问题不大。果然，他在被横梁隔成两瓣的教室右边，碰着两个死娃娃。泪哗哗地流啊！他喊天道不公啊！可没用，因为不知有多少困在夹层间的娃娃被拖死憋死了！

老威：后来呢？

胡某：17 号上午，日本救援队赶到。人家也没有什么“大型营救机械”，人家围着兜两圈，敲几敲，弄清楚情况，就简单明了，直接打洞。3 楼通 2 楼，2 楼通底楼，然后拴绳下人，到每个隔断的小空隙搜寻。结果呢，所有的娃娃都死了。

老威：据官方电视台报道，武警部队的救灾还是挺及时。

胡某：只能说，北川县政府的汇报很及时。据传闻，地震开始几个钟头，县里派了 3 批人员，逃到绵阳报警，可父母官谭力怕影响官运，均采取惯常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主义。第二天深夜

10 点过，400 赤手空拳的先头部队终于抵达，可面对山崩地裂人嚎，也只好束手待命。直到 13、14 号，成都、重庆的消防武警赶到，才首先抢救政府机关和银行，而普通居民的大规模救援一再推迟、推迟、推迟。

老威：那几天，我一直在看官方电视台的滚动新闻，看上去，部队相当卖力，不少战士手指头都抠出血了。

胡某：我不否认部队卖力，可收效甚微。有些救灾场面，跟演电视剧差不多，记者拿着话筒煽情，群众演员密密匝匝，可在演戏的同时，许多时间被耽搁，许多生命被耽搁。上帝作证，在天谴之际，犯罪还在继续。6 月 2 号，我们一些志愿者去暂时没垮的一中学生宿舍，却发现每扇门都踹开了，每间屋都被洗劫一空，没留下任何稍微值钱的物品……

2008年6月26日，晴间阴

下午两点，从成都搭长途客车赶到绵阳，准备接触当地文人雷某在电话里答应引见的地震死难者家属。不料出意外，连雷某也迟迟不露面。

没办法，只好聚集几个当地朋友，寻一家茶楼坐定，依旧是厚道人老卢做东。水过几巡，大家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老卢说：去年此时，大家还可以在露天喝茶，今年却不行，地面烫，坐不住人。真是地震前后两重天。我说对对。咋个绵阳也和云南高原差不多了？蓝天白云，透亮得过分，阳光就跟辣椒油似的，一碗碗朝地上泼。老郑说：关于天气，社会上有不少谣传。话说在北川和映秀之间，崇山峻岭下，多年来隐藏着最大的国家绝密。可 8 级地震一搞，绝密就泄漏了。我说是吗，这么轻易泄漏的绝密，能叫绝密？能挂在你我嘴边的绝密，能叫绝密？老郑说：不仅挂在嘴边，而且挂在天

上。你从少到老，往来绵阳数百回了吧？何时感到阳光像辣椒油？嘿嘿，地下核工厂被反革命地震给颠覆了，据说重量级的核专家也为国捐躯两三个，那种超出你我想像的能量在乾坤大挪移中释放，赶跑长期笼罩的云层，改变了天气。我咋舌说：核辐射还能拨云见日，造福于人类？没听说过嘛。

于是大家哈哈笑。头脑精明的老李说：从长远看，地震肯定造福人类，风景如画的九寨沟就是地震遗址嘛。几十年后，唐家山堰塞湖说不定又是个九寨沟。这两天，我在捉摸，是否搜集一些 5 •12 地震石，将来卖个好价。老卢说行啊，山上滚下来那么多石头，你得组织两三个车队，搜集一两年。老李说：搜集一辈子也值得！从山顶滚到山脚，伪劣石头早散架淘汰，剩下来的都是最坚硬的石头精英，能流芳百世。老卢说：北川到擂鼓镇的马路中央，至今倒立着两块飞来石，有 3 层楼高，你去拿回来吧。老李摇头说：不敢不敢，我的胆已破了。我问为啥？老李答：地震那刻，我和绵阳文化单位的 10 来个退休员工，乘一辆中巴，正要出北川县城。只听得轰轰轰几声，山尖尖冒红光，像火山喷发。接着又颠又摇。大家在车内坐不稳了，司机就拉开车门，吼声跑。嘿嘿，结果是我们领导，文联的刘主席反应最快，眨眼就窜出 10 来米。气得他老婆大叫刘某某！王八蛋！丢下老娘不管嗦！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并纷纷求证，范跑跑和刘主席，谁的速度快？老李说：人家范跑跑逃生，至少冲到了操场，安全地。可刘主席呢？才冲出 20 米，一匹大山迎头垮来，跟波浪一样卷，太阳没了，天黑了。于是刘主席回头跑，却见四面山都在垮。最后无路可逃，这群嗡嗡乱撞的人形苍蝇才又聚拢，背靠背，挤在原地。就这样筛糠，鬼叫，估计还有大小便失禁，我们在巴掌宽的地盘熬了将近 20 个小时，终于获救。神奇哦。如今刘主席这对患难老鸳鸯，还四处回放“患难见真情”，估计要上电视节目呢。

继续闲扯。一堆文人，又都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

以描述事物就稍带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老郑说他地震次日赶到北川，拍摄废墟时，有只猿猴猛然入了镜头，而发出的却是人声：郑哥，我是邱部长。老郑急忙放下机器，凑拢去看，不料猿猴竟拦腰抱住他，嚎啕大哭，直到眼泪冲淡满脸黑灰，才辨出曾在官场混过的类人猿故友。老郑掏出矿泉水喂他，跟安慰儿子似的。原来地震时，他正在 5 楼家中大便，急了，就双手圈住碗口粗的下水管。那晓得，竟如下树之猴，光着屁股，从 5 楼卫生间哧溜到底，毫毛无伤，脑子却吓出毛病来。老卢说：有个 73 岁的老汉，正在庄稼地里干活儿，地震了。他被连人带地抬起来，飞毯一般，在半空飘了几秒钟。正好落在百米之外的另一块斜坡上。还有一户人家，震前在山腰，震后却在河中，房子原封不动，不过很快就进水了。更奇的，是个老太太，右脚才跨出门槛，震了。她栽倒在地，抬头见对面山坡间，自己的儿媳妇在滚滚浓烟中，手脚乱抓，就急得连连惊叫。随后，呼呼呼，啥子东西凌空甩过两百来米，砰地砸在身上。她哎哟一声昏了。待醒转来，自己竟和死去的儿媳妇扭在一块儿！

我则记起马尔克斯讲的地震故事。中美洲某国某山城，爆发了百年未遇的地震和泥石流，城市全毁，四十万本地居民无一生还。当迟到的救援飞机盘旋于废墟上空，却意外发现一杆招摇的白旗。这是小城内唯一的活物，所发出的求生信号。这个单独关押的囚犯，能够幸存下来的唯一理由，是牢房过分坚固。

2008年6月27日，晴

接近中午了，雷某才露面，还背着高档像机。他说昨天有车，就临时决定再到北川，补拍一些照片。我觉得奇怪，不是封城了么，你咋个能进去？雷某说他有《记者证》，还有绵阳方面特批的《通行证》。还强调“外地，包括成都和四川省媒体的记者都不灵”。老

卢说：吹牛吧？上次你钻进火葬场拍照，还被抓过。我问咋回事？要不要作个采访？雷某摇头，我却掏出录音机，随便摆桌上。

老威：纳博科夫有个书名，叫“说吧，记忆”。

雷某：人一死，既没说的，也没记忆。所以地震头几天，我忙惨了。这次北川县城，至少死掉 5 万多，全尸、半尸、残尸、手脚、脑顶盖，哎哟，拍不过来。相当于死亡超市，琳琅满目。这时候，社会上传言，绵阳地区所有的火葬场都客满，为了验证，我就先给一个道上的朋友打电话，想让他陪我去小溪坝的绵阳殡仪馆。却不巧，温家宝路过绵阳，他正在做铁路保卫，闪不开。

老威：啥子叫“道上”？黑道白道？还是暗道铁道？

雷某：金光大道。通吃。

老威：火葬场开后门，犯得着么？

雷某：非常时期嘛。所以我单枪匹马，企图蒙混过关，却被保安拦住，喝问哪儿的？干啥子？我答文联的。认尸体。保安一愣，我就乘机直入心脏，抵达焚尸炉前。果然死人成堆，顺着墙，跟码柴禾一般。两个炉口都在吃人，鼓风机如夸大的狗叫，汪汪汪。我挖出像机，咔嚓几张，追求完美的毒瘾立马犯了，浑身发烫，牙巴咔咔抖。广角镜还不行，还装不下全景，就换变焦。正折腾得欢，几个便衣来了，拽住我的胳膊问干啥。我随口答拍点资料。又问为哪个单位拍？又答为自己拍。再问你是何方神圣？再答文联的作家。

拿证件出来！为首的便衣突然大吼，吓人一跳。我翻遍口袋，将中国作协《会员证》、单位《工作证》、某某报《特约记者证》、《采访证》，甚至什么《文化名人资格证书》、《得奖证书》，统统交出……

老威：随身带这么多东西？真成了“证件人”。

雷某：应对突发事件嘛。

老威：我曾在云南大理街头碰着一个疯子，身上也揣了各种证

件，《士兵证》、《退伍证》、《工作证》、《出入证》、《身份证》、《演出证》、《户口本》、《培训证》、《税收凭证》、《摊位证》。他也像你一样，统统交出来，非要让我们查验。

雷某：我疯？你才疯呢。不多带证件，挨了黑打，就活该。

老威：好好。继续。

雷某：他们没收了证件，命令我原地不动；然后打电话请示，然后叫我跟他们走。出了焚尸间，撞上某个政府官员模样的家伙，检查了所有证件，才说都不行。我问啥子行？他说市委宣传部统一批准的采访手续。我问补办可以么？他说你已经违法了，念你是作家，从轻处罚，就当我们的面，删除照片吧。他妈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立即道歉，并强笑着套近乎。无效。几个人来夺像机，我死死护住：啥都没拍嘛。啥都没拍嘛。

于是他们公事公办，将我交给两个警察，一车拉到小溪坝派出所，磨了几个钟头。副所长说：弄到我们这儿，事情就升级了。要查清楚你的来龙去脉，为啥去那种地方拍照？是不是想卖给海外媒体？或者自己朝网上贴，搞反面宣传，歪曲、破坏抗震救灾？我说：你的革命觉悟太高了。好嘛，查嘛，我等着。

老威：你在绵阳地面厮混了几十年，就这么翻船？

雷某：笑话。我偷空打了几个电话，老卢就开车来接。某某副部长，以前写诗的，也来保释。出门我还在骂：真他妈假正经！满世界都在死人，还遮遮掩掩。

老威：照片保住了？

雷某：是。

老威：给我看看。

雷某：你是著名反动派，一时手痒，就弄出去了。

老威：我不要，就看看。

雷某：网上的惨照多的是，干啥非要看我的？

老威：听说你在派出所里动静很大，像机差点就叫砸了。

雷某：哪个敢？我，我……

老威：莫激动嘛。好。换个话题。

2008年6月28日凌晨，晴间阴

与雷某等人在江边喝酒至夜半，兴起，吹箫狂啸，惊动四野。雷某不禁叹道：鬼乐啊！如果此时在北川废墟间，冤魂全要跑出来，充当你的铁杆粉丝。我说：可惜拍纪录片的老郑不在场。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在北川，住建委宿舍，周围都垮光了，就建委楼房独立。所以老郑曾许愿，要陪我钻入他弟弟家，悄悄驻扎两夜，体验一番鬼城鬼气。老卢说：老郑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份子，5 月 13 号一早，扛着摄像机进去，冲着天翻地覆的破败，正要来个全景呢，不料从脚下突然伸出一只手，扯住他的鞋帮子，叫“叔叔救我”。老郑被吓得呲牙咧嘴，懵了半天，才弓下身，只见底下的瓦砾内，只露出半截脸。老郑大喊快来人快来人，五六个当兵的闻声赶来，可没工具，十几双手忙乱几小时，搞得血肉模糊，也不见效果。最后，老郑用矿泉水，将那半截脸，一点一点抹干净。

“开始，那对娃娃特有的大眼睛，贼亮贼亮，一直刺到我的心尖尖，渐渐，有些灰暗了。叔叔我痛，叔叔我痛，他起码叫了几十声叔叔我痛。我流泪，却不晓得我流泪。我说娃娃你莫老是叫痛，节省点气力。后来，娃娃果然不叫痛，可那嘴，一张一合，像干河床的青蛙。终于，他的瞳孔散了，眼睁着，可没光。”老郑脱下外衣，盖住那半截脸，他再也拍不下去。任凭他的电视台领导、同事、徒弟咋个说，记录啦，不称职啦，辜负了大家辜负了灾难啦，他就是个软，莫提扛机器，连走路都摇摇晃晃。

哎呀！我连连叹息，咋个关键时刻竟成废人！

老郑没废，雷某道，只是不敢再拍人了。

那有啥意思？

他记录了一条狗，被砸断右后退，还守在倾斜的楼前。那是一条杂种狗，主人没了，窝没了，可它还守在原地。一个人又一个人，将它抱开，给它喂水喂食，火腿肠、饼干、肉，它都不吃。它拖着断腿，艰难的，一遍又一遍，跑回它的“家”。它呜呜哭泣，3 天，4 天，它已经骨瘦如柴，还不吃不走。所有人都被狗感动，强迫喂食，强迫它不殉葬。可是又过几天，它的“家”臭了，苍蝇成群，它的身上也爬满了。消毒兵来了，它再一次被弄走，它的“家”被一次次喷洒消毒药剂。最后，它被杀死在家门口，因为害怕瘟疫传播，所有北川县境内的动物，猫猫狗狗，都格杀无论。它的血，它无辜的眼神，终于被铁灰色的瓦砾吞没。

他妈的太浪漫了。

他还记录了久久盘旋的失巢的鸽子群；堆积如山的书包、校徽、作业本和日记；精神失常的官员。北川县委在地震后，曾派出好几批报警求救人员，都被绵阳方面压住，不准上报死了多少人。可笑的是，绵阳还将本地的武警消防部队朝都江堰、汶川方向派，省上和重庆的消防官兵路过安县，才晓得北川灾情严重，临时转向，投入救援。我和老郑一道，亲眼目睹好几车地震孤儿，大多数沉默，能开口的唯有哭叫。老郑拍下一组组眼睛，长达几十分钟，只有眼睛……

2008年6月29日，晴转阴，雷阵雨

返回成都家中。诗人陈家坪从网上传来他的地震新作《灾民哀歌》，分 7 个部分，几千行。10 多年了，我还没读过这么长的诗。

我在这儿摘引《第三部分：孩子与天堂》，以表达一点点久违的文学敬意。

快要崩溃了，主，我祈求

我怕看到这张照片

我又控制不住要去看他们

我不想失去他们，主，饶恕我！

星星无数，新坟无数

孩子喜欢的物件无数：

英文课本、音乐课本、铅笔盒、象棋……

一个老奶奶趴在坟前痛哭

丈夫点起一把冥纸

近旁，桑先生看着横死的女儿："房子没了，孩子死了。"

他 70 多岁的老父老母在旁边泪眼相对

妈妈站在楼下，手指尸体

那就是我的孩子。

日晒雨淋三天，束手无策"

（记者：孩子多大了？）

"再过几天就 10 岁，我想给她过生日"

新闻车开到汉旺东方汽轮机工厂附属学校

这里包括了幼儿园、小学、高中、技校

记者们发现，操场上根本没有避难者，只有……

尸体，孩子的尸体，铺满了 3 个篮球场

没任何的遮掩。躺在地上

雨打在他们身上，一个接一个的孩子

手和脚纠缠着，脸或背贴着地

从倒塌的教学楼里拖出来。泥和血

20 多分钟，记者们目睹

2 辆卡车开走。每辆车上都装着 20-30 具尸体

第一天，一个学生脚断，流血不止。

第二天就夭折

没有止疼药，痛死活该

一个女学生被埋在山下

一个男同学悄悄爬下山

用双手挖，早上 7 点，挖出来后

他光著背，衣服裹在女学生身上，把她背上山

女学生脚已断，动不了，拼命叫

这个女学生得到好多人的照顾

但我不知道，她目前在天堂还是人间

意犹未尽，再摘引类似诗体新闻的《第五部分：黄金 72 小时》

水泥板下的一个幸存者，

最少需要三个当兵的扒

那么，以死伤十万人计

就必须马上空降三十万人马

黄金 72 小时

在地面行进受阻的情况下

政府出动的对救灾最有力的飞机

只有 29 架——包括温家宝的总理座机

三天，进入震中的救援部队
不足千人
震后长达 20 小时
没与灾害中心取得联系
两天仍然未能进入灾害现场
而震中距成都不过百里
他们傍晚才派出的四架飞机也无功而返
黄金 72 小时，已无情流逝
现在距离川震发生已超过 80 小时
传染病专家担心，灾区有可能会爆发
大规模霍乱、痢疾等肠道感染疾病
造成震后第二波大规模死亡
特别之处，伤者以老弱小孩居多
不少死伤学生儿童被困在瓦砾下，最容易令传染病散播
劳永乐说：”如果当中有小孩本身患有传染病
很容易传染给挤在一起的小孩
而痲疹、水痘等病可在空气中传播，更加容易传染。“
尸体虽不会污染水源，但却吸引蟑螂等害虫
增加散播病毒的风险，即使有人在尸体上喷洒消毒药水
泥土和尸体本身等有机物质也会抵销其消毒作用
很多病变都有机会形成红疹
而被压在瓦砾下的灾民身体长出”红疹“，
是因体内血液无法流到四肢被压住的器官
导致器官组织坏死所致，若情况持续

坏死的组织会释放出肌红素和有害毒素或化合物

并扩散到身体各部份，尤芳智说，这些有害物质

会影响其他器官，如导致肾衰竭

有网民说，每耽搁一分钟

就是几十、几百人死亡

耽搁一小时，就是几百、几千人死亡

耽搁 24 小时，可能是几千、几万人死亡

面对已经过去的 72 小时，我落泪了……

我锁定的官方电视台明确告诉我

黄金 72，武警、消防战士和各兵种军人尽了力了

医护人员尽了力了，奔赴都江堰救人的出租车司机尽了力了

连夜排队无偿献血的成都市民尽了力了，废墟中的自救者尽了力了

不少政府官员也尽了力了，灾区之外捐钱捐物的国人也尽了力了

大难兴邦，1949 年站起来过的中华民族

又一次站起来了！

他妈的，我这个民族中的诗人，败类，软骨头，窝囊废

却心疼得趴下。像被皮鞋踩踏的蚯蚓

一阵阵翻滚和痉挛。

2008年6月30日，晴

傍晚从温江回白果林老巢，唠唠叨叨的老母尚未露面，就在小

区门口巧遇一北川来的地震醉鬼。据门卫肖大爷介绍，他叫李子平，这几天到我家隔壁探亲，超级好酒，兜里随时都揣一瓶子。

酒鬼的最大特点是貌似深刻，内里却将普天下人都当朋友或者仇敌。所以在几句话投缘之后，51 岁、顶毛稀疏的老李就坦然接受我的邀请，一起烫火锅。

在离家百多米的”蜀江冷锅鱼“店内，我们母子陪同老李，似乎正慰问灾区的全体人民。挟带某种煽情心绪，我大手大脚点菜，却没能大吃大喝。老母和老李都肚量有限，就剩我，三两下就没胃口了。

不过，5 个 56 度的小瓶红星二锅头，一滴没剩。

老威：厉害嘛。

李子平：莫得啥子。

老威：酒龄多长了？

李子平：30 多年，几乎天天喝。没喝过假酒，北川方向水好，莫得假酒。

老威：你老婆也不控制你？

李子平：离过一次婚。十几年前吧，我还在百货公司管进货，经常乘工作之便，搞点便宜的小酒。比如丰谷酒，还没经过包装，价钱比现在低个十几倍，口感呢，却直追五粮液。我弄散酒来喝，一样的。可有一回，我喝着喝着，就不一样了，突然淡了，水和酒，没下肚前，就在舌头尖尖分家。你晓得，那滋味很难受。于是我冲着前妻冒火。嘿嘿，她不承认兑水。我就从旮旯里提出塑料桶，吧唧吧唧一尝，全是水味儿！这下火山爆发，三拳两脚，把前妻打倒。她躺了 3 天，起床就闹离婚。

接着就二婚。老婆赵兰，绵阳人，前世的姻缘啊。我喝酒，她从来莫得二话。害怕我的胃口伤了，就一盘接一盘炒素菜，让我多吃。她有情我有义，所以酒喝到一定程度，就晓得自我约束。男人

嘛，总得有个嗜好，吃喝嫖赌抽，酒的害处最轻。地震那天，刚巧有两个朋友来家里，我们从午饭开始喝。老婆娃儿埋头吃饭，一二十分钟就下桌了。我记得没到两点，娃儿就出门上学去。老婆呢，跟往常一样，不断淘些蔬菜，炒了端上桌。我还记得两瓶丰谷已经完了，我拿出第 3 瓶，正要开，两个朋友直摆脑壳，不行了不行了。当说到第几个不行了，就地震了。轰轰！轰轰轰！两个朋友翻下地。我背对着厨房，老婆正端来一盘素烧豆腐，他妈的一颠，她就从后面扑我身上，烫豆腐盖我一脑壳。至于桌子和残汤剩水，全冲我朋友去了。

接下来整座楼塌。我家在回龙社区，2 楼，活埋掉了。我醒来，已经 5 月 12 号深夜。我喊了几十声赵兰，没回应。奇怪，地震时明明跌到我背上，却摸不着了。永远也摸不着了。

后来才捉摸清楚，我起身从酒柜拿出酒，正要开，就震了。老婆虽然跌到我背上，可酒柜倒了，靠酒柜那面墙也倒了。我刚好在横梁这边，在小三角空间内。左膀子脱臼了，右膀子莫得事儿。右手捏着的酒也莫得事儿。

老威：天上的酒神在保佑你哦。

李子平：对对。我不拿酒，就不会起身；我不起身，4 个人肯定死成一堆。只可惜那么贤惠的老婆，那么争气的儿子。不能想不能想，想狠了心头就堵。只有天天喝，直到有一天酒精中毒、肝硬化、肝癌。我夜夜听见老婆娃儿在阴间骂我，但是但是……

老威：你说你在废墟里还捏着酒瓶？

李子平：硬是作怪嘛。北川城都天翻地覆，死掉几万人了，酒还一滴没洒。我被活埋两天一夜，全靠酒撑起。身体卡住了，意识模糊了，下半截渐渐失去知觉了，只要吞一大口，就感觉气血在循环、游走。我在下面，一小口一小口，省着喝，不知不觉，就听到搜救人员的脚步声。我是酒嗓子，半哑，估计喊了也没起啥作用。

还是酒味儿散出去，叫狗闻着了。

唉，酒胆酒胆，我不能失去这颗胆。反正横竖是个死。醉死梦生也是死。

2008年7月1日，晴转阴，闷热

继续装修在温江的新居。由于闹地震，已停工 1 个半月。灾区急需物资，所以建筑材料也飞涨。几经掐指，至少比震前预算多出两三万。

幸好妹妹小飞、哥哥大毛、友人鲲鹏等帮了不少忙，使扔钱的无底洞变得有底。小金模仿中共党代表的口吻，总结道：别看这点活儿，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2008年7月2日，半阴半阳

眉清目秀的监工小崔，才 30 出头，就有了两个娃儿。大的上小学二年级，小的刚刚生出来。我连连道喜，小崔却无精打采。原来他家的租房在地震中成了危房，”5·12 以来，就没在屋顶下住过。这次老婆生产，我沾光进医院，好歹住上正儿八经的房间，却连熬几个通宵。

我请小崔吃饭，又催他回去休息。为了抚慰他因摸不着人生前景而疲惫的身心，我许愿将来给他介绍生意。

2008年7月3日，阴雨绵绵

友人冉云飞打电话，称“几个老右派有请”。

从温江搭车，几经辗转，抵达了成都春熙路附近的锦江剧场茶楼，正赶上闹热而丰盛的午餐。

由武汉来的中学老师小严作东，3 位老右派，加上我和冉云飞，围成一桌。本来还提前请了 77 岁的流沙河，临时却接到吴师母报警：先生昨日遭一昏头昏脑之过街三轮车撞飞掉。送进医院，脑壳上缝了 20 来针，还好没有伤筋动骨。大家惊诧之余，纷纷请求探病云云。吴师母在电话那端，一一致谢并推辞：先生脸包子肿大，变形如自己经常研究的飞碟外星人，进水都用吸管，所以只能等他恢复了原状再说。

大伙松了口气，庆幸先生早年因诗招灾，被毛主席钦点为大右派，发配回原籍劳动改造，拉了多年大锯，将身子骨之结实根基，从青壮年奠定到拒绝散架的暮年--恰似与我对坐的另一川籍右派张先痴，本名张先知，蹲班房近 20 年，受尽折磨，如今大半盲，却声如洪钟。年岁与流沙河相若，可食量却和廖亦武、冉云飞等饭桶相若。

他们都曾是躲在阴暗角落的牛鬼蛇神，拼命长，拼熬得，居然把万寿无疆的红太阳熬下山了。还一本接一本出书，揪住死太阳不放。这不，张先痴又递我一本回忆录，内瓤子千疮百孔，骇人听闻，中国出不了，就拿到美国出，再转内销，寻一旮旯打字社，多多翻印，自己当自己的盗版商。

我恶狠狠地赞扬了老张的“违法犯罪”，并拱手称前辈。冉云飞也大过嘴瘾，拍桌子打板凳，号召包括在座各位的广大右派，抓紧时间倒苦水，整理成见证历史之文字，汇聚起来电邮给他。“建立一个档案库。不忘国耻，不仅仅对外，对东西方列强，主要是对内，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滔天罪行”。

3 个老头经不起煽乎，立马手舞足蹈，口舌猖狂之极，充分暴露了在 1957 年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下之反动或天真本能。老张叫唤来日无多，就他妈的不顾老命，在自然大地震中搞点精神小余震。武汉人小严深受感染，赞道：四川真是思想、历史、文化的大本营啊。

接着。小严特地起立，向我举杯敬酒。本人受宠若惊，小严却乘机讲述了与我相关的掌故。前不久，他去香港旅游，逛田园书屋，选购琳琅满目的反动书籍，巧遇美国劳改基金会《黑色记忆丛书》驻香港的发行人武宜三先生，受到热情接待。两地两位老少书生，把盏论道，甚为投缘。蒙老武向小严倾力推荐两卷本《最后的地主》，并叹息：此为廖亦武先生苦心经营之鸿篇巨制，非比寻常，可惜中共海关卡得紧，极难带入大陆。小严慨然承诺“偷运”。老武一再提醒：千万小心！前次余杰夹带多套《地主》过关，均遭没收，还被警察扣押盘问，甚至威胁要“收拾”作者本人。小严是经历过八九六四的热血份子，早先还读过我的监狱传记《证词》，当然是为了传播真相或自由火种，执迷不悟。于是自己采购《地主》一套，替素不相识的作者捎了一套。岂料天网恢恢，人赃俱获。无辜小严百口难辩，被海关扣押审问达 24 小时。更无辜的，是一位与小严结伴旅游的 70 多岁的老右派，也受株连，请君入瓮，陷入“囚徒困境”中的“背靠背呈供”。

我无言以对。良久，才说当今社会，人心涣散，为了读禁书而冒险的事情，已经不多见了。谢谢啊。小严眼眶有些湿润。接着，大家合影，小严与我单独合了影。再接着，从饭桌回到茶桌。窗外的屋檐水挂成线了，天色极灰，冉云飞打个哈欠，要告辞回家，睡雷打不动的午觉。剩下的人继续聊天。张先痴的精神头依旧旺，令我怀念去年作古的盲人右派作家张紫葛，也是气足，记性好，特能讲出其不意的劳改故事，可突然间，说不行就不行了。

唉，人这一辈子。折腾。本应该好好活，可就是折腾。

2008年7月4日，阴雨绵绵

下午跑装修现场，抬头发现卧室和客厅的屋顶，有大小不等的水渍。打电话招来小崔，搭梯子检查，怀疑是防水层出了问题。没办法，只有天放晴，才能爬上去摸个清楚。

2008年7月5日，阴转晴

找来“专业防水”的梁师，一同爬上5楼房顶彻查，果然防水胶面和凸起的墙面都出现了裂痕，有的指甲盖细，有的小指头粗。梁师道：雨稍微急点，或者风夹雨，水就慢慢渗透下去了。我笑道：这也算地震损失吧。梁师道：这段时间，我快忙断气罗，连半夜都在爬房

顶补漏。光这个小区，就有30多户的防水层被地震扯豁了。你这点点算个球。我依然笑脸：算个球，也要修补了，才不是漏球。劳驾劳驾。梁师瘪瘪嘴：装修还没完嘛，过几天我松活了，再给你慢工出细活，咋样？能保证三四年不漏。

过了三四年呢？

也许不漏。也许嘛，嘿嘿，材料老化。人都要老化，何况材料？

2008年7月6日，晴

与友人鲲鹏见面，重提搁置已久的徒步穿越原始森林的计划。鲲鹏说：从青城后山连翻两三座梁子，大半天的功夫，就可以抵达5·12的震中，汶川县映秀镇。我拍手称快：安逸安逸，锻炼、采访两不误。

2008年7月7日，晴间阴

与友人鲲鹏再次见面，被告知徒步穿越计划流产。鲲鹏说：昨天回去，找当地老乡打听，才晓得山体多处滑坡，那条梦中情人一般的林中小道已不复存在。我说：嫖客上床，子弹上膛，不射行么？鲲鹏说：既然这么急，老弟奉陪老哥，同时射！我们明天一早出发，只需将徒步改成以车代步，如何？

2008年7月8日，晴

上午 9 点半，鲲鹏、我、我哥大毛在都江堰汽车站碰头，并由鲲鹏驾一辆老掉牙的桑塔纳轿车，经损毁严重的二王庙，朝汶川方向挺进。没一会儿，就抵达在地震中名声大噪的紫坪铺水库。老远，就有当兵的挥舞着小红旗，我们只得依令缓速，最终在距一块拦路飞石百把米处，靠边停车。那横跨于群山裆口的世界第一高坝，尽收眼底，而水位，的确如网间流言，只及坝高的三分之一。看来，蓄水发电和灌溉的功能，已暂时取消。鲲鹏说：把这块平稳的水面改造成娱乐场所最合适，钓鱼、游艇、水上餐厅、水上青楼等等。大毛说：地震前，许多人早把这儿当作娱乐场所了。据说还有五六个钓鱼爱好者，被地震给簸下水，至今连尸体也没捞着。我说：估计夹在水底裂缝中。你们看看周围，群峰像被斧头乱砍过，伤痕累累的，动不动就半匹山没了。谁敢再到这儿来娱乐啊。

鲲鹏提议：我们去见识一下高坝顶的裂缝，网上图片中有 1 尺来宽呢。大毛立即响应，还从车上拖出专业摄影架。我急忙阻拦，并指出坝头的警示牌，上面分别用红白两种字体写着：军事管制区禁止闲人进入。请自觉出示通行证接受检查。

持枪岗哨游弋在警示牌背后，我们只得悻悻然止步。可还是远

距离拍了不少图片。网上关于“紫坪铺水库诱发地震”的铁证如山，其中署名王唯洛的文章，《汶川大地震和紫坪铺水库》，综合了众多“反对派专家”的观点，列举了 9 大理由，我完整援引于此，算为后来人做个记录：

第一、紫坪铺水库是大型水库，水库总库容为十一点一二亿立方米，直接建造在龙门山断裂带之上。过去几百年里，龙门山断裂带附近多次发生里氏七级以上大地震，龙门山断裂主体也发生过六点五级地震，有发生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5·12 大地震震级七点九级，超过历史最大地震记录。

第二、紫坪铺水库紧邻北川——汶川断裂带南端的汶川映秀镇。活动断裂带最突出的部位，往往是震中所在，因为这个部位构造脆弱，应力易于集中。活动构造带的两端，常常是震中往返跳动地点，因为活动构造带在应力加强时，两端受力最大，是推动进一步发展的有利部位。两条断裂带交汇处，容易导致应力集中，往往是震中所在地点。紫坪铺水库的水在高位蓄水的压力下，通过岩石裂隙进入断裂带，促使结构应力的释放。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是汶川县和北川县，正是活动构造带的两端。

第三、此次地震中心就在紫坪铺水库的边上。台湾中大王成阁教授制作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成因图中红色爆炸点处，即紫坪铺水库所在地。四川地质大队范晓工程师提供的四川省龙门山地质构造和地震分布示意图中可以看到，此次地震和之后的几次强烈余震都集中在紫坪铺水库周围地区。中国政府把此次地震命名为汶川地震，其实是一个错误，地震中心距离汶川县城五十六公里。有人认为此次地震应该称都江堰地震，因为地震中心距离都江堰只有二十一公里。其实地震中心距离紫坪铺水库最近，应该叫紫坪铺地震最为合理。5·12 地震的主地和几次大余震多发生在水库附近地区。

第四、紫坪铺水库蓄水高度大，大坝高度超过美国胡佛大坝。虽然紫坪铺水库的总库容不足长江三峡水库的三十分之一，但是紫

坪铺水库增加的绝对蓄水位高超过三峡水库。紫坪铺水库增加的绝对蓄水位高为一百二十米，而三峡水库为一百一十三米。紫坪铺水库增加的水压力超过每平方米一百二十吨。根据前面的介绍，水库蓄水越高，诱发地震的可能越大。紫坪铺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很大，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的可能性也很大。

第五、紫坪铺水库蓄水高度变化幅度为国内第一，为六十米，为三峡水库坝址处水位变化三十米的两倍。根据三峡水库和地震关系研究，大幅度水位变化，容易诱发地震。这和国际上的总结，水库蓄水高度变化频繁、变化幅度大，诱发地震的频率也高的结论是一致的。

第六、与三峡水库相比，紫坪铺水库蓄水速度更快。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紫坪铺水库蓄水开始，到二〇〇六年十月紫坪铺水库完成蓄水一百二十米，历时一年十个月。而三峡水库从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开始蓄水至计划二〇〇八年十月完成蓄水一百一十三米，历时五年十一个月。水库蓄水速度越快，诱发地震的可能也越大。

第七、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二日汶川曾发生一次地震，可以认为是紫坪铺水库诱发的地震，虽然震级只有三点二级，但是震中和震源深度八公里和此次地震重迭。此次震源深度为十公里（中国地震局最初报道，震源深度三十三公里，后来修正为十——十二公里；美国发表的数据为十九公里）。此次地震破坏严重，和震源深度浅有密切关系。典型的由于板块运动造成的构造地震的震源深，而水库诱发地震则震源深度浅。震源深度十公里，多为水库诱发地震范围。

第八、根据范晓工程师提供的数据，紫坪铺水库蓄水后诱发地震的震源分布特征，和中国地震局对 5·12 地震震源分布特征十分相似，都集中在水库区，而且在映秀方向的主断裂上，就是夹角方向和大小也十分相似。这更证实紫坪铺水库诱发了 5·12 地震。

第九、此次大地震中，逃亡的灾民注意到，在地震发生时，紫

坪铺水库水位迅猛上升，一度成为「汪洋大海」，可见有大量能量从水库底部释放出来。

2008年7月8日，晴

继续行驶。原本郁郁苍苍的群峰，已被地震搞得乱七八糟，特别是紫坪铺水库周边，每座山、每尺土都被翻动过。鲲鹏叹道：没溃坝，算奇迹，也算万幸。

坑坑洼洼的土路，一下子将人带入战争年代，不少路段，只能沿着密密匝匝的“弹坑”绕行。在过一临时搭建的路桥时，我们的轿车底盘发出几声惊心动魄的刺响，鲲鹏顿时呲牙咧嘴。我急忙摇窗，企图探头查看，不料前后尘头大起，我们已被胁裹在两串救灾工程车之间。

尘埃之上，太阳沉迷于茫茫血雾，我们则跟在大车后面吃土，不过十几分钟，就个个形容枯槁。沿途许多兵站，却碰不着一个老百姓。我心想：全搬迁了么？找谁采访去？

我居然还打了个盹，梦见几只长着人头的老鼠，腿被钉死在峭壁间。咋办呢？下一步它们肯定要咬断自己的腿，逃跑。正这样揣摩，就醒了。有声音在怒吼：停车检查！于是我们在三岔路口停靠。右手过桥通往映秀，直行通往三江旅游开发区，大毛急忙陪着笑脸下车，递上《摄影记者证》，叽哩哇啦解释了半天，挡道的阿坝州特警却不肯通融。特别是那黑炭般的小个子，将手提式冲锋枪拍得咔嚓响，看那架势，将我们当台湾派来的特务了。

鲲鹏也下车了，在毒日头下，撩起衣襟，露出半截白肚皮，还贼眉鼠眼，窥视桥那头，这就更激发人家的阶级觉悟。冲锋枪几乎要抵拢脑门了：命令你们原路退回！除非持有《特别通行证》！鲲鹏指点着一串长驱直入的卡车，质问：你们为啥不检查他们的证件？

冲锋枪说：他们是救灾车，挂有阿坝牌照。鲲鹏无奈，只得招呼大毛上车，轰轰退几步，对准三江方向直行。不料刚出去百把米，冲锋枪又追了上来：听懂没有？原路返回！

我们顺便去三江旅游也不行？

地震重灾区，禁止旅游。

三江跟映秀是两个方向嘛。

不行。原路返回。

秀才遇兵，无理可讲，我们只得掉头。出了好远，鲲鹏才嘀咕：那杆 20 多年前的老枪，跟模型一样，能不能打响都难得说。

返回都江堰市区，鲲鹏的鬼点子又上来了。他先找当地熟人打听半晌，然后径直奔北郊中巴车集散地，连吼几声"做生意"，惹得一帮赤膊汉子闻风而动。经讨价还价，我们最终花 120 元人民币，雇了一辆挂阿坝州车牌的小中巴，原因是司机把胸脯擂得山响，"进出汶川无数次，跟检查站混得烂熟，我过不去，温家宝也过不去"。

于是重整旗鼓，在各吃两根雪糕、猛降一阵虚火之后，我们回头再杀往震中。大毛戴着墨镜，挎着像机，坐前排，我开玩笑说：看那身体的吨位与派头，起码是省级以上的特派视察员。大毛反驳：特派员坐这种浑身都响的破车么？我说：温总理的亲民政策嘛。车越破，官越大。

嘻嘻哈哈一会儿，又抵拢三岔口，又听到那熟悉的怒吼：停车检查！冤家路窄，那冲锋枪对准我们，还一眼就认准了我们。司机吓得脸色煞白，只能摸清他后脑勺的鲲鹏却在身后催促：哥们儿，快下去勾兑关系！不是说你过不去，温家宝也过不去么？司机嗫嚅：我哪晓得你们刚才碰过壁，叫特警给盯上了？

牙科医生大毛见状，立马探头，先声夺人：有理讲理，枪不要胡乱比划，万一走火了，哪个负责？冲锋枪说：你们一再想蒙混过关，啥子意思？大毛说：关心灾区的意思。你作为解放军，也不能

只晓得挡道，而不晓得解释。冲锋枪说：解释啥子？我瞅你就不顺眼。大毛说：我是摄影记者，进汶川多次，你瞅我不顺眼，也拿我没办法。

天气暴热，大家都火大，局面正不可收拾，一辆军用吉普呼地刹到脚边。下来一个军官，询问情况。冲锋枪气势旺，大毛的舌头巧，军官居中调停：请原谅，我们执行公务，必须查验汶川地震指挥部的《特别通行证》，才能放行。这也关系到你们自身的安全。里面死人太多，瘟疫容易传播。

软磨硬泡，无法沟通。我们只得问清指挥部的具体地址，再次返程数公里，抵拢一竖着木牌的山坳停车。司机埋怨说：你们这么闹事，以后他们把账算在我头上，咋办？

顺木牌上的箭头，一溜黄泥坡，到底，即横竖几栋 3 层楼房加几排地震棚。大毛率先进正门，在 2 楼的拐角，仰面碰上地震指挥部办公室的杨科长。拖鞋、短裤、汗背心、蓬乱的分头，让时光一下子退回到上世纪 70 年代，那时的下放人员，就这落拓模样。大毛掏出《记者证》晃了晃，口吻有点居高临下。机会主义的科长就将我们迎入办公室。指挥部已经撤走了，他说，都江堰和汶川，各负其责。我名义上是科长，实际上就一留守人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那我们算白跑罗？大毛边搭腔边东张西望。

我的确管不着。

可不可以借你的座机打个电话？

绝对不行。

好好。那我抄一下墙上的电话号码。哦，你的名字在这儿，汶川县委书记在这儿，还有抗震 3 人指挥小组呢，抓紧点，二毛，你帮我念念。

你们要干啥？科长急忙阻拦，并以一身排骨遮蔽。这是绝密，

内部掌握的。

都上墙了，还绝密呢。我嗤之以鼻。阴谋家大毛嘿嘿两声，拉着我边撤退，边狐假虎威：耽误了我们的正事，你负不起责。

回到车里。大毛照准抄来的号码，一个个拨，某某秘书长的手机终于通了：喂喂，秘书长你好。记得不？我是《四川摄影》的廖记者嘛。地震那几天，我陪同省市领导来过好几次，你太热情了，我们简直有愧，有愧，没把工作搞好。我这里还有不少你在救灾现场的照片，太感人太感人了。这次嘛，我想进映秀，再补拍一些资料，没办法，都是领导交待的任务。是是。你还在省里开会？暂时不能来？晓得晓得，你太忙了。为了灾区人民，估计你熬了很多夜。我嘛，已经在路上了，快拢第一道关口了。才突然想起，最近的《特别通行证》没办。不不，路过都江堰，却搞忘了。所以嘛。哦，你亲自给检查站打电话？不好意思。哎呀，一来二往，大家都成朋友了。抗震救灾，让素不相识的我们，成为朋友。谢了，秘书长！下次我请客。一定。

真没料到，牙科医生竟有如此精湛的诈骗才能，所以第 3 次过关，异乎寻常顺利。几个武警对我们刮目相看，差点就要立正敬礼了。那杆老掉牙的冲锋枪，早已藏到后背。惹得鲲鹏不禁骂了句“龟儿子”。

过了桥，公路面目全非，如梦如幻，上下左右长满了狼牙。鲲鹏说：还得感谢冲锋枪没让我那破车进来，要不肯定抖散架。

土浪翻滚着，泥石流倾泻着，越往里走，崇山峻岭的映秀地区就越像一个垂死的伤兵，从头到脚缠满了绷带。太阳在夹缝间呻吟，仿佛一块在地震中被抛上天的烫石头。我一直在寻人，可一直寻不着人，颠簸了一两个钟头，除开兵营和兵，竟没一个本地老乡。

映秀镇依山傍水，在湍急的河谷内蜿蜒数里，本为一幽美去处，却因数年的矿业开采和冶炼，搞得千疮百孔。从某个程度，地震也

算对人类过度毁坏自然的惩罚。据中途搭便车的 3 个武警讲，他们曾亲眼目睹，山的肚皮，河床的肚皮，跟鱼肚皮一样，被看不见的刀子破开。白的，黑的，乌红乌红的废料，自肚皮深处朝外翻，又被泥石流带到下游。“有些废料啊，人盯久了，就一股一股冒眼泪，止不住，脸，脖子，也生疼生疼，恐怕含辐射吧”。

鲲鹏问，是否如外头谣传，核废料泄漏了？武警答不是，否则我们就不敢进来了。可政府也不能辟谣，越抹越黑嘛。

鲲鹏又问：这方圆数里，到底死了多少人？武警反问：谁来统计呀？我们刚进来时，他妈的，没日没夜拖尸体，往河那边的万人坑里扔。膀子都累麻木了，脱臼了。数字没意义。500 个和 50 个，一回事儿。报纸、电视上，公布死几千，那你把公布的数字扩大两三倍，就差不多。社会主义国家，形象至关重要；你我私下侃侃，哪说哪丢，不存在形象问题嘛。

我由衷地谢武警，在小中巴里，在流动的逼仄空间内，大伙挤作一团，他们才从专政机器的零件回归为不设防的真人，从抗震救灾的光辉舞台回归为骂骂咧咧的最可爱的人。

继续挺进。我们感觉在超级兵营内晃荡。鲲鹏开玩笑说，平均一平米一个兵。而且每个兵都在忙碌，犹如蚁群，犹如《美丽乌托邦》里的人蚁合成中心，从事着集合、解散、挖坑、铲地、搬运、消毒、搭棚、焚烧、打桩、建设、驾驶机械，等等。我们走马观花地拍照，留下点滴记录。在一座命名为“百花”的公路桥旁，我们停车，明白了啥叫“寸寸焦土”。漫延数公里的路段折断、坍塌、颠覆，中心桥拱完全掰开，却藕断丝连，暴露出锈迹斑斑的钢筋。我惊叹：真像扭成几截的麻花！对地质有一定认识的鲲鹏却宣称：我们脚下就是震中原点！周围没有泥石流，没有滚石阵，可桥要在瞬间毁成这样，非 9 级地震不行。

为平衡视觉的震撼，我把目光挪向路边的河流。它呜咽着，水花闪烁，犹如数不尽的眼球和牙齿，然而却无法描述那瞬间发生的

故事。

2008年7月8日后晌，晴

日头稍微偏西，我们历经重重关卡，进入 5・12 的震中映秀。据说隔一匹山，就是损失最为惨重的北川。

除了地震棚，没有任何完整的建筑。废墟尚未清理，有的废墟甚至没有动过。我们沿着河的此岸步行，与先后两拨背着消毒器械的防化官兵擦肩而过。转拐时，大毛走失。我和鲲鹏穿过吊桥，直抵彼岸，立脚未稳，就被阵阵浓烈的尸臭熏得晕头转向。鲲鹏连打几个喷嚏，竟出现幻觉，说有股尸水流进肠胃了。我忙握拳鼓劲：坚持坚持，不能这么快逃跑。于是顺着挖掘机开辟的沟壑，我们掩鼻深入，两旁瓦砾连绵，鬼气森森。我咔嚓数声，猛回头，却见一溜溜变来变去的人形烟雾，平地而起，眨眼就飘过头顶。

正闭目祷告呢，一背箩筐的老大娘突然现身。我抓住机会搭话，才弄清此地乃制药厂宿舍，地震埋了 400 多人，挖出来几十个，其他都在下面。鲲鹏问：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家属没想法？老大娘唉唉两声，说不挖出来还好些，免得看着受刺激。当兵的天天消毒，天天喷几次化骨水，估计连骨头渣渣也化没了。气味好浓哦，蚊子、苍蝇、蟑螂、耗子，一堆堆被毒死。

我掏出录音机，老大娘却再不愿多嘴。我甚至没能耐搞清她姓甚名谁，何方人氏。罢罢，垮塌山体瀑布一般垂挂，断壁残垣横亘数里，这是真相么？眼睛看见的，镜头框定的，算不算真相？罢罢。除非这儿的上万名死者站起来回答。

返程时天色晦暗。回到成都就已深夜。温江的租房内没热水，我就像多年前在狱中，将冷水开到最大，哗啦哗啦，兜头冲刷。我抹了四五次肥皂，还觉得浑身有味儿。某种浸透神经、浸透灵魂的

尸臭，大约是冲刷不掉的。正如我年轻时在长诗《死城》里所写：赶尸人的吆喝不绝于耳，我的发根溢荡着尸臭。

虽然现在的我没有头发。

2008年7月9日，晴

我的出国权律师滕彪博士在地震废墟上搜集了一则日记，转给我，作者为德阳市汉旺镇东汽技校 14 岁的死难学生陈璐。纸面枯黄，字迹模糊，我凑到太阳底，辨认多时，抄录如下：

爸爸我想对你说。爸爸，喝点儿酒并不是坏事，可是您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喝得烂醉如泥。一次，您的朋友将您背回来，我看见您的头耷拉着，眼睛紧闭，脸色蜡黄，又呕又吐，浑身酒气。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爸爸。

您不仅酗酒，而且抽烟一支接一支。清晨起来，不吃饭先抽烟，饭碗一搁，烟就掏了出来。我不知道劝了您多少次，妈妈也说破了嘴："你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身体搞垮了怎么办？"您说过要戒烟，可就是拿不出行动来。我真恨烟酒无休止地缠着您，使得我们家中常没有笑声，没有欢乐。

爸爸，从现在开始，您再不改了这个坏毛病，我就不理您了。

由于是单页，找不出日期，但能够肯定，这文字写了没多久，作者就被埋葬。如今一切都成过眼烟云，也不晓得女孩爸爸的"坏毛病"改正没有？

2008年7月10日，阴，小雨

给绵阳方向的朋友去电话，打听北川县城的情况，得知即将封

城。要通过关卡，深入核心，得持有《特别通行证》。

回过头找谙熟官场的牙科医生大毛，请他快想办法。

2008 年 7 月 11 日，阴，小雨

在成都图书馆附近，巧遇六四牢友李必丰，也就是我在《证词》等作品里写到过的、偷越过国境、脸蛋被揍得一边大一边小的行动主义诗人。现在做点小生意。一番笼中兽类般的亲热后，老李告知，他有熟人，且熟悉路线，能神不知鬼不觉，将我偷运进北川城内。

意外大喜。于是约来床下作家汪建辉，一起大吃大喝。席间数度狂喜。

2008年7月12日，阴间晴

在家中等待。抽空携小金跑了一趟建材市场，面对日新月异的物价，侃价、叹息加咒骂。可还是买了些水龙头之类的小东西。

突然记起，今天是 5·12 大地震的两周月。又咋样呢？我已经老了，缺乏热血了，如果多年前，我至少得写一两百行的凭吊诗。其中有与《屠杀》《安魂》相仿佛的句子：

有人问道：汉字怎么写？

随即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声音

太阳如纷纷扬扬的雪撒下来

睡吧，睡吧，召唤那样远，那样远……

2008年7月13日，阴间晴

仍在家中等待。李必丰与我多年交好，不会水吧？况且他如今

是基督教徒，上帝肯定替我押着他，非讲信用不可。

2008年7月14日，晴间阴

等待。似乎见着了黎明前的曙光。

2008年7月15日，晴

读法国戏剧大师贝克特的名篇《等待戈多》。戈多?李是否真成了永不再现的哲学命题?

2008年7月16日，晴

李必丰下落不明。我终于犯了疑心病，狗日的是否在打探路线时，被抓起来？想到他已先后两次、坐牢 12 年；继而想到他的老婆孩子，一贯性苦熬苦撑，就越发堵得慌。

快黄昏了，打电话给老汪。老汪说别太死心眼，坐过牢的，都这毛病。

2008年7月17日，晴

老李没等着，却等来大毛，称已如愿搞到省政府救灾指挥部的《特别采访证》。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2008年7月18日，晴，暴热

上午 8 点多，大毛驾车，搭上我和小金，从成都直趋绵阳。“抗震救灾特别采访”几个大字，张贴在挡风玻璃，很醒目，也很招摇。不用吭一声，高速公路的收费就全免。我这个只适合在阴暗角落活动的反动爬虫，底气顿时如官派记者一般充足，竟不由自主哼起少年时期的流行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惹得 80 后的小金嗤之以鼻：老威啊，我看你翻不得身，掌不得权。你一翻身掌权，中国人民就惨了。

拢绵阳，再拉上老友老卢，深入重灾区。一路没有理由不顺风，路况也没有预料中的不平坦，联想到映秀之行的崎岖，击额庆幸。

直到抵达群峰隘口之擂鼓镇，我们才隐隐感觉形势仍不容乐观。武警们手持小红旗，列阵以待，普通车辆均到此为止。而有恃无恐的我们，则绕开毁弃的老公路，沿新辟的土路缓行。重重叠叠的地震棚，出没着若干赤膊难民，瞅得患职业病的我，手微痒，心剧跳。

大毛却担心节外生枝，不肯停车。作为摄影迷的他，地震废墟当然比地震幸存者更扯人眼球。果然，几公里的路，他就边驾车边胡乱咔嚓了若干得意之作。终于接近北川县城了，一堆美式灾难大片里常见的残楼和瓦砾，据说就是原北川中学。我们小心翼翼碾过大片泥浆，绕开能够埋葬十几辆卡车的土坑，坑上坑下，若干人和机械正在忙碌。

真没料到，一个县城的出入口竟如一个社队企业大门，五六米宽，两端连接着难以逾越的翻卷式铁丝网。我们遵命停车，挎枪的贵州省防化部队特警，一字排开，如临大敌。大毛下车交涉，所有的证件都掏出来，无济于事。必须是指挥部首长的直接命令，方可进入。戴白手套的军官语气斩钉截铁。

市委书记秘书行不行？大毛问。

不行。军官答。请你的车靠边。

于是灰溜溜靠边。在毒太阳下，大毛如焦头烂额的哲学家，捏着手机苦思良久，终无良策。只得汇入观光大流，从右边绕道上山。坡相当陡，车抵第一个之字拐，即可眺望大半北川废墟；抵第二个之字拐，就可鸟瞰废墟全貌了。徒步上来参观和留影的人络绎不绝，老卢和小金也跃跃欲试，可大毛说太闹热，没意思。我也赞同先上顶，然后再一步步作梯级降，避过游客高峰。

山道盘桓，半个多钟头后，我们就升到相当高度。植被也相当繁茂，不少坳口，黑黝黝的，连箭矢般的烈日也穿不透。这自然缩小了地震损害度，特别是遏制了泥石流。只是公路的裂缝和塌方源源不绝，有两三处，卡车大的巨石如树木插在当中，令人心悸。大毛掰着倒车镜，提气过关不过几分钟，却遇一棵真被移位的大树，架在那儿，我们不得不学胯下受辱的古人韩信，从裆底嗤地钻过去。

海拔约 3000 米处，车开至一人工打造过的旅游羌寨，接近峰顶了，我们就停车观景。片石堆砌的所谓羌寨，如今已成几堆建筑垃圾，地面也如死者的皮肤，无可挽回地皲裂和溃烂。不过能够想象地震前的黄金岁月：花枝招展的门楼，酒肉和山歌；花枝招展的羌族姑娘在静谧的夏夜，与三二动作别扭的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跳据说流传了几千年的圆圈舞……

蓝天白云。对面的山脊平缓，如温顺的巨兽，浑身却绽放着横七竖八的鞭伤。而在巨兽脚底，就是被瞬间的暴怒践踏得不成样子的北川。这个群峰夹缝下的小城，这个地壳裂缝上的小城，当今任何人，只要以它为圆心，沿周边地势兜一圈，均能感觉到覆灭之必然。据说 30 多年前，死掉 24 万人的唐山大地震之后，它就被科学家们实地勘测。当时争议很大，可主张整体搬迁的远见者在中国官场，既凤毛麟角，又处于劣势。

我们拜访了从坡地归来的羌寨留守者，一个介于侏儒和正常人之间的白发老头。他手里捏着两包烟，耳背夹着一根烟，从头至尾

笑。甚至背过人也笑。这是我在 5·12 以后，所见的唯一彻底的乐天派。以下是我和他的问答--

就你一人在这儿？

嘿嘿。是。

不寂寞？

嘿嘿。不。

地震时你也在这儿？

嘿嘿。是。

你的感觉？

我在拉屎，差点跌坑里。嘿嘿。光着屁股翻筋头。嘿嘿。十几个游客在乱跑。房子啪嗒啪嗒垮，压死好几个。午休睡死了。死了就死了。嘿嘿。

然后呢？

没房子睡，就睡帐篷。一个人在这儿，一直睡帐篷。没有没有，地震那几天，我扯张油布，跑到坡坡上去，看星星。下雨嘛，就躲进岩腔。嘿嘿。野猪冷了都钻岩腔，我啥子没有，跟野猪差不多嘛。

你不难过么？

看死人难过，就不看。不看就不难过。特别是有酒喝，还高兴。嘿嘿。哼哼小曲儿，高兴。

你没下山去逛逛？

嘿嘿。地震了，就不去了。山上有菜，救灾物资也可以分点点，勉强着过嘛。守着这么大匹山，饿不死。嘿嘿。野兽饿不死，人就饿不死。

星星好看么？

没逑啥事儿，就看。有婆娘，当然就看婆娘罗。星星看进去了，

就睡着了，不会东想西想。

2008年7月18日，晴，暴热

从旅游羌寨折回，旋几弯，遂进入一普通羌寨。

我擅长吹洞箫，所以晓得洞箫是从羌笛演化而来，有 5000 年以上历史。最早的羌笛 3 个孔，是西域羌族人的伟大发明，后来才逐步增添到 4 孔 5 孔，乃至 6 孔和 8 孔。唐诗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印证了这种说法。

专家考证出羌族是藏族的始祖，因此北川、汶川一带，当地政府有意识在崇山峻岭之中，保留了数座标志性羌寨，招徕中外游客。的确，那些碉堡式的石楼和围墙，令人联想到大洋彼岸的印地安人保留地。

而我们跟前的所谓羌寨，跟汉族村子没啥两样：简陋的土坯或砖瓦房，茂密的庄稼或各类果树，还有姓氏及风俗习惯。北川梨很有名气，个小皮薄汁多味甜，直追南疆的库尔勒梨。所以免费导游老卢鼓动我们，一定要多多“收购”，享了口福，又支援了灾区。

我正点头称是，就发现一个老板模样的外地人钻出梨园，伸个懒腰。几位老乡为他摘了几大麻袋梨，往路边的越野车上送。老卢惊呼一声，原来是绵阳城内老相识，急忙跑步握手寒暄。

我们跟着也认识了。原来此人姓张，年年借此农家，避暑几周。5·12 下午两点来钟，他正在北川城内某某信用社门口溜达，却被骑摩托路过的房东老王瞅见。彼此打个招呼，过度耿直的老王硬要拉他回山村歇凉、打牌，拗不过，他只得半推半就，上了摩托，箍紧老王的粗腰杆，屁股拖着长长尾烟，呼呼呼出城上山。嘿嘿，才抵拢家门口，就震了。连人带摩托，被甩出几丈远。他说，擦掉两块大腿皮。地藏王菩萨保佑，就差几分钟，太悬了太悬了。信用社

周围，一塌糊涂，好几百人无一幸免。所以这次，我特地赶来送帐篷，谢恩。

老张在告辞之际，向我们引见了他的救命恩人，43 岁的莽汉房东王树云。访谈时机不期而至，我们饱受老王一家及众乡邻的水果款待。老卢掏出几百元钱还情。我则掏出录音机，递向一中年妇女的嘴。她叫杨正翠，39 岁，本地，即北川县曲山镇杨柳坪村 1 社农民。她丈夫谢明德，41 岁，蹲在一旁，默不做声。他们 17 岁的女儿谢雪阳，北川一中初三三班的羌族学生，当场死于地震。

杨正翠：汉族同志，吃梨子嘛，多吃点。

老威：好的好的。

杨正翠：不晓得从何说起。也不晓得咋个掏出来的。我们没找到女儿尸体。好多好多尸体哟，埋了，烂了，找不到。两个多月了，城里城外，都是气疯的人。开始聊天还正常，你家人死了，我家人没了，姓甚名谁，如何长相。说着说着，就打胡乱说。煽嘴巴、跺脚、就地打滚，拉都拉不走。

老威：我们从头讲起嘛。

杨正翠：我们羌族，没钱，受教育晚。我的女儿，绝顶聪明，绝顶心里有数，可 9 岁才读书。她的模样好，成绩好，歌舞表演也不错，所以老师夸个没完。我们每月给 50 元零花钱，她都存起来，过了几年，她突然拿出两千多元的存折，还给父母，把我们惊呆了。她爸问：你一个姑娘家，咋个几年不花一文？她说：有吃有穿，学费每期都交，家里这么穷，我凭啥子花钱呢？

老威：可爱的娃娃！

杨正翠：人人都肯定她将来命好。可人算不如天算。地震那天早上，我们觉得不能委屈了娃娃，就硬塞给她 200 多元钱。她 3 次掏出来，放在桌子，我 3 次要她收回。她爸都冒火了。哪想到，

老威：最后一面。我的姐姐死于车祸，我跟她的最后一面是

1988 年春节，在成都火车站。滚滚人潮中，我送她上火车，彼此一松手，就永远没了。

杨正翠：地震时，我正在我姐姐家，屋前院坝内，天旋地转，人根本站不稳。手边有啥抱啥，树、板凳、石头墩子。实在没啥可抱，就人抱人，一起翻地下。房顶的瓦，稀里哗啦，一片不剩落下来，还有瓦檐、墙，裂口、倒塌。没伤着人，村里几百号，只死了几个。

顺坡朝下看，北川城乌蒙蒙，一股一股烟，太阳射不透。我们想去啊，我们担心娃娃啊，可到了半路，又被挡回来。北川一中是重点中学，教学楼新修，钢筋水泥，外表看起来挺牢靠。我安慰自己，村里的土屋，大半没倒，你看我家，裂了几十道口，还立着。后面塌了一点点，还能住人。娃娃她……

熬到 13 号中午，下山，顿时傻掉了。人山人海，都是学生家长。呼儿叫女的。一中教学楼，底楼下陷，2 楼成了底楼。我女儿在 2 楼。我们来来回回跑，见不着。当时有不少活人在废墟里，哇啦哇啦求救。来得比较早的家长，已经熬了一夜，他们自发组织，死的、活的掏出来不少。随后政府组织了一批人，担心救援过程出意外事故，就劝阻、拦截，不准家长靠前。机械也跟着来了，轰轰隆隆，清理周边，垮楼主体仍不敢动，因为预制板之间，还牵扯着，你动这块，万一那块塌了咋办？每个小旮旯，都可能有人。没办法。开始空着手，撬不动预制板；后来有机械，又不敢轻易动预制板。大家只能眼睁睁盯着。有些娃娃，夹在里面，痛得手脚乱抓几小时，突然就没动静了。脸蛋变形的，身体分家的，缺胳膊断腿的，压成肉饼子的，甚至两三个人互相扭着，掰不开的。我们在现场守了几个昼夜，先还哭，后来哭不出，泪都干了。我昏倒几回，几口水灌醒来，又转来守着。可是没有哇，掏出来的娃娃中，死活都没我的份。北一中 3000 多名学生，都是突出苗子（不突出的，只能进北二中和北技校），震后只剩 1200 多名，其他都上天了。

老威：部队可及时进来？

杨正翠：12、13 号都没得部队。大家在传说，北川求救人员出去好几批，绵阳市委书记谭力根本不相信，不仅按兵不动，还把绵阳的武警派去支援汶川。后来，其它省市的军车、救护车，载着救灾物资，牵起线线，路过安县，遭遇大面积垮方，路桥都断。哦哟，一看这儿的形势更危急，才临时改变奔都江堰的计划，奔北川来。那个谭狗官，臂膀硬，不晓得中央朝廷有他哪个舅子老表。人命关天，他怕丢乌纱帽，就向上谎报北川只死了 3 个人。

老威：他来过北川么？

杨正翠：5 月 14 号，温家宝总理来，16 号，胡锦涛总书记来，大家都晓得。谭力跟没跟来，不晓得。他来不来，大家也不关心。大家永远记住的，是北川数不清的死人没掏出来。没法统计，一中就有 400 多学生，至今没掏出来。过了十几天，废墟的臭味飘好远，苍蝇、蚊子、耗子铺天盖地。防化兵来消毒，一天好多次，喷，洒，一桶接一桶倾倒，不晓得是不是化尸药。

老威：你女儿呢？

杨正翠：6 月 17 号，我们去绵阳，在市公安局的网站上，找到了她。第 43 张遗照。哎呀，差点认不出，脑壳稀烂，鼻子眼睛嘴，全移位了。腿也砸没了，可是衣服和鞋，我认得。我气惨了，就问几时掏出来的？警察无法回答；又问为啥不通知家长？警察也无法回答。

老威：尸体如何处理的？

杨正翠：不晓得。几十上百人打堆堆埋了，烧了，都不晓得。

老威：死难学生的赔偿呢？

杨正翠：大约一个娃娃 12000 元。人生保险赔 4000 元，其它各项加起来，赔近 8000 元。家长们在要求赔偿上，不太齐心，有硬气就有软蛋，想到娃娃死都死了，拉倒吧，咬咬牙，忍，别人给

好多接好多，2000、3000 都可以。

老威：聚源镇那边，死一个娃娃赔 30000 多。

杨正翠：我们每月给娃娃交 30 元钱保险，可后来去查，人家说每月只交了 8 元。不晓得学校贪污没得。更让我们想不通的，是老楼没倒，60 年代没倒，70 年代也没倒，单单 1996 到 1999 年建的新楼，粉碎性骨折。不晓得学校在哪儿找的崴建筑队，包工头吃了好多血钱！现在要深入抗震救灾，提倡正面报道，所以这些阴暗面，没人管。家长们闹来闹去，没结果。志愿者来管闲事，还要挨打。哎哟，晃眼就两个多月！封城了，大家也寒心了。莫看武警成天背着枪，威风，可在老百姓眼里，跟木头人一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各级干部，见着我们，躲。你说这政府，相不相当于瘫痪了？

汉族同志你看，这是我女儿照片，这张是她穿着民族服装，上台表演完了，大家合影。这张是和老师合影，右边黄衣服是她。

老威：非常漂亮，而且早熟。比她的同学高一头。

杨正翠：她的班主任，在倒塌的寝室里，翻出她一本日记。真是有肉藏壳壳内，她这样写的：要更加刻苦，争取考上重点高中，将来读大学，实现当一名医生的梦想。因为许多人治不起病，只能忍着，所以，做一名好医生，就会赢得社会的尊敬……我哗哗流泪，听不下去，我叫老师莫念了。我请她将女儿的日记本还我，她硬不还，说学校要留下。

我只好将她的外衣带回家，还是 06 年，读初一买的。遭孽的娃娃，从小家穷，连衣服都是城里人扶贫，东一件西一件送的。好不容易家境好些了，又走了。

2008年7月18日，晴，暴热

阳光透过树丛，斑斑驳驳，蝉子单调的歌声令人困顿。在我歇

气的当口，村里娃娃来了不少，均衣裳褴褛。老卢分发糖果一般，给他们分发了人民币，我感慨道：如果有钱人群起仿效，天下就太平了。

摄影家大毛已在村子转悠一圈，嘴边还叼着一棵梨。他大约摄下了无数灾区美景，此刻又应我的访谈对象所请，骑着板凳，翻拍死难学生照片。红领巾？都是这山上的小学生？他嘀咕道，到底死了多少？不晓得？同一村也没统计过？

小金则接过我的录音机，与身边几个农妇随意摆谈。有位叫盛琴的，世代山民，靠小生意勤劳致富，就举家“跳农门”，迁到城里，自己修了房子。不料一场地震，将多年积攒的家产全毁掉。剩赤条条几口，又搬回山上老屋住。她叹道，虽然两手空空，虽然兜了一圈再回到原地，但北川城几乎户户死人，我们家却没死人。太幸运了。小金恭维道：哦哟，难怪大姐的长相和气质都变了，打眼一看，就晓得见过世面。盛琴道：再大的世面也不如地震，人像汤锅里的蚂蚁，一巢巢翻。我们曲山街附近的幼儿园，娃娃、老师、家长，1000 多，没逃出来一个。志愿者刚来，全呆傻了，绕着废墟打转，不晓得该干啥子。后来，全国各地的人，越涌越猛，网民、记者、大学生、生意人、老外、民工、基督徒、和尚，啥子职业都有，啥子事都做，统称“个体救灾”。把政府的风头抢了。伟大光辉黯淡了，政府就受不了，要在志愿者里抓坏人，防止“敌对势力渗透”。5•12 周月那天，好多学生家长，围着一中废墟磕头、烧纸、祭奠亡魂，传统风俗嘛。武警却把几十个志愿者抓了，在派出所审问了一夜，还拳打脚踢。遭孽哟，人家千里迢迢，跑来受气挨打。志愿者为北川死难者立的纪念碑，也稀里哗啦，叫警察砸得粉碎。有个当地人捡了块石头片片，想收藏，被打得满地滚。总之，政府就要一天天割断灾民和外界的联络。喂喂，封城了，事情告一段落，你志愿者就莫添乱了。

群情激动。坐着蹲着的，此刻全站起来，七嘴八舌，弄得我一

时辨不清谁的嗓门更大。志愿者被撵跑，政府又不承包志愿者的工作！一少女刚开口，一壮汉马上插话：至今为止，没见任何一个当官的上门。以前收税费，倒来得勤哦。我问村长和村书记呢？死了！大伙异口同声回答。隔一两秒钟，又哄堂大笑：地震后难得见人影子，相当于死了！

我的儿子就是被村长害死的！有人高喊。小金把录音机递上。她叫刘洪英，41 岁，忿怒的鹰鼻凹眼，明显的羌族古貌。

刘洪英：我的儿子王强，19 岁，长得一表人材。家里供他到绵阳上西南科技大学分校，读电子专业，3 年，花了 4 万多，贵哦。可有了这个文凭，就不愁饭碗了。他已经在绵阳电子厂上了几个月班，可嫌累，就回家来，喊着要学开车。于是又花钱，给他找驾校。

老威：你们家境算不错。

刘洪英：贫困户。连房子都是借钱修的。加上两个娃娃读书，这日子过得真比黄莲还苦。好不容易熬到今年，债刚还得差不多了，人没了。

老威：哎呀。

刘洪英：撞鬼了。撞村长了。他还兼任民兵连长。在山脚底狭路相逢，将娃娃左瞅右瞅，一拍大腿，说就是你了。搞得娃娃莫名其妙。

老威：相亲么？

刘洪英：相鬼。县里要搞民兵训练，各村都要抽人。妈哟，起码十几年没提民兵了，突然又弄这种事儿。

老威：全民皆兵是毛泽东那一朝的黄历嘛。太蹊跷了。

刘洪英：村官的差事儿，推不脱。稍后才晓得，这个民兵训练不是扛枪走操，而是歌舞表演性质。北川是羌族县，娃娃他们练好后，将代表羌族，去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

老威：56 个民族 56 朵花，羌族这朵老花不能缺。

刘洪英：村长也说了，为国争光的政治任务，哪怕刀山火海，点谁谁上。

老威：他家娃娃上没？

刘洪英：不清楚。山沟沟长大的娃娃，当然想去北京耍，免费看奥运，看我们国家拿金牌。爱国嘛。我还担忧他一心两用，两头都搞不定；他却说时间错得开。驾校 5 月 15 号才考试，半个月操练完，刚好接上。

老威：你晓得练的啥子？

刘洪英：两百多人集中在北川县人民武装部，封闭式管理，说在奥运开幕前，不准泄密。5 • 12 那天上午，娃娃打电话，叫唤肚子痛。他爸爸急忙骑着摩托车下山，从武装部接娃娃出来，在医院看完病，就过午了。于是两爷子进餐馆吃饭。当时，武装部也在犒劳大家，肉管够，当官的还不慌不忙喝酒。据说训练得相当不错，受到了上级表扬，只剩两天就圆满完成任务，等着出发奥运会了。

老威：两爷子单独吃，是不是有点脱离群众？

刘洪英：他爸的意思，既然肚子不太舒服，一会儿就请个假，驮他回家休息。--唉，如果上山就躲过这一劫了--可娃娃非要坚持训练，他说忍一忍，胜利在望了。

老威：很有主见嘛。

刘洪英：对罗。所以吃完饭，他爸爸送他转去，然后调头出城。路过信用社，瞅见老房客老张，绵阳人，年年都来北川避暑。他爸性格耿直，硬拉人家上山耍。刚拢家，就震了。哎哟，自己娃娃没驮，却把一个外人驮了。所以你们的朋友老张，千恩万谢，称他爸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刚才你们碰见，他特地开车来还情。买梨子，送帐篷，还与我们家合影留念。

老威：可你们家自此阴阳相隔。

刘洪英：本来也不该死。当官的喝酒，把时间耽搁了。

老威：是么。

刘洪英：平时两点半，他们已经从武装部走到茅坝，在大敞地里开练了；但这会儿，大家吃完饭，原地坐等。唉，当官的酒结束，地震就开始。全埋里头。经过救援，230 多号，只活出来个零头，还多半伤残。

老威：你们找到娃娃了？

刘洪英：没有。我们打娃娃的手机，没信号。第二天去武装部，太惨了，一层烂砖一层烂肉，夹着混着，弄不清谁是谁。天气热，15 号废墟就有点臭，16 号翻出来 6 具尸体，没脸，身体爬满蛆。记不清啥时，娃娃的手机突然拨通了！我们还惊了一下。

老威：哦？埋得不太深。

刘洪英：又拨了几次，15884665193，都通了没人接；可是再拨，就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老威：是不是有人捡走了手机？

刘洪英：我们跑到通讯公司查询，发现欠了几块费，就立马充值 20 元钱，再拨。娃娃的手机比较大，还是去年 3 月份，我们转让土地得了 4000 元，给他买的新款。

老威：通了？

刘洪英：通了。整整个把月都是通的，后来才关机。再也拨不通。

老威：啥子人这么缺德。

刘洪英：听说地震当天很混乱，好多逃命的人，又跑回废墟翻钱财，翻东西。其实谁捡了手机，我们不怪，也不会要回来，我们就想晓得他在哪个范围捡的。我们里里外外，查了好多尸体，都不是自己娃娃；公安局让在网上查，"王强"这个名字又太多了。

老威：只要把废墟掏彻底，总能找到。

刘洪英：废墟多半没动，还有山体滑坡，锅盖一般罩下来，虫虫蚂蚁都逃不脱。北川城至少埋有几万尸体，只能喊几声天，算了。

老威：你的娃娃为排练，为奥运开幕式的演出而死，也称得上“为国捐躯”。

刘洪英：武装部的人来过一次，赔偿 5000 元钱，我不服，所以没接手没签字。总该有个说法嘛。绵阳市委派了个大官的手下，来山上视察慰问过。在村里转了半个小时，就走了。他爸爸还骑起摩托，撵了半天。

刺透树梢，蝉子的聒噪犹如利刃刮耳，阳光也似乎发出阵阵金属的回响。我们再三谢绝主人的殷勤留饭，走下裂痕累累的屋檐，穿过梨园，心情沉重地离开了。

我们螺旋般下降，每个山嘴都停车咔嚓一番。真是山高水低人渺小啊，亿万年来，不知爆发过多少类似的改造世界的地震？群峰的皮肉，大面积剥落，堆积在北川。连地基与河流都扭曲、挪位了。上个世纪初，法国诗人瓦雷里站在地中海岸，写下不朽名篇《海滨墓园》，其中既有“太阳高悬在万丈深渊的上空”，又有“大理石底下夜色深沉，却有朦胧的人群接近树根”。如果从太阳的角度看北川城，看人类种种挑战天地的活动，就像我们或者瓦雷里们，蹲在大理石墓碑前看朦胧的蚁群。它们正一串串接近树根，接近树根里的蚁穴，我们投下的影子使它们“夜色深沉”，我们的几声叹息使它们遭遇毁灭性飓风。

2008年7月18日，晴，暴热

下午 3 点，我们降临最低的山嘴，北川城近在咫尺，如遭开膛破肚的孕妇，血淋淋地仰躺在凹地。两弯清清的河流滑过她的头部、

肩部和臀部，朝远方延伸。毒辣的阳光下，那种鱼鳞般的闪烁，刺花了我们的眼睛。车还未停稳，我就开门跳了，惹起小金一阵愤怒的谴责。与绝大多数游客一样，咔嚓是免不了的，我却不慎打滑，连滚带爬，屁股险些坐在 10 多米以下的坟头。一番惊悸，我急忙念声“阿弥佗佛”，算给被打搅的逝者道个歉。

如果没有漫山遍野、将整个北川城圈起来的的铁丝网，我几分钟就到底了。没办法，只得扶着约 3 米高的顶端带卷的网，摆开架势，让大毛和小金再度咔嚓。

返回时，小金捡到一块画着骷髅头的红色警示牌，上写“特别管制，严禁入内”.我接过来，将它夹在路边一棵树叉间，让过往行人都能看见。在警示牌顶端，还挂着 4 顶小红帽，帽沿留有“浙江理工大学”的字样，勾起人们对志愿者的无限遐想。

继续搜索，迟钝的老卢又在地沟里发现一塑料袋枯萎的苹果，一叠埋伏着纸钱的黑灰。于是叫喊起来。一会儿，同一棵树，除了枝叶，就结满警示牌、小红帽和苹果，成为北川废墟前的一道风景，吸引不少人留影。

而另一道不为人注意的风景，是土坎上的白发老人，花花绿绿的破衣，一脸慈祥的笑。她朝我们招手。小金跑去给了一把零钱，她却推辞，并说她只对小金手中的空饮料瓶感兴趣。

归途极其沉闷，直到过了安县，又一次临近黄土坡救助站。我坚持要重访这赫赫有名的灾民大本营，大毛虽嘟哝“感觉不是太妙”，可还是拗不过。

穿插若干抗震救灾的大红横幅，我们左拐进门，遭遇了两次盘查，车子才勉强停稳。趁大毛亮出各种官方证件、与警察勉力周旋之际，我和小金抽个空子，钻入一望无际的地震难民营。帐篷甬道酷热无比，我们如耗子，支着耳朵，仓皇窜动。我偷偷摸摸地咔嚓，由于手抖，好多都成了鬼影绰绰的废片。特别是七、八个娃娃躺在

帐篷底的那张，猛一认，别人还以为是胎宫透视图。

小金终于认准一白衣大婶，仓促搭话，双方感觉气场对路。小金硬塞 100 元钱，大婶再三推辞，哭了。接着，两女人手把手进帐篷，在挂蚊帐的床铺前落座。而我在门口把了一阵风，才将汗如雨下的龟头缩进这漏光的蒸笼。我边做记录，边不断给访谈双方煽风，不知不觉，自己的衣裤却全湿掉。

小金：我们的能力有限，帮不了你多少。

罗克书：哎呀，不好意思。地震几十天了，人还没还阳，想的和说的达不成一致。比如昨天，遇见隔壁地震棚的灾民，明明要打招呼，可喊出来却是我孙女的名字。

小金：你孙女？

罗克书：叫王思琪，只有两岁半，乖得很啦。电视里演啥子，她瞪着大眼睛，看一遍就会了，唱歌跳舞，还讲故事。邻居都说，这个小人精，长大可不得了，要么做明星，要么做记者。

小金：对对。老威两岁半时，就一傻子，不会说话，不会走路。

罗克书：地震那天上午，我正牵着思琪在逛街，太阳跟今天一样，辣乎乎的。平时蹦蹦跳跳的思琪，像脑壳耷拉的瘟鸡，眼睛一睁一闭的。我将她抱起来，我说娃娃你咋个啦？是不是感冒了？婆婆回家给你找药吃。她说婆婆我饿了，不吃药。我说才 11 点过，哪有这么早就吃。她说我真的饿了，我要吃面面。我说好嘛。就回到家，急急忙忙弄饭。吃完后时间还早，我说乖乖哦，我们在水边守鸭鸭，免得黑狗跑来欺负它们，好不好？小鸭鸭，扁嘴壳，唧唧叫，跟你差不多。可是没守多久，思琪就哇哇哭，莫名其妙。我说乖乖，你有点不对头嘛。她却说讨厌鸭鸭，不看不看。要回房间，开电视。我只得陪她进门，开了电视，可趴在沙发上才看几分钟，她就困了。我把她抱上床。这娃娃只睡自己的床，自己的那个位置，蜷着的姿势，也永远不变。

小金：有些小娃娃跟小动物一样，生理感应超强。

罗克书：我继续看电视，直到两点多。娃娃都吃耍耍饭，我担心她醒了又饿，就盘算着再弄点。我们家的厨房在上头，离住房有几十米。我拢厨房点火烧饭，又趁机跑地里，想扯两颗蒜，炒茄子。刚刚蹲下使劲儿，地震了。

小金：太巧了。

罗克书：呵呵呵，轰轰轰，两种怪声音，接着大地又颠又晃，我想站，却一屁股坐下。嗬哟，四面都在垮，山峰跟柴火一样，劈开了，卷起一股黑烟子，转眼就把北川城吞掉。太阳也没得了，我在敞地里，也像火车过隧洞，两眼抹黑。以前，北川地震过，但哪有这么凶险哦。

小金：所以你当时就明白？

罗克书：对对。三四秒钟，我就硬爬起来，朝家里跑。自己死算个啥，娃娃出事不得了。才冲出 10 来米，地下一簸，我就摔了个仰八叉。就势打滚，再爬起来跑，再翻个跟斗。没路了，原先好端端的路，裂口了。我如皮球一般，滚呀滚呀，滚拢自家门口，进不去了。整条街，房子倒得稀里哗啦，我们家两层楼，当时还没全倒，像演电影，在跟前晃了好几下，才轰地塌掉。

无论如何我不死心。娃娃睡在 2 楼。我拼命地喊。糊里糊涂的，感觉地震停了，感觉又没完全停，就不管那么多。我踩着残砖烂瓦，爬上去，双手扒，10 个指头都血糊糊，还不晓得痛。我弄开一个洞，埋起眼睛看，黑咕隆咚的。又回头寻了根木棒棒，伸进去杵。我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刨开盖在皮面的砖瓦，瞅见了思琪！睡的还是那个姿势，脑壳却爆了。

小金：梦中就震了，没受啥子痛苦。

罗克书：我想把她抱上来，可被断梁隔住，钻进去，也只得后退。我趴在那儿哭啊哭啊。头天没人帮忙，第二天也没有，直到

15 号，才求着人，把娃娃给掏出来。唉，不成样子！不成样子！

再不成样子，我也紧紧抱在怀里。我在街上走来走去，到处都冒烟，大家说当兵的在处理尸体，我却不晓得。我还记着，娃娃在房间睡觉，我呢，刚把饭蒸上，娃娃醒了还要吃。他们过来抢娃娃，他们说我已经抱了一天，娃娃都流水了。我不放手，就是不放手，可不放手不行。他们人多。不晓得烧还是埋。后来，北川灾民都被转移，绵阳的南河、九州体育馆、飞机场附近都扯过帐篷。在黄土坡安营扎寨有几十天了，这儿前不沾村后不沾店，对国家的美好形象损害不大。

小金：唉，事情过去这么久，你的情绪也恢复了一些吧。

罗克书：脑壳还是轰轰轰，白天黑夜，火车不断过隧洞。与人说话，老是走神，一会儿孙娃出来，一会儿侄女子出来，情不自禁抬手去捞，又捞不着。呜呜呜。咋个办哦。

小金：有机会，可以做做心理疏导。

罗克书：上小学时，课本里有鲁迅的小说《祥林嫂》，一不留神，娃娃被山里的狼吃掉。祥林嫂受了刺激，头脑恍惚，见人就讲"阿毛被狼吃的故事".开始人们还同情，还陪她流一把泪，后来，讲的次数多了，大家就不耐烦……

小金：我没有不耐烦。

罗克书：住这儿的灾民成千上万，家家都有我这种故事。男人还扛得住，串个门，抽烟打牌，彼此都不提。女人心软，凑一块，不能不讲自家的谁谁谁没了。可讲多了呢，大家面子上听，或许还安慰你几句，想开些想开些，其实早把你当祥林嫂了。

小金：还是要多交流，憋在心里，会生病的。

罗克书：当官的下来视察，绕地震棚走一圈，也把"多交流"挂嘴上。电视台、报社记者、还有男女主持人，都围着当官的转。阴暗面要避开，进大门右手边，铁丝网都牵起了，没有绵阳市委书

记谭力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去。

小金：咋个了？

罗克书：闹事。好几车救灾物资进门，停几个小时，样子做了，电视拍了，却突然原封不动开走。气不气人？于是大家都钻出帐蓬追车，扔东西，聚在坝子上破口大骂。瞅见了记者，也蜂拥而上反映情况。吓得人家拔腿就跑。嗬哟，前几天，黄土坡的警力不够，又从绵阳紧急调特警，不敢开枪，对峙了几个小时，喊灾民派代表对话。妈的老一套，枪打出头鸟，谁不懂？

总之，围着大锅饭，饿不死就熬嘛。据说这黄土坡已臭名远扬，最迟 8 月初搬迁。绵阳至安县一带，全部清场，灾民统统朝擂鼓镇里面集中，免得妨碍奥运会。

小金：北京离这儿远着呢。

罗克书：我们这群地震叫化子，再远，人家也怕沾晦气。

2008 年 7 月 18 日，晴，暴热

快下午 6 点了，依旧酷热难挡。我将蒸得半熟的脑壳探出帐篷，透口气，不料却与一面貌特悲愁的赤膊老汉碰个响。揉着额角，双方各退一尺，然后相视苦笑。你进来？我问。老汉点点头，就毫不客气地越过我，落座小金的身后。

本想交叉采访老汉，又怕影响小金。她就是这么种人，一被打搅，很容易心烦意乱。

小金：你孙女的妈妈呢？也遇难了？

罗克书：我的大女儿，叫母君梅，活下来了。她卖票，我女婿帮人开车。地震时，车进站，才下完客。嗬哟，那车突然像火上烤的癞蛤蟆，拼命蹦，离地一两尺，又嘣嘣落地。我女儿还骂：啥子人搞乱啊？跟着就立不稳。车下面，旅客，车站员工，一潮一潮翻卷，跑到左边，楼垮了，不行，赶快转头；跑到右边，不仅楼垮，后面的山也垮。没地方去了。客运站里，多数被埋，至今没掏出来

完。我女儿见别人逃，自己也要下车，在门边，两次叫我女婿给拽住，往椅子底塞。人又不是货物啊，我女儿说，万一垮楼将车子砸扁，人卡着取不出，咋办？车蹦得最高那次，脑壳差不多直起来，像一匹马撂蹄子。嘣嘣再下去，一只轮胎就飞远了。我女儿两口子，崩溃了，呆傻好多天，一说话就头晕。

小金：捡了条命。

罗克书：我的二女儿却不见了。当时她在老街一家餐厅打工。那座 5 层楼背后，半匹山哗啦一声崩裂，砸下来，轰隆！一股黑烟子冲上天。整条老街，百米之内的所有建筑，要么如锅盖，被扣得严严实实；要么转眼叫推出几十米，带地基推出几十米，把河流都扎断了。

小金：我们俯拍了北川城全景，据说左边那块已长出青草的大荒坡，从前相当热闹。

罗克书：上万的老街居民，包括我二女儿，永远埋在底下，不用掏，也掏不了。天然公墓嘛，变鬼不寂寞。侥幸逃脱的，也就是被气浪卷起、浮在废墟皮面的人，全变成黑泥巴娃娃，只剩两眼睛在不停地眨。我有个侄女儿，住菜市场那边，地震时全家都在，本来已从 2 楼逃到底楼巷道，要见天日了，房子垮了。5 口人，包括 3 岁娃娃，全完蛋。

我的另一个侄女儿，运气还可以。她当时正牵着娃娃进幼儿园，她性子急，步子快。震了几下，地面突然张嘴，几十米长、几尺宽的大口，正走着的百多人，大人娃娃，齐斩斩掉嘴里。有的整个没了，有的还剩半截身体……

小金：恐怖片哦。

罗克书：那口子一开一合，只见人的血，噗噗噗喷出好远。我侄女儿差点扯下去，不，已经下去，把她的盆骨碰断，又叫嘣的弹起来。砖块块像下冰雹，打得人血肉横飞。你可能不相信，我的侄

孙儿，凌空飞了几丈，落地竟没死！身边娃娃的血，染透他了。如果不是他哇的哭出声，谁都难得从血糊糊中，辨出死活。

小金：母子俩脱险了？

罗克书：她爬过去抱起血染娃娃，长声吆吆呼救。周围几个没受伤的，就把他们抬到茅坝，露天躺一夜，淋得跟落汤鸡。第二天下午当兵的来了，才拉到绵阳医治。

我二女婿的兄弟就没这么幸运。他在废墟底喊救命，喊了两天两夜，声音都哑掉。他的爸爸和哥哥，还有其他自救的人，一起在他脑壳顶叮叮咚咚打洞。第一个洞，掏出几米深，死的活的，弄出来七、八个；第二个洞掏得更深，又死活弄出五、六个。可救不了他啊，两边都有干墙隔着，人钻进去也碰壁。第二天夜里，他在下面还叫“渴，渴，给一瓶水”，他爸吊了一瓶水下去，喊话让他一定要坚持住。他哥偏起耳朵，听见了咕咚咕咚的灌水声，却只能干着急。熬到第 3 天，开始还有动静，还能隐隐听见“我难受”，一会儿就没动静了。当兵的也终于找来了。调挖掘机，推开干墙，刨出一层层死娃娃，他还在更下面。本来有个小空间，也没受伤，可时间久了，上头的土塌紧了，他蜷在里面，空气就不够用。他活活憋死了，浑身发紫，七窍出血。还有我幺弟的女儿，15 岁就长到 1 米 7，漂亮出众得很啊，也埋在北川一中的废墟下了。那座楼下，死了 1700 多，有 400 多具尸体，没掏出来。

小金：你们家死了多少？

罗克书：我们家死了二女儿和孙女，整个家族就多了，我兄弟全家 9 口，没了；隔房哥哥家，老两口没了；还有几个侄女家，等等，近 30 条人命吧。我们生产队 200 多口，剩 50 来口。还有幼儿园、小学、中学……总之，北川城当时在户内的，基本没逃脱，户外打工、开出租、拉三轮、走路的，活了一部分。哎呀，如果外援及时，起码多救活七、八千。因为我们在茅坝坐了个通宵，四面山垮，无处可去，周围好多半死不活的，淋了雨，天亮就气息奄奄了。

狗日的谭力！听说人家外地的部队到达绵阳，他却回答没得事，只死了几个人，北川完全可以自救。我们转移到绵阳南河体育场，灾民都在公开叫喊：谭力滚出来啊！谭力当然不敢滚出来，不然会被大家的口水淹死。

小金：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人臭骂他。

罗克书：最先的救援部队到北川，除了一把小洋铲，啥都没得，奈何不了废墟，只好原地待命。后来命令来了，却直奔县委，救那些官僚……

手机铃骤然炸响，令人心悸。小金梦醒似地接听，原来是牙医大毛报警：警察已经抓你们来了！立即撤退！

于是仓皇作别。小金问：大嫂，我们还能见面么？罗克书潸然泪下道：要开奥运会了，有损国家形象的灾民，也该朝里头迁移了。擂鼓镇或者任家坪，离北川倒很近。我闻之叹息，转而又对旁边期待采访的苦命老汉咔嚓两下，算是雁过留痕。

快步横穿帐篷区，抵达停车处。老卢已藏身车内，而大毛却强作镇定，与两个红袖套周旋。跟着，车发动了。红袖套说：等等，我们还没查明采访者的身份。小金说：我们是玩儿的，没采访。红袖套说：有人告密了。等等嘛。车却不由分说地向前了。红袖套追上来把住车门，大毛骂了句“拿鸡毛当令箭”，轰地突出大门。

在马路上抱头鼠窜。数公路后，我才问清缘由。大毛说：我带有省级的《灾区采访证》，还不行，必须得出示绵阳市委宣传部特批的证明。这个芝麻官谭力，如今真是一手遮天。我软硬兼施，仍无法通融，他们还拍下我们的车牌，正上报核实呢。

这么严重？

所以我给你们打电话。几乎同时，几个警察就已经来抓你们。看来，绵阳不敢去，我们在前面的岔道与老卢分手，然后直杀成绵高速。

夕阳西下。大毛在高速路上，突然困顿，就靠边停车打瞌睡。醒来时，却已满天繁星。继续行驶中，大毛讲述了他刚才遭遇的事故：辽宁武警刚刚撤走，现在由地方接管。我就与他们攀关系，绵阳这边官场，我的熟人不少。他们说：既然一路人，你们就少在这儿插手。大毛说：注重正面报道嘛。他们说：正反面都不行，前两天灾民才闹事，你看右边牵的铁丝网，闹事灾民都圈在里头。正磨蹭呢，一个闹事灾民果真出现了，扑过来拉住我们就诉苦：记者你评评理，先给我们分电饭锅，让吹嘘抗震救灾伟大成绩，可电视台来一拍完，他们马上就收回。这不是一电饭锅的问题嘛，利用人，哪能这么直接？

回到家已经深夜。疲惫之极。睡前突然想起年轻时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名叫《兔子快跑》。忘记谁写的了。

如果若干年后的某个深夜，某个人在睡前，突然想起他年轻时看过的一本书，名叫《四川大地震记事》，他也极有可能忘记谁写的。因为有关地震文字，实在太多太多。

而人类健忘依旧。

【全文完】

后记

转眼，四川大地震快 1 周年了。

死者能不能得到安息，另说；生者留下来继续煎熬，却是实实在在。前几天朋友茶会，听人说绵竹灾区的板房出问题了，甲醛超标，导致许多在里面吃住、念书的娃娃得甲亢，有几个还得了白血病。接着在网上得知，北川灾民自杀事件频繁。其中的典型案例是暂住永兴板房区的母广翔，33 岁，地道北川居民，妻儿均在地震中遇难。母广翔本来生性乐观，号称“谁自杀我也不会自杀”，却在除夕夜割腕，幸而发觉得早，被送进了绵阳市富临医院。经抢救，起死回生。

专业心理咨询师刘猛等人将母广翔事件定义为“激情自杀”，认为之后的每个中秋、春节、周年祭祀都会成为地震幸存者们难以逾越的心理关口。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而每逢一场灾祸，我们就成了自己祖国的沦落的“异客”。正如 10 年文革结束之唐山大地震，据官方公布，死 24 万人；正如 1959 至 1962 年的大饥荒，据官方内部统计，死 3000 多万人。剩下我们这些猪狗不如的活物，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们的尸体，又继续上路”，投入时代大合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以西方的精神疾患标准来诊断，恐怕每个中国人心理都有问题，因为每个中国人都是灾民的同代或后代。每个中国家庭都曾是社会疯癫史的活跃细胞。

地震之外，2008 还发生了什么？

开年的雪灾，袭击了大半个中国。接着是佛教徒胡佳，因逐日记录我党的人权劣迹而锒铛入狱。接着是 3?14 藏区骚乱，数千佛教徒被屠宰。可报应接踵而至，四川大地震。无神论政权还不信邪，

救灾高潮也是奥运火炬的传递高潮。热血和冷血交汇，激起阵阵乌烟瘴气，“你爱我，我爱你，大家都肉麻”的奥运盛会终于在北京鸟窝开幕了。连锁反应是，股市和楼市双双暴跌了。浙江省杭州地铁修建工地突然塌陷，一辆公交车沦丧了。矿难频频发生了。贵州省瓮安县政府被几万居民占领并焚烧了。杀死 6 名警察的民间英雄杨佳，在几十万网民的抗议声浪中，被处决了。嘿嘿，多难兴邦，人死多了就麻木，有四川大地震垫底，几十几百条命不算啥。

于是在此背景下，由文学博士刘晓波牵头，303 位知识精英发表了《零八宪章》，我没看，就签字画押，友情赞助一把。我还以为这样不遗余力地推动政体改革，是帮助政府渡过难关呢，却没料到刘晓波当即被抓，至今音讯缈无。

刘晓波两口子是我 20 多年的朋友，写诗写评论，造诣非常高。特别是老刘那句“在我入土之前，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别忘了记住我阴间的地址”，令我常做恶梦。有一回，他在一片庄稼地里死睡，摇不醒，我就使劲儿哭。没想到他却噗嗤一声笑了，还坐起来，唱老掉牙的那种通俗歌曲。太难听了。我不晓得这寓意着什么。而现实却是，他已经被抓过 4 次以上，并且坐牢时间还不短。他也太热心了，不与我党计较六四的屠杀前嫌，拼尽全力推进社会进步，不让它就这么腐败发臭，以至万劫不复。何必呢？众人都烂你为啥不烂？众人都挖社会主义墙角，你为啥不取块砖？成千上万投资移民到西方的我党贪官、蛀虫以及文化新贵们，在笑你是一大傻屄。

就这样昏昏沉沉进入 2009，在央视春晚前后，在周杰伦和宋祖英，港台商业流氓和大陆政治妓女牵手高歌“辣妹子辣，辣妹子辣”前后，与记忆相关的脑细胞又死掉几个亿。澳洲消息传来，我因写作《地震疯人院》，被彼岸的齐氏文化基金会授予“推动中国进步奖”。马上查资料，原来此奖是以客死异乡的老政治犯齐尊周的名义设立的，巧的是，齐老先生及女儿齐家贞，与我是四川省第二监狱的先后同学。

正感叹冥冥之中，有只看不见的手在牵引我的人生，就接到警察的约会电话。元宵节，阳光普照的下午，疲惫不堪的曾建局长向我下达了不准出国的正式指令。大家都是明白人。他说。我连忙点头：是啊是啊。地震 1 周年，六四 20 周年，西藏平叛 50 周年，建国 60 周年。等等。今年坎儿真多啊。可跟我有啥关系呢？

这个世界新闻太多，其实不用独裁政权的强行压制，后面的也总要掩盖前面的。因为人类需要欢笑，需要遗忘，哪怕坐在比山高比海深的死尸堆上，也需要欢笑和遗忘来增添生存和繁衍的勇气。2008 年我忙坏了，《底层》英文选译本《THECORPSEWALKER》出版之际，地震来了，与世隔绝的我一下子就成焦点，竟先后接受了 10 多家西方著名媒体的采访。口干舌燥，腿酸手软，还不断有海外朋友打电话来煽乎：老廖啊，安全吗？不要忘了你是个作家，一定要深入灾区，留下真实记录！国家不幸史家幸，这也是上苍给你的机会和使命！于是，我这条懒狗顿时变疯转的机械狗，率领汪汪叫的小金，天天兜圈儿天天写。不觉至年末，不觉至渐渐寒冷的某一天，又有海外朋友打来电话：老廖啊，还在写地震？真有耐力啊。赶快结束，赶在地震 1 周年，找个地方出版吧。否则过了这个炒作点，大家的注意力就转向别的事儿啦。

我当然明白这个理。所以我手忙脚乱，火速为出版社弄完这个后记。

但是归根到底，我还是个较劲儿的人，我不相信很多年以后，就没人看这本《地震疯人院》。因为新闻之外有旧闻，人类水葫芦一般飘来荡去的生活之下，还是有在黑黝黝的污泥下蔓延的四分五裂的根。

2009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于不自由的成都远郊